

家書二

曾國藩六種

程潛題

曾國藩家書卷二

致溫甫沅浦季洪弟

(咸豐元年三月初四日)

二月初二日接到第一，第二號家信：一係正月二十發；一係二月十二發，具悉一切。日內極挂念沅弟；得沅弟一紅紙片，甚欣慰也！澄弟已於二月廿六出京。詰輔須四月用寶，澄弟不能待，將來另託人帶歸。澄弟與安化張星垣奎，衡山陳毅堂焯墀二大令同行；至保定又約楊毓楠之弟同行。鵝毛筒眼藥，貼毒膏藥，澄弟未帶；將來託魏亞農帶歸，黃生之胞姪也！梁同年獻廷託請誥封之事，將來必爲辦妥。渠之銀，弟儘可收用。京寓大小平安，癩疾微發，尙不爲害。陳岱雲之如夫人歿於安徽，頃接其信，甚爲悽惋！同鄉周輔亭得御史；當世兄勞世兄兩廕生，皆內用，將來爲光祿寺署正，可分印結，亦善地也！蘭姊多病，予頗憂慮，下次書來，尙乞詳示。父大人命予家書中不必太瑣瑣，故不多及。

致澄溫植洪弟

(三月十二日)

四弟，左右：三月初四日發第三號家信。其後初九日，予上一摺，言兵餉事。適於是日呈上以粵西事棘，恐現在彼中者，不堪寄此重託，特放養中堂前往；以予摺所言甚是，但日

前難以遽行，命將摺封存軍機處，待粵西事定後，再行辦理。賽中堂清廉公正，名望素著，此行應可迅奏膚功。但湖南逼近粵西，兵差過境，恐州縣不免藉此生端，不無一番蹂躪耳！魏亞農以三月十三日出都，向予借銀二十兩；既係姻親，又係黃生之姪，不能不借與渠。渠言到家後，即行送交予家，未知果然否？叔父前信要鵝毛管眼藥，並礪砂膏藥，茲付回眼藥百筒，膏藥千張，交魏亞農帶回，呈叔父收存，爲時行方便之用；其摺底亦付回查收。澄弟在保定，想有信交劉午峯處。昨劉有書寄子彥，而澄弟書未到，不解何故？已有信往保定去查矣！澄弟去後，吾極思念。偶自外歸，輒至其房；早起輒尋其室；夜或遣人往呼。想弟在途，彌思我也！書不十一，餘俟續具。

同前 (四月初三日)

四位老弟，左右：三月初四日，此間發第三號家信，交摺弁；十二日發第四號信，交魏亞農，又寄眼藥鵝毛筒，及礪砂膏藥共一包，計可於五月收到。季洪三月初六所發第三號信，於四月初一日收到。鄧升六爺竟爾仙逝，曷勝傷悼！如有可助恤之處，諸弟時時當心。此不特戚誼，亦父大人多年好友也！鄉里凶年賑助之說，予曾與澄弟言之。若逢荒歉之年，爲我辦二十石穀，專周濟本境數廟貧乏之人。自澄弟出京之後，予又思得一法，如朱子「社倉」之

制；若能做而行之，則更爲可久。朱子之制，先捐穀數十石，或數百石，貯一公倉內；青黃不接之月，借貸與飢民，冬月取息二分收還（每石加二斗）。若遇小歉，則蠲其息之半（每石加一斗）；大凶年，則全蠲之（借一石，還一石），但取耗穀三升而已。朱子此法，行之福建；其後天下法之，後世效之。今各縣所謂「社倉穀」者是也！其實名存實亡，每遇凶年，小民會不得借貸顆粒；並且社倉而無之，僅有常平倉穀：前後任尙算交代，小民亦不得過而問焉！蓋事經官吏，則良法美政，後皆歸於子虛烏有，國藩今欲取社倉之法，而私行之我境。我家先捐穀二十石，附近各富家，亦勸其量爲捐穀。於夏月借與貧戶，秋冬月取一分息收還（每石加一斗），豐年不增，凶年不減。凡貧戶來借者，須於四月初間，告知經管社倉之人。經管人量穀之多少，分布於各借戶，令每人書券一紙，冬月還穀銷券。如有不還者，同社皆理斥議罰加倍。以後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幾石。或有地方，爭訟理曲者，罰令量捐社穀少許。每年增加，不過十年，可積至數百石，則我境可無飢民矣！蓋夏月穀價昂貴，秋冬價漸平落，數月之內，一轉移之間，而貧民已大占便宜，受惠無量矣！吾鄉昔年有食雙穀者；此風近想未息；若行此法，則雙穀之風可息。前與澄弟面商之，說，我家每年備穀救地方貧戶；細細思之，施之既不能及遠，行之又不可以久，且其法止能濟下貧乞食之家，而不能濟

中貧體面之家。不若社倉之法，既可以及於遠，又可以貞於久；施者不甚傷惠，取者又不傷廉。卽中貧體面之家，亦可以大享其利。本家如任尊楚善叔寬五厚一各家，親戚如寶田騰七宮九荆四各家，每年得借社倉之穀，或亦不無小補。澄弟務細細告之，父大人，叔父大人，將此事於一二年內辦成，實吾鄉莫大之福也！我家捐穀，卽寫呈祥呈材雙名。頭一年捐二十石，以後每年或三石，或五石，或數十石。地方每年有樂捐者，或多或少不拘；但至少亦須從一石起。吾思此事甚熟；澄弟試與叔大人細思之，並稟父親大人，果可急於施行否？近日卽以回信告我。京寓大小平安。保定所發家信，三月未始到。賽中堂於初九日出京；赴廣西考差，在四月十四日。同鄉林崑圃於三月中旬作古，予爲之寫知單，大約可得百金。熊秋佩丁外艱。餘無他事。予前所寄摺稿，澄弟可鈔一分，交彭篠房，並託轉寄江岷樵；鈔一分，交劉霞仙，並託轉寄郭筠仙。賽中堂視師廣西，帶小欵差七十五人，京兵二百四十名，京礮八十八尊，擡槍四十八桿，鉛子萬餘斤，火藥數千斤；沿途辦差，實爲不易。粵西之事日以猖獗，李石梧與周天爵，向榮皆甚不和，未知何日始得廊清？聖主宵旰焦灼，廷臣亦多獻策；而軍事非親臨其地，難以遙度，故予屢欲上摺，而終不敢率爾也！餘不一一。

同前 (五月十四日)

四月初三日發第五號家信。厥後摺差久不來，是以月餘無家書。五月十二摺弁來，接到家中四號信，乃四月一日所發者，具悉一切。植弟大愈，此最可喜。京寓一切平安。癩疾又大愈，比去年六月更無形迹；去年六月之愈，已爲五年來所未有，今又過之；或者從此日退，不復能爲惡矣！皮毛之疾，究不甚足慮，久聞彌可信也！四月十四日考差，題「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」；經文題「必有忍其乃，有濟；有容，德乃大」；「賦得濂溪樂處，得焉字」，二十六日余又進一諫疏，敬陳聖德三端，預防流弊，其言頗過激切。而聖量如海，尙能客納，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？余之意，蓋以受恩深重，官至二品，不爲不尊。堂上則誥封三代；兒子則膺任六品，不爲不榮。若於此時，再不盡忠直言，更待何時，乃可建言？而皇上聖德之美，出於天亶自然；滿廷臣工，遂不敢以片言逆耳；將來恐一念驕矜，遂至惡直而好諛；則此日臣工不得辭其咎。是以趁此元年新政，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，使聖心日就兢業，而絕自是之萌；此余區區之本意也！現在人才不振，皆謹小而忽於大，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。欲以此疏稍挽風氣，冀在廷皆趨於骨鯁，而遇事不敢退縮；此余區區之餘意也！摺子初上之時，余意恐犯不測之威，業將得失禍福，置之度外；不意聖慈含容，曲賜矜全。自是以後，余益當盡忠報國，不得復顧身家之私。然此後摺奏雖多，亦斷無有似此摺之

激直者。此摺尙蒙優容，則以後奏摺必不致或觸聖怒可知。諸弟可將吾意細告堂上大人，毋以余奏摺不慎，或以懸直干天威爲慮也！父親每次家書，皆教我盡忠圖報，不必繫念家事。余敬體吾父之教訓，是以公爾忘私，國爾忘家。計此後，但略寄數百金，償家中舊債，卽一心以國事爲主；一切升官得差之念，毫不挂於意中。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，余卽未往赴考。侍郎之得差不得差，原不關乎與考不與考。上年己酉科，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，瑞常花沙納張芾是也！未考而得者亦三人，靈桂福濟王廣蔭是也！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，不考者三人，是日題「以義制事，以禮制心論」；詩題「樓觀滄海日，得濤字」。五月初一放雲貴差，十二放兩廣福建三省；名見京報內，茲不另錄。袁漱六考差頗爲得意，詩亦工妥，應可一得，以救積困。朱石翹明府，初政甚好，自是我邑之福，余下次當寫信與之。霞仙得縣首，亦見其猶能拔取真士。劉繼振既係水口近隣，又送錢至我家，求請封典，義不可辭；但渠三十年四月選授訓導，已在正月廿六恩詔之後，不知尙可辦否？當再向吏部查明。如不可辦，則當俟明年四月升耐恩詔，乃可呈請。若并升耐之時，推恩不能及於外官，則當以錢退還。家中須於近日詳告劉家，言目前不克呈請，須待明年六月，乃有的信耳！澄弟河南漢口之信，皆已接到。行路之難，乃至於此！自漢口以後，想一路載福星矣！劉午峯張星垣陳穀堂之銀，

皆可收；劉陳尤宜受之，不受反似拘泥。然交際之道，與其失之濫，不若失之隘。吾弟能如此，乃吾之所欣慰者也！西垣四月廿九到京，住余宅內，大約八月可出都。此次所寄摺底，如歐陽家汪家及諸親族，不妨鈔送共閱。見余忝竊高位，亦欲忠直圖報，不敢唯阿取容；懼其玷辱宗族，辜負期望也！餘不一一。

同前（六月初一日）

五月十四日發第六號家信，內有四月廿六日具奏一疏稿，余雖不能法古人之忠直，而皇上聖度優容，則實有非漢唐以下之君所能及者；已將感激圖報之意，於前書內詳告諸弟矣！五月廿六日，又蒙皇上天恩，兼署刑部右侍郎；次日具摺謝恩，即將余感戴之忱寫出，茲將原摺付歸。日內京寓大小平安。癱疾大好，較去年澄弟在此時，更好三倍；頭面毫無蹤影，兩腿雖未淨盡，不復足爲患也！同鄉周子佩之母，病體不輕；下身不仁，恐成偏枯。徐壽衡放四川主考，湖南放四川者，向極吉利。嘉慶辛酉之楊剛亭先生，庚午之陶文毅，道光甲午之李文恭，乙未之羅蘇溪，有成例矣！鄺鑑青，陳俊臣兩人，皆已來京。陳挈眷而鄺則否。鄺富而陳寒，所爲似相反，然究以挈眷爲是。鄺一二年，亦必悔之耳！林崑圃事，余爲寫知單，得百餘金，合之開帛共二百金；將來可以贍其七十四歲之老母也！漱六望差甚切，未知

能如願否？現在已放一半，而實錄館當差人員尙未放一人。唐鏡海於十八日到京，廿三日召見，垂詢一切，天顏有喜，極着儒晚遇之榮；現已召見五次，將來尙可入對十餘次。羅山前有信來，詞氣溫純，似有道者之言，余已回信一次；頃又有信來，言紀澤婚未定，欲爲賀耦。庚先生之女作伐，年十二矣！余嫌其小一歲；且耦庚先生，究係長輩。從前左季高與陶文毅爲婚，余卽譏其輩行不倫。余今不欲仍蹈其轍，擬敬爲辭謝，現尙未作書覆羅山。諸弟若在省見羅山兄，可將余兩層意思，先爲道破；余他日仍當回書告知一切。余近思爲紀澤定婚，其意頗急切。夏階平處一說，本可相安；因其與黃子壽爲親家，余亦嫌輩行少屈，是以未就。黃蕪卿有女年十三，近託袁漱六往求婚。蕪卿言，恐余升任總憲，渠須迴避。不知渠是實意？抑係不願成婚，而託辭以謝也？故現未說定。弟可以一一稟告堂上大人。又余意鄉間若有孝友書香之家，不必問其貧富，亦可結親。澄弟盍爲我細細物色一徧！然余將同邑各家一想，亦未聞有真孝友人家也！余至刑部，日日忙冗異常，迴不與禮部，工部，兵部相同。若長在此部，則不復能看書矣！湖南副主考喬鶴濟水部頗稱博雅。今年經策，必須講究古茂。曹西垣辦分發，本月可引見，七月可出京。朱石翹明府，昨有信來，言澄弟四月底到縣。此次摺弁到京，石翹有信，而澄弟無信，殊不可解。茲有書覆朱，家中封好送去。諸惟心照，

餘俟續布。

同前 (七月初八日)

七月初六日接澄弟四月廿六信；五月初一，初八，廿三各信，具悉一切。植弟洪弟各信，亦俱收到。洪弟之書，六月初二所發者亦到。澄弟回家，至此始算放心。樊城河內跑沙如此可怖，聞之心悸。余戊戌年九月下旬在樊城河，半夜忽遭大風，帆散纜斷，瀕於危殆，後亦許觀音戲；至今猶有餘驚！以後我家出行者，萬不可再走樊城河，戒之！記之！敬告子孫可也！彭山岬苦况如此，良爲可憐！一月內外，當更求一書，以避涸鮪；但不知有濟否耳！此等人謀，亦須其人氣運有以承之，如謝博泉之事，卽鮮實效。若使南翁在彼，當稍有起色。凌荻舟之銀，雖周小樓與荻舟之子，私相授受，以欺紫嫂；而荻子又當受小樓之欺，終吞於周氏之腹而後已。余處現尙存凌銀將二百金，擬今年當全寄去。澄弟既將此中消息與孫筱石道破，則此後一概交孫，萬無一失。劉午峯曾言賻贈百金，不知今歲可收到否？余今年還凌銀須二百，又須只籌二百五十金寄家，頗爲拮据。今年光景，大不如去年；然後知澄弟福星來臨，有益於人不淺也！其二百五十金，望澄弟在家中，免與捐職者，及進京會試者。總在今冬明春歸欸，不致有誤；但不可以更多耳！父大人至縣城兩次；數日之經營，爲我邑造無窮

之福澤。上而邑長生感，下而百姓歌頌，此誠盛德之事。但鄉民可與謀始，難與樂成；恐歷時稍久，不能人人勇躍輸將，亦未必奏效無滯。我家倡義，風示一邑；但期鼓舞風聲，而不必總攬全局；庶可進可退，綽綽餘裕耳！朱明府之得民心，予已託人致書上游，屬其久留我邑；若因辦餉得手，而遂愛民勤政，除盜息訟，則我邑之受賜多矣！社倉之法，有借無還，今日風俗，誠然如此。澄弟所見，良爲洞悉時變之言，此事竟不可議行。王介甫青苗之法，所以病民者，亦以其輕於借而艱於還也！季弟書中言，每思留心於言行之差錯，以時時儆惕。余觀此語，欣慰之至！凡人一身，只有「遷善改過」四字可靠；凡人一家，只有「修德讀書」四字可靠。此八字者，能盡一分，必有一分之慶；不盡一分，必有一分之殃。其或休咎相反，必其中有不誠；而所謂改過修德者，不足以質諸鬼神也！吾與諸弟勉之又勉。務求有爲善之實，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，自我兄弟而剝喪，此則余家之幸也！余癱疾上身全好，自腰以下略有未淨；精神較前三年竟好得幾分。亦爲人子者，仰慰親心之一端。宅內大小上下俱平安。同鄉周子佩丁憂，余送銀八兩，挽聯一付。杜蘭溪放山西差。漱六又不得差，頗難爲情，寫作俱佳，而不可恃如此。曹西垣請分發，將於月半至官。皖中李筆峯完娶之後，光景奇窘。同鄉各家，大半拮据。紀澤近日詩論，稍有長進。書不十一，順候近佳，

餘俟續具。

同前 (八月十三日)

七月初九日發家信第八號，想已收到。八月初十摺差來京，接張湘紋書。計摺弁當於七月廿外起行，諸弟正在省城，而無家書，何也？諸弟發家書交提塘後，往往屢次不帶，或一次帶數封，摺弁頗爲可惡！諸弟可設法與提塘略一往還，當面諄託，或稍有濟；否則每次望信，甚悶損人也！京寓大小平安。前月內人病數日，近已全愈。曹西垣於八月四日出京，至官安徽；張書齋於十一日出京，至官貴州。今冬本欲寄金到家，因前次澄弟書，言公車來京，家中儘可兌銀，是以予不另寄。除回裏田價外，尙須送親族年例銀五十金，亦宜早早籌畫。共計若干，概向各處公車妥兌，免致年底掣肘。如無處可兌，即須閏八月寄信來京，以便另辦；然不如兌之爲便也！誥軸已經用寶，日內即可發下，九月即可到家。鄉試題刻於京報上，詩題得「孝」字，係出高宗御製。是題詩中句云：「即此供吟眺，奚煩事豁摩！」場中無人知之也！李子彥之文甚好；鏡雲文尙未見。宋湘寶教習已傳到，昨日專人告知。李石梧身後恩典甚厚。乃七月末，翰林院撰祭文碑文進呈，硃批竟加嚴飭：謂其誇獎過當，詞藻太多；且貶其調度乖方，功過難掩，歷任封疆，尤不足稱云云；飭令翰林院另行改撰。其後復

撰進呈，遂多貶詞。功名之際，難得終始完全也！耦庚先生家親事，予頗思成就。一則有耦翁能官，予亦內有愧心，思借此聯為一家，以贖予隱微之愆；二則耦翁家教向重好，賢而無子，或者其女子必賢。諸弟可為我細訪羅羅山，下次信來詳告。若女子果厚，則兒子十七歲，歸省祖父母，叔祖父母時，即可成喜事也！前託在鄉間擇婚，細思吾邑讀書積德之家，如賀氏者亦實無之。諸弟暫不必昌言耳！餘俟續布。

同前（八月十九日）

八月十四日發第九號信。至十七日接到家信第七第八，二號，欣悉一切。左光八為吾鄉巨盜，能除其根株，掃其巢穴，則我境長享其利，自是莫大陰功，第湖南會匪所在勾結，往往牽一髮而全身皆動。現在制軍程公特至湖南，即是奉旨查辦此事；蓋恐粵西匪徒窮竄，一入湖南境內，則楚之會匪因而竊發也！左光八一起，想非巨夥入會者流；而我境辦之，不可過激而生變。現聞其請正紳保舉，改行為良，且可捉賊自効；此自一好機會，萬一不然，亦須相機圖之，不可用力太猛，易發難收也！公議糧餉一事，果出通邑之願，則造福無量。至於幫錢墊官之虧空，則我家萬不可出力；蓋虧空萬六千兩，須大錢三萬餘千，每都幾須派千串。現在為此說者，不過數大紳士，一時豪氣，為此急公好義之言。將來各處分派，仍是巧

者強者少出，而討好於官之前；拙者弱者多出，而不免受人之勒；窮鄉殷實小戶，必有怨聲載道者。且此風一開，其下次他官來此，既引師令之借錢辦公爲證，又引朱令之民幫墊爲虧證，或亦分派民間出錢幫他，反覺無辭以謝。若相援爲例，來一官，幫一官，吾邑自此無安息之日。凡行公事，須深謀遠慮。此事若各紳有意，吾家不必攔阻；若吾家倡議，萬萬不可。凡官之補缺，皆有呆法，何缺出，輪何班補；雖撫藩不能稍爲變動。澄弟在外多年，豈此等亦未知耶？朱公若不輪到班，則雖幫墊虧空，通邑挽留，而格於成例，亦不可行。若已輪到班，則雖不墊虧空，亦自不能不補此缺。間有特爲變通者，督撫專摺奏請；亦不敢大違成例。季弟來書，若以朱公之實授與否，全視乎虧空之能墊與否，恐亦不盡然也！曾儀英若係革職，則不復能穿補子；若係大計休致，則尙可穿。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；余閱其書，不勝欣喜。凡人無不可爲聖賢；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。吾弟誠有志於此，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；此外各書能讀固佳，不讀亦初無所損。可以爲天地之完人，可以爲父母之肖子，不必因讀書，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！匪但四六，古詩可以不看；卽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而不看，亦自無妨。但守小學遺規二書，行一句算一句；行十句算十句，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！季弟又言願盡孝道，惟親命是聽；此尤足補我之缺憾。我在京十餘年，定省有闕，

色笑遠違，寸心之疚，無刻或釋。若諸弟在家，能婉愉孝養，視無形，聽無聲，則余能盡忠，弟能盡孝，豈非一門之祥瑞哉？願諸弟堅持此志，日日勿忘，則兄之疚可以稍釋，幸甚！幸甚！書不一一，餘俟續具。

同前（閏八月十二日）

八月二十日，發家信第十號，想已收到，頃閏月初十日，摺弁來京。計其在省起行，當在前月廿外，乃竟未接到家信。諸弟出關後，不惟不付文章，亦並不鈔一題，寄一信，何耶？或者已發，而摺弁未帶，未可知也！近來京寓平安。癱疾又微發，以兼署刑部，較爲繁勞；兒女輩皆如常，足慰堂上老人之垂念。惟近來有兩件事，大不快意：一件國事，係黃河於豐縣北岸決口，數十萬生靈，罹此凶災。目前撫恤，固非易事，將來堵築，非帑金數百萬不可。且漕船尚未回空，水道中梗，恐致貽誤。一件家事，誥封已於八月用寶，我家各軸，竟尙未用。吾意思急急寄回，以博父母大人，叔父母大人之一歡；乃竟未領得，心焉負疚。去年請封時，係禮部行文吏部。彼時曾與澄弟談及，以爲六部畢竟聲勢相通，辦事較易；豈知不另託人，不另給錢，則書辦置之不議不論，遂將第一次用寶之期，已誤過矣！現在已另託夏階平安辦，不知今夕尙用寶否？然父親，叔父頂戴補服，皆於服闋後即穿用一品服色；

蓋此以去年頒詔之日爲定，不以接軸之日爲定也！順天於初十日發榜，湖南中十一人。鏡雲中而子彥黜，一喜一惋；然子彥九月就婚蔚州，亦是大喜，小挫正無傷也！曹治山鎔於閏月初歿於老館，實爲可憐！近來此等事，棺木之費，皆我任之，頗覺拮据不給；然使無人任之，又豈可聽其客死無歸？耦庚先生之女，其德容言功，諸弟曾打聽分明否？蘭姊蕙妹，二家不睦，將來不宜在一屋居住；卽田地毗連，亦非所宜。予署刑部，大約十月可卸事；現在審辦琦善一案，正爲吃緊之時。予保養身體，自知慎重，諸弟稟知堂上大人，敬求放心。餘俟續布。

同前（九月初五日）

日來京寓大小平安；癘疾又已微發，幸不爲害，聽之而已！湖南榜發，吾邑竟不中一人。沉弟書中，言溫弟之文，典麗喬皇，亦爾披抑。不知我諸弟中，將來科名究竟何如？以祖中之積累，及父親，叔父之居心立行，則諸弟應可多食厥報；以諸弟之年華正盛，卽稍遲一年，亦未遽爲過時。特兄自近年以來，事務日多，精神日耗，常常望諸弟有繼起者，長住京城，爲我助一臂之力，且望諸弟分此重任，余亦欲稍稍息肩；乃不得一售，使我中心無倚。蓋植弟今年一病，百事荒廢；場中又患眼疾，自難見長。溫弟天分，本甲於諸弟，惟牢騷太

多，性情太懶；前在京華，不好看書，又不作文，余心即甚憂之；近聞還家以後，亦復牢騷如常，或數月不搦管爲文。吾家之無人繼起，諸弟猶可稍寬其責；溫弟則實自棄，不得盡諉其咎於命運！吾嘗見友朋中牢騷太甚者，其後必多抑塞。如吳擢臺，凌荻舟之流，指不勝屈。蓋無故而怨天，則天必不許；無故而尤人，則人必不服。感應之理，自然隨之。溫弟所處，乃讀書人中最順之境；乃動則怨尤滿腹，百不如意，實我之所不解！以後務宜力除此病，以吳擢臺，凌荻舟爲眼前之大戒。凡遇牢騷欲發之時，則反躬自思：吾果有何不足，而蓄此不平之氣。猛然內省，決然去之，不惟平心謙抑，可以早得科名；亦且養些和氣，可以消滅病患。萬望溫弟再三細想，勿以吾言爲老生常談，不直一哂也！王曉林先生植在江西爲欽差，昨有旨，命其署江西巡撫。余署刑部，恐須至明年乃能交卸。袁漱六昨又生一女；凡四女已殤其二，又喪其兄，又喪其弟，又一差不得；甚矣！窮翰林之難當也！黃麓西由江蘇引見入京，迥非昔日初中進士時氣象，居然有經濟才！王衝臣於閏月初九引見，以知縣用，後於月底搬寓下窪一廟中，竟於九月初二夜，無故遽卒。先夕與同寓文任吾談至二更；次早飯時，訝其不起，開門視之，則已死矣！死生之理，善人之報，竟不可解。邑中勸捐彌補虧空之事，余前已有信言之，萬不可勉強勸派。我縣之虧，虧於官者半，虧於書吏者半，而民則無辜也！

向來書吏之中飽，上則吃官，下則吃民，名爲包徵包解。其實當徵之時，則以百姓爲魚肉而吞噬之；當解之時，則以官爲雉媒而播弄之。官索錢糧於書吏之手，猶索食於虎狼之口；再四求之，而終不肯吐，所以積成巨虧；並非實欠在民，亦非官之侵蝕入己也！今年父親大人議定糧餉之事，一破從前包徵包解之陋風，實爲官民兩利；所不利者，僅書吏耳！即不見制臺留朱公，亦造福一邑不小。諸弟皆宜極力助父大人辦成此事；惟捐銀彌虧，則不宜操之太急，須人人願捐乃可。若稍有勒派，則好義之事，反爲厲民之舉；將來或翻爲書吏所藉口，必且串通劣紳，仍還包徵包解之故智，萬不可不預防也！梁侍御處銀二百，月內必送去，凌宅之二百，亦已免去。公車來，免五七十金，爲送親族戚之用，亦必不可緩；但京寓近極艱窘，此外不可再免也！邑令旣與我家商辦公事，自不能不往還；然諸弟苟可得已，即不宜常常入署。陶李二處，容當爲書。本邑亦難保無假名請託者，澄弟宜預告之。書不詳盡，餘俟續具。

同前 (十月十二日)

九月廿六日，發家信第十三號，想已收到。十月初十日，接到家中閏月廿八所發信，及九月初二，九月十四所發各件；十二夜，又於陳伯符處，接到父親大人閏八月初七所發之信，

係交羅羅手轉寄者。陳伯符者，賀耦庚先生之妻舅也！故羅山託其親帶來京。得此家書四件，一切皆詳知矣！紀澤聘賀家姻事，觀閏八月父親及澄弟信，已定於十月訂盟；觀九月十四澄弟一信，則又改於正月訂盟。而此間却有一點掛礙，不得不詳告家中者。京師女流之輩，凡兒女定親，最講究嫡出庶出之分。內人聞賀家姻事，即託打聽是否庶出；余以其無從細詢，亦遂置之。昨初十日接家中正月訂盟之音，十一日內人即親至徐家打聽，知賀女實係庶出，內人即甚不願。余比曉以大義，以爲嫡出庶出，何必區別？且父親大人業已喜而應允，豈可復有他議。內人之意，以爲爲夫者，先有嫌妻庶出之意；則爲妻者，更有跼蹐難安之情。日後曲折情事，亦不可不早爲慮及。求諸弟宛轉稟明父母，尙須斟酌，暫緩訂盟爲要。陳伯符於十月十日到京，余因內人俗意甚堅，即於十二日夜，請賀禮庚，陳伯符二人至寓中，告以實情；求伯符先以書告賀家，將女庚不必違送；俟再商定。伯符已應允，明日即發書，十月底可到賀家。但兄前有書回家，言親事求父親大人作主。今父親歡喜應允，而我乃以婦女俗見，從而撓惑，甚爲非禮。惟婚姻百年之事，必先求姑媳，夫婦相安，故不能不以此層上瀆。即羅山處，亦可將我此信鈔送一閱，我初無別見也！夏階平之女，內人見其容貌端莊，女工極精，甚思對之；又同鄉陳奉曾一女，相貌極爲富厚福澤，內人亦思對之。若賀家果不

成，則此二處，必有一成，明春亦可訂盟；余注意尤在夏家也！京城與及省城訂盟，男家必辦金簪，金環，玉鐲之類，至少須費五十金。若父親大人，決意欲賀家成親，則此數者亦不可少。家中現無錢可辦，須我在京中辦，明年交公車帶回。七月間諸弟鄉試晉省之便，再行訂盟，亦不爲晚。望澄弟下次信，詳以告我。祖父佛會，既於十月初辦過，則父母，叔父母四位大人，現已即吉。余恐尙未除服，故昨父親生日，外未宴客，僅內有女客二席。十一，我四十晉一，則並女客而無之。朱石樵官，竟如此之好，實可佩服。至於銑砂傷其面，尙勇往前進，真不愧爲民父母。父親大人竭力幫助，洵大有造於一邑。諸弟苟可出力，亦不盡心相扶。現在粵西未靖；萬一吾楚盜賊，有乘間竊發者，得此好官，廳定章程以後，吾邑各鄉，自爲團練；雖各縣盜賊四起，而吾邑自可安然無恙。如秦之桃花源，豈不安樂！須將此意告邑之正經紳耆，自爲守助。牧雲補廩，煩弟爲我致意道喜。季弟往回裏教書，不帶家眷最好；必須多有人在母親前，乃爲承歡之道。季洪十日一歸省，亦盡孝之要也！而來書所云，「寡慾多男」之理，亦未始不寓乎其中。甲五讀書，總以背熟經書，常講史鑑爲要；每夜講一刻足矣！季弟看書，不必求多，亦不必求記；但每日有常，自有進境；萬不可厭常喜新，此書未完，忽換彼書耳！

同前 (十二月廿二日)

十二月十一日，發家書十六號，中言紀澤兒姻事，求家中即行與賀家訂盟；其應辦各物，已於書中載明，並悔前此嫌是庶出之咎云云，想已接到。如尙未到，接得此信，即趕緊與賀家訂盟可也！誥封各軸，已於今日領到。正月廿六，恩詔四軸（曾祖父母，祖父母，父母，叔父母）；四月十三，恩詔亦四軸；三月初三，恩詔一軸（本身妻室），凡九軸。八月初六，用寶一次，我家諸軸，因未曾託人，是以未辦，曾於閏八月寫信告知，深愧我辦事之疎忽。後雖託夏階平，猶未放心，又託江蘇友人徐宗勉；渠係中書科中書，專辦誥勅事宜。今日承徐君親送來宅，極爲妥當。一切寫法行款，俱極斟酌，比廿六年所領者。不啻天淵之別，頗爲欣慰！雖比八月用寶者，遲五個月，而辦法較精；且同年同鄉中，有八月領到者，或止一次，未能三次同領；或此番尙未用寶者，亦頗有之。諸弟爲我敬告父母大人，叔父母大人，恭賀大喜也！惟目前無出京之人，恐須明年會試後，乃交公車帶歸。重大之件，不敢輕率。向使八月領到，亦止十二月陳泰階一處可付（與雨蒼同行），此外無便。余於十八日，陳奏民間疾苦一疏；十九日奏銀錢並用章程一疏，奉硃批交戶部議奏，茲將兩摺付回。文任吾於十三日搬至我家。廬省三於廿四日放學。寓中一切如常，內外大小平安。今年臘底頗窘，

須借一百金，乃可過年；不然，恐被留住也！袁漱六亦被年留住。劉佩泉斷弦，其苦不可名狀。兒女大小五六人，無人看視。黎越翁尚未到京；聞明年二月始能到，未帶家眷。徐心奮已到京，尚未來見我。公軍中，惟龍輝臣及澧州館到二人而已！粵西事，用銀已及千萬兩，而尚無確耗。戶部日見支絀，內庫亦僅餘六百萬。時事多艱，無策以補救萬一，實爲可愧。明年擬告歸，以避戶位素餐之咎。諸弟爲我先告堂上可也！餘不一一。

同前

（咸豐二年壬子正月初九日）

正月初八，接到十二月初旬，父大人所發二信，皆係在縣城發者，不勝欣慰！紀澤兒定婚之事，予於十二月連發二信，皆言十月十二所發之信，言嫌賀女庶出之說，係一時謬誤，自悔過，求諸弟爲我敬告父親大人，仍求作主，決意對成，以諧佳耦。不知此二書，俱已到家否？細思賀家，簪纓門第，恐聞有前一說，懼其女將來過門受氣，或因此不願對，亦未可知。果爾，則澄弟設法往省城，堅託羅羅山劉霞仙二君，將內人性情，細告賀家；務祈成此親事，不致陷我於不孝之咎。澄弟與朱階結親，余甚歡喜；我朋友最初之交，無過於堯階者；蓋今日姻緣，已定於二十年以前矣！魏家亦我境第一詩書人家。魏棟尚未到京；容當照拂一切也！植弟買筆，總在春間寄南，以備科考之用。若科考不在前三名，則不宜考優，無

使學政笑我家太外行也！關帝覺世經，刷五百張，須公車回南，乃可付歸；陰騭文感應篇，亦須公車南去乃可帶。澄弟戒煙，正與阿兄同年。余以壬寅年戒煙，三十二也！澄弟去年亦三十二也！戒酒似可不必；三兩杯以養血，未始不可，但不宜多耳！去年帶回父大人之干尖子皮褂，不知已做成否？若猶未做，可即做成，用月白緞子爲面。今年當更寄白風毛褂回家，敬送與叔父大人。若父叔二大人同日出門，則各穿一件；若不同出門，則薄寒穿干尖子，盛寒穿百風毛。予官至二品，而堂上大人衣服之少如此；於孝道則未盡，而彌足以彰堂上居家之儉德矣！京寓大小平安，癰疾未發。文任吾先生希范，於正月六日上學；其人理學甚深，今年又得一賢師。植弟勸我教澤兒學八股，其言甚切，至有理；但我意要五經讀完，始可動手。計明年即可完經書，做時文，尙不過滿十四歲。京師教子弟，十四歲開筆者甚多。若三年成篇，十七歲即可作佳文。現在本係廢生，例不准赴小考；擬令照我之樣，廿四歲始行鄉試；實可學做八股者十年。若稍有聰明，豈有不通者哉！若十九，二十即行鄉試，無論萬萬不中；即中得太早，又有何味；我所以決計令其明秋始學八股，廿四始鄉試也！九弟爲我稟告父大人：實不爲遲，不必掛慮。余近來常思歸家，今年秋間實思挈眷南旋，諸弟爲我稟告堂上大人，春間即望一回信。九弟進京之說，暫不必急急。同鄉諸家如故。餘容後日續

寄。

致紀澤兒 (七月廿六日)

七月廿五日丑正二刻，余行抵安徽太湖縣之小池驛，慘聞吾母大故。余德不修，無實學而有虛名，自知當有禍變，懼之久矣！不謂天不隕滅我身，而反災及我母。回思吾平日隱隱大罪，不可勝數；一聞此信，無地自容。小池驛去大江之濱，尙有二百里；此兩日內，雇一小轎，仍走旱路；至湖北黃梅縣臨江之處，卽行雇船。計由黃梅至武昌，不過六七里百；由武昌至長沙，不過千里；大約八月中秋後，可望到家。一出家輒十四年，吾母音容，不可再見，痛極！痛極！不孝之罪，豈有稍減之處？茲念京寓眷口尙多，還家甚難，特寄信到京料理，一切開列於後：

一、我出京時，將一切家事，面託毛寄雲年伯，均蒙慨許。此時遭此大變，爾往叩求寄雲年伯，籌畫一切，必能俯允。現在京寓銀錢，分毫無出。家眷回南路費，人口太多，計須四五百金，求寄雲年伯張羅。此外同鄉，如黎樾喬黃恕皆老伯，同年如王靜庵袁午橋年伯，平日皆有肝膽，待我甚厚，或可求其湊辦旅費。受人恩情，當爲將來報答之地，不可多求人也！袁漱六姻伯處，只可求其出力幫辦一切，不可令其張羅銀

錢。

一、京寓所欠之帳，惟西順興最多；此外如楊臨川，王靜庵，李玉泉，王吉雲，陳仲鸞諸兄，皆多年未償，可求寄雲年伯及黎，黃，王，袁諸君內，擇其尤相熟者，前往爲我展緩；我再有信致各處。外間若有奠金來者，我當概存寄雲午橋兩處。有一兩，卽以一兩還債；有一錢，卽以一錢還債。若並無分文，只得待我起復後再還。

一、家眷出京，行路最不易。樊城旱路旣難，水路尤險；此外更無好路，不如仍走王家營爲妥。只有十八日旱路，到清江，卽王家營也！時有郭雨三親家在彼；到池州江邊，有陳岱雲親家，及樹堂在彼；到漢口時，吾當託人照料。江路雖險，沿途有人照顧，或略好些。聞揚州有紅船最穩，雖略貴，亦可雇。爾母最怕坐車，或雇一馱轎亦可。然馱轎最不好坐，爾母可先試之。如不能坐，則仍坐三套大車爲妥。（於馱轎大車之外，另雇一空轎車備用，不可裝行李。）

一、開弔散計，不可太濫；除同年同鄉門生外，帷門簿上有來往者散之。此外不可散一分；其單，請龐省三先生定。此係無途費，不得已而爲之，不可濫也！卽不濫，我已愧恨極矣！

一、外間親友，不能不計告寄信；然尤不可濫，大約不過二三十封。我到武昌時，當寄一單來，並寄信稿，此刻不可遽發信。

一、鋪店帳目，宜一一清楚；今年端節已全楚矣！此外只有松竹齋新帳。可請省三先生往清，可少給他，不可全欠他。又有天元德皮貨店，請寄雲年伯往清。其新捨獼猴皮褂，即退還他；若已做成，即並緞而送贈寄雲可也！萬一無錢。皮局帳亦暫展限，但累寄雲年伯多矣！

一、西順興帳，自丁未年夏起，至辛亥年夏止，皆有摺子；可將摺子找出，請一明白人細算一徧。（如省三先生，湘賓先生及子彥皆可。）究竟用他多少錢，專算本錢，不必兼算利錢。待本錢還清，然後再還利錢。我到武昌時，當寫一信與蕭沛之三兄；待我信到後，然後請寄雲年伯去講明可也！總須將本錢利錢劃為兩段，乃不至纏轉不清。六月所借之捐貢銀一百餘金，須設法還他，乃足以服人；此事須與寄雲年伯熟計。

一、高松年有銀百五十金，我經手借與曹西垣，每月利息，京錢十千。今我家出京，高之利錢，已無著落。渠係苦人，我當寫信與西垣，囑其趕緊寄京；目前求黎樾喬老

伯，代西垣清幾個月利錢。至懇！至懇！並請高與黎見面一次。

一、木器等類，我出京時，已面許全交與寄雲。茲即一一交去，不可分散，概交寄雲年伯。蓋木器本少；若分，則更少矣！送渠一人，猶成人情耳！錫器，瓷器，亦交與他。

一、書籍，我出京時，一點明，與爾舅父看過。其要緊者，皆可帶回。此外我所不帶之書，惟皇清經解六十函，算一大部；我出京時，已與爾舅說明，即贈送與寄雲年伯。又會典五十函，算一大部，可借與寄雲用。自此二部外，並無大部，亦無好板，可買打磨廠油箱，一一請書店夥計裝好，（上貫鐵釘，封皮，）交寄雲轉寄存一廟內，每月出賃錢可也！邊袖石借通典一函，田敬堂借地圖八幅，吳南屏借梅伯言詩冊，俱往取出帶回。

一、大廳書架之後，有油木箱三個，內皆法帖之類。其已裱好者，可全帶回；其未裱者，帶回亦可送人。家信及外來信，粘在本子上者，皆宜帶回。地輿圖三付，皆宜帶回；又有十八省散圖，亦帶回。字畫對聯之類，擇好者帶回；上下木軸均撤去，以便捲成一捆。其不好者，太寬者，不必帶；做一寬箱，封鎖，與書籍同寄一廟內。凡收

拾書籍字畫之類，均請省三先生，及子彥幫辦，而牧雲一一過目。其不帶者，均用箱寄廟。

一、我本思在江西歸家，凡本家親友，皆以銀錢贈送；今既毫無可贈，爾母歸來，須略備接儀；但須輕巧不累贅者：好氈帽，挽袖之類；亦不可多費錢。如撈沙膏，眼藥之屬，亦宜帶些；高麗參帶半斤。

一、紀澤宜做棉袍褂一付，靴帽各一，以便向祖父前叩頭承歡。

一、王鴈汀先生寄書，有一單，我已點與子彥看。記得乾隆二集，係王世兄取去；五集，係王太史敦敏向劉世兄借去；餘劉世兄取去者有一片。此外皆在架上，可送還他。

一、苗仙鹿寄賣之書，聲訂聲讀表共一種，毛詩韻訂一種，建首字讀本，想到江西銷售幾部；今既不能，可將書架頂上三種，各四十餘部還他，交黎樾喬老伯轉交。

一、送家眷出京，求牧雲總其事。如牧雲已中舉，亦求於覆試後，九月念外起行。由王家營水路至漢口。或不還家，仍由漢口至京會試可也！下人中，必須羅福盛貴；若沈祥能來更好，否則李長子亦可。大約男僕須四人，女僕須三人。九月念前後，必須起程，不可再遲；一定由王家營走。我當寫信託沿途親友照料。

同前 (八月初八日斬水舟中書)

吾於七月念五日，在太湖縣途次，痛聞吾母大故。是日仍僱小轎，行六十里；是夜未睡，寫京中家信，料理一切，命爾等眷口，於開弔後，趕緊出京。念六夜發信，交湖北撫臺寄京；念七發信，交江西撫台寄京。兩信是一樣說話；而江西信更詳。恐到得遲，故由兩處發耳！惟倉卒哀痛之中，有未盡想到者，茲又想出數條，開示於後：

一、他人欠我帳目，算來亦將近千金。惟同年鄒勗齋敏學，當時聽其膚受之愬，而借與百金；其實此人並不足惜，(寄雲兄深知此事。)今渠已參官，不復論己！此外凡有借我銀者，皆光景甚窘之人。此時我雖窘迫，亦不必向人索取。如袁親家，黎樾翁，湯世兄，周荇農，鄒雲陔，此時皆甚不寬裕。至留京公車，如復生同年，吳鏡雲，李子彥，劉裕軒，曾愛堂諸人，尤爲清苦異常，皆萬不可向其索取；即送來，亦可退還。蓋我欠人之帳，既不能還清出京；人欠我之帳，而欲其還，是不恕也！從前黎樾翁出京時，亦極窘，而不肯索窮友之債，是可爲法。至於胡光伯之八十兩，劉仙石之二百千錢，渠差旋時，自必還交袁親家處；此時亦不必告知渠家也！外間有借我者，亦極窘，我亦不寫信去問他。

一、我於念八，念九，在九江耽擱兩日。江西省城公送來奠分銀一千兩，余以三百兩寄京還債，以西順興今年之代捐貢銀，及寄雲兄代買皮貨銀之類；皆甚緊急；其銀交湖北主考帶進京。想到京時，家眷已出京矣！即交寄雲兄，擇其急者而還之。下剩七白金，以二百餘金在省城還帳，帶四百餘金至家辦葬事。

一、馱轎要雇，即須二乘。爾母帶紀鴻坐一乘；乳媽帶六小姐，五小姐坐一乘。若止一乘，則道上與衆車不同隊，極孤冷也！此外，雇空大平車一乘，備爾母道上換用；又雇空轎車一乘，備爾與諸妹弱小者坐；其餘用三套頭大車。我之主見，大略如此。若不安當，仍請袁姻伯，及毛黎各老伯斟酌，不必以我言爲定準。

一、李子彥無論中否，皆須出京，可請其與我眷同行幾天。行至雄縣，渠分路至保定去，亦不甚繞也！到清江浦寫船，可請郭雨三姻伯雇，或雇湖廣划子二隻，亦可；或至揚州換雇紅船，或雇湘鄉釣鉤子亦可。沿途須發家信，至清江浦，託郭姻伯寄信，至揚州，託劉星房老伯寄信；至池州，託陳姻伯；至九江，亦可求九江知府寄；至湖北，託常太姻伯寄，以慰家中懸望。信面寫法，另附一條。

一、小兒女等，須多做幾件棉衣，道上十月固冷，船上尤寒也！

一、御書詩匾，及戴醇士張菽雲所寫匾，俱可請裱匠啓下，卷起帶回。王孝鳳借去天圖，其底本係郭筠仙送我的，暫存孝鳳處，將來請交筠仙。

一、我船一路阻風，行十一日，尙止走得三百餘里，極爲焦灼。幸馮樹堂由池州回家，來至船上，與我作伴，可一同到省，堪慰孤寂；京中可以放心。

一、江西送奠儀千金，外有門包百金。丁貴孫福等七人，已分去六十金；尙存四十金，將來羅福盛貴沈祥等到家，每人可分八九兩。渠等在京要支錢，亦可支與他。渠等皆極苦也！

一、我在九江時，知府陳景曾，知縣李福（甲午同年），皆待我極好。家眷過九江時，我已託他照應；但討快，不討關，（討關，免關錢也！討快，但求快快放行。不免關稅也！）爾等過時，渠若照應，但可討快，不可代船戶討免關。

一、船上最怕盜賊。我在九江時，德化縣派一差人護送；每夜安船後，差人喚塘兵打更，究竟好些。家眷過池州時，可求陳姻伯飭縣派一差人護送，沿途寫一溜信；一徑護送到湖南，或略好些。若陳姻伯因係親戚避嫌不肯，則仍至九江，求德化縣派差護送；每遇一縣換一差，不過賞大錢二百文。

同前 (十二日夜在武昌城內發)

余於初八日，在舟中寫就家信。十一早始到黃州，因阻風太久，遂雇一小轎起早；十二日未刻，到湖北省城，晤常南陔先生之世兄，始知湖南消息。長沙被圍危急，道路梗阻，旅行不通，不勝悲痛灼之至！現在武昌小住，家眷此時萬不可出京，且待明年春間再說。開弔之後，另搬一小房子住；余陸續設法寄銀進京用。匆匆草此，俟一二日內續寄。

同前 (十三夜在湖北省城寫)

十三日，在湖北省城住一天，左思右想，只得仍回家，見吾父爲事；擬十四日起行，由岳州湘陰繞道，出沅江益陽，以至湘鄉，約須半月。沿途自知慎重；如果遇到賊，仍即回湖北省城，陸續有家信寄京，不必挂念。家眷既不出京，止將書檢存箱內，搬一房子；餘物概不必動。余行李皆存常大人署中，留荆七孫福看守；自帶丁韓二人回南。常又差四人護送，可以放心。

同前 (八月念六日)

余於八月十四日，在湖北起行；十八至岳州，由湘陰甯鄉繞道；於念三日到家，在腰裏新屋痛哭吾母。念五日至白揚坪老屋，敬謁吾祖星岡公墳墓。家中老少平安，地方亦安靜。

合境團練，武藝頗好，土匪可以無虞。吾奉父親大人之命，於九月十三日，暫厝吾母腰裏屋後；俟將來尋得吉地，再行遷葬。家眷在京暫時不必出京；俟長沙事平，再有信來。王吉雲同在湖北主考回京，余交三百廿金，託渠帶來，想近日可到。余將發各處計信，刻尙無暇，待九月再寄京中。寄信回交湖北常大人處最妥。岳父岳母，俱於廿五日來我家，身體甚好，爾可告知爾母，餘不盡。

同前 (九月十八日)

予自在太湖縣聞訃後，於廿六日發家信一號，託陳岱雲交安徽提塘寄京；念七日發二號家信，託常南陔交湖北提塘寄京；念八日發三號，交丁松亭轉交江西提塘寄京。此三次信，皆命家眷趕緊出京之說也！八月十三日，在湖北發家信第四號；十四日發第五號；念六日到家後，發家信第六號。此三次信，皆言長沙被圍，家眷不必出京之說也！不知皆已收到否？余於念三日到家，家中一切清吉。父親大人，及叔父母以下，皆平安。余癱疾到家後，日見痊愈。地方團練，人人皆習武藝，土匪決可無虞。粵匪之氛雖惡，我境僻處萬山之中，不當孔道，亦斷不受其蹂躪。現奉父親大人之命，於九月十三日，權厝先妣於下腰裏屋後山內；俟明年尋有吉地，再行改葬。所有出殯之事，一切皆從儉約。丁貴自念七日，已打發他去了！

我在家並未帶一僕人；蓋居鄉即全守鄉間舊樣子，不參半點官宦氣習。丁貴自回益陽；至渠家住數日，仍回湖北，爲我搬取行李回家，與荆七二人同歸。孫福係山東人，至湖南聲音不通，即命渠由湖北回京；給渠盤川十六兩，想渠今冬可到京也！爾奉爾母及諸弟妹在京，一切皆宜謹慎。目前不必出京；待長沙賊退後，余有信來，再行收拾出京。茲寄去信稿一件，各省應發信單一件。亦可將信稿求袁烟伯或龐師照寫一紙發刻。其各省應發信，仍求袁，毛，黎，黃，王，袁諸位妥爲寄去。余到家後，諸務叢集，各處不及再寫信。前在湖北所發各處信，想已到矣！十三日申刻，母親大人發引；戌刻下殯；十九日築墳可畢。現在地方安靜。聞長沙屢獲勝仗，想近日即可解圍。爾等回家，爲期亦近，羅劭農（芸皋之弟）至我家，求我家在京中略爲分潤渠兄。我家若有錢，或十兩，或八兩，可略分與芸皋用；不然，恐同縣留京諸人，有斷炊之患也！書不能盡，餘俟續示。

致歐陽牧雲（十一月十四日）

屢接手書，舍間一切，皆蒙經理，感極！感極！弟自八月念三到家後，已發信三次：十月初一次，交常南陔家；聞南陔先生家中，十八始遣人到湖北。是時適值長沙賊匪竄往甯鄉益陽一帶，不知此信果到京否？自十月以來，弟家大小平安。十月初一日未刻，四舍弟生一

子，排行科九，母子均極平安。初二起佛會，初四夜散。初七日弟至尊府，岳父在衡州未歸；岳母康健；嫂夫人身體如常；其餘大小均吉。弟家請魏蔭亭教書，即召亭之弟，四舍弟之親家也！學生共三人：舍姪甲五，胞姊之子臨三，胞妹之子昆八；十月十七上館。蔭亭極善教書；弟生平所見教讀者，殆無其敵。自黎明初醒，以至夜深將睡，殆無須臾不與學生講解；一月之中，學生進功，真可謂一日千里。弟於京一切，不甚挂念；所最挂念者，惟念紀澤兒年少，恐其學壞。敬求老兄大人，時時教誨，時時防閑；總須多解多講，令其神不外散，乃為有益。千萬！千萬！又須令其習字，可拜李壽廷為師。每日習大字二百，亦是要事。京中用錢，須格外省儉。王吉雲進京，帶銀三百；又存銀二百，在南陵先生處，留為寄京之用；此外則更無分毫可寄。現在賊匪盤踞岳州，恐湖北亦屬可虞。不知明年正月，家眷可回南否？弟意正月節後，家眷由通州上船，二月可至揚州。萬一湖北不靖，則由蘇州小河，轉至浙江；由江西水路到家；不過中間盤隄二次。雖為日甚久，而一則免大江之險，一則無盜賊之驚，似尚可行。求老兄與諸友熟計之。弟身體平安，癰疾請劉醫診治，云，須食淡二七，不吃鹽茶酒醋。前十月念三起，已淡七日；此次十一月初八日起，又淡七日；雖未痊愈，而夜間能熟睡。兄八月念三在張撫台家所寄之信，十月念七接到。此次不另寫家書，諸惟心照。

同前 (十二月十五日)

十一月十八發家信一件，交湖南撫台轉寄；十二月初七發家信一件，交益陽縣李筱泉明府，託其由常德交雲貴摺差轉寄。其弟季少荃編修，不知何時可到京中？十月十二所發之信，已於十二月初六接到矣！九月之信，至今未到。弟身體極好，面色紅潤發胖；在京十餘年，無此氣象。合家大小平安。尊府人人清吉。十二月十三日申刻，湖南巡撫專差送到咨文。十一月念九，奉旨命弟在本省幫同辦理團練鄉民，搜查土匪諸事務。弟聞訃到家，僅滿四月，葬母之事，草草權厝，尙思尋地改葬。家中諸事，尙未料理。此時若遽出而辦理官事，則不孝之罪滋大；且所辦之事，亦難尋頭緒。若其認真督辦，必須徧走各縣，號召紳耆，勸其捐資集事；恐爲益僅十之二，而擾累者十之八。若不甚認真，不過安坐省城，使軍需局內多一項供應，各官多一處應酬而已！再四思維，實無裨於國事。是以具摺陳情，懇乞終制。茲將摺稿寄京，相好中，如：袁，毛，黎，黃，王，袁，龐諸君，儘可令其一閱。此外，如邵蕙西，李少荃，王雁汀，呂鶴田，有欲閱者，亦可一閱。蓋欲使知交中諒我寸心。不必登諸薦牘，令我出而辦事，陷於不孝也！弟自奉旨後，始知漢陽失守，鄉間音問難通；卽縣城亦無確信。眷口在京，或歸或否，惟兄與內人裁度。或歸由浙江江西一路，或由樊城一路；

或竟作久住之計，全不作歸家之想，均由兄爲主。弟僻處鄉間，消息不明，不遙決也！紀澤兒身體不健，宜常常行動；或坐車至圓明園一二次亦可。無事總宜讀書習字。餘不一一。

同前 (十二月廿五日)

前信寫就，正擬專人送至省城，請張撫台代爲發摺，十五夜接張撫台來信二件，知武昌失守，不勝駭歎！郭雲仙亦於十五夜來我家，勸我到省幫辦團練等事。弟以湖北失守，關係甚大；又恐長沙人心惶懼，理宜出而保護桑梓。卽於十七日由家起行，廿一日抵省。先以稽查城內土匪，奸細爲要務；其次則勤於操練。江岷樵所帶之壯勇二千，甚爲可恃，卽留於長沙防守。弟又招湘鄉壯勇千名，亦頗有紀律。若日日操練，可期得力。現在大股；業已順長江而下；只怕分股回竄，不得不嚴爲防備。幸張撫台至明決，勇於任事；鄉紳亦多信吾之言，或可辦理得宜，京中全家，不必挂心。湖北旣失守，則道途必多盜賊，家眷不宜出京；望兄辛苦照料一切，不勝感激！若馮樹堂來京，一切與之商議，必甚妥叶。書不能詳，諸惟心照。

同前 (咸豐三年正月十二日)

十二月廿八日發家信一件；其時弟以奉旨來長沙，具摺陳奏，將摺稿封存家信中，不知

到否？正月以來，弟在省身體平安。九弟於初九到省，知舍間自嚴親以下，並安好。又接岳父大人手示，知尊府一切平安。正月二日，余寫一信，交湘鄉公車劉月槎賀石農帶京。信中言會試後，家眷與公車一同回南。近日仔細思之，恐仍以不出京爲妥。蓋道路多梗，卽不遇粵寇，猶恐土匪所在竊發，終不放心；不如待其稍定，再看機會。正月初三日，粵匪自武昌下竄，水陸兩路並發，不識直撲安徽乎？抑入江西乎？現尙未得確耗。南陔先生聞於城門盡節，其夫人及大世兄並大孫女，並於初七殉難。其二世兄與二少奶奶，並各孫男女等皆爲賊所掠，幸不甚凌辱。昨初三日逆賊下竄之時，聞將城中男女一概裹脅，驅之上船。投江自盡者，不可勝數。恐常氏遂無遺類矣！慘哉！正月十一日，湖南張中丞至湖北履總督任，收復省城；江岷樵與之同住。弟再三託岷樵囑其收常氏之遺骸，求常氏之孤孀，不知可得一二否？常氏有一家人，由湖北賊中逃難回者，弟亦遣之同往，不知常氏何辜，遭此奇禍，殊不可解！弟在省辦事，以查辦土匪爲第一要務，以各縣之正人辦各縣之匪徒。總在訪求公正紳耆，爲下手工夫。其次則操練兵勇；三年之艾，亦須及時收蓄，以爲七年治病地步。四九舍弟，及劉霞仙郭筠仙，俱在長沙，與弟同居作伴，甚不寂寞。癱疾十愈其八；自在京以來，未嘗如此大好，此近日第一欣幸之事！紀澤讀書，求兄勤勤講解，務使怡然以悅，乃爲

至喜。書不詳盡，諸惟心照，願請日安。

致父親 (十月初四日)

屢次接到廿三日，廿八日，廿九日，初二日手諭，敬悉一切。男前所以招勇往江南殺賊者，以江岷樵麾下人少，必須萬人一氣，諸將一心，而後渠可以指揮如意，所向無前。故八月三十日寄書與岷樵，言陸續訓練，交渠統帶，此男練勇往江南之說也！王璞山因聞七月念四日江西之役，謝易四人殉難，鄉勇八十人陣亡，因大發義憤，欲招湘勇二千，前往江西殺賊，爲謝易諸人報仇；此璞山之意也！男係爲大局起見，璞山係爲復仇起見。男兼招寶慶湘鄉及各州縣之勇，璞山則專招湘鄉一縣之勇。男係添六千人，合在江西之寶勇湘勇，足成萬人，概歸岷樵統帶；璞山則招二千人，由渠統帶。男與璞山大旨雖同，中間亦有參差不合之處；恐家書及傳言，但云招勇往江南，而其中細微分合之故，未能盡陳於大人之前也！自九月以來，開岷樵本縣之勇皆潰散回楚，而男之初計爲之一變；聞賊匪退出江西，回竄上游，攻破田鎮，逼近湖北，而男之計又一變。而璞山則自前次招勇報仇之說，通稟撫藩各憲；上憲皆嘉其志，而壯其才。昨璞山往省，撫憲命其急招勇三千，赴省救援；聞近日在漣濱開局，大招壯勇，即日晉省。器械未齊，訓練未精，此則不特非男之意，亦並非璞山之初志

也！事勢之推移，有不自知而出於此，若非人力所能自主耳！季弟之歸，乃弟之意，男不敢強留。昨奉大人手示，嚴切責以大義，不特弟不敢言歸，男亦何敢稍存私見，使胞弟跡近規避，導諸勇以退縮之路。現今季弟仍認……（原闕一百十二字）……之不可爲；且見專用本地人之有時而不可恃也！男現在專思辦水戰之法，擬障與船並用，湘潭駐紮；男與樹堂亦常熟思之。辦船等事，宜離賊蹤略遠；恐未曾辦成之際，遽爾蜂擁而來，則前功盡棄。朱石翁已至湖北，刻難遽回。餘湘勇留江西吳城者，男已專人去調矣！江岷樵聞亦已到湖北省城。謹此奉聞。男辦理一切，自知謹慎，求大人不必挂心。

同前

（咸豐四年甲寅二月念五日）

廿二日接到十九慈諭，訓戒軍中要務數條，謹一一稟復：

一、營中吃飯宜早，此一定不易之理。本朝聖聖相承，神明壽考，即係早起能振刷精神之故。即現在粵匪暴亂，爲神人所共怒；而其行軍，亦係四更吃飯，五更起行。男營中起太晏，吃飯太晏，是一大壞事。營規振刷不起，即是此咎。自接慈諭後，男每日於放明礮時起來，黎明看各營操演；而吃飯仍晏，實難驟改；當徐徐改作天明吃飯，未知能做得否？

一、紮營一事，男每苦口教各營官，又下札教之，言，「築牆須八尺高，三尺厚，濠溝須八尺寬，六尺深。牆內有內壕一道，牆外有外濠二道或三道。壕內須密釘竹籤」云云。各營官總不能遵行。季弟於此等事，尤不肯認真。男亦太寬，故各營不甚聽話。岳州之潰敗，即係因未能紮營之故，嗣後當嚴戒各營也！

一、調軍出戰，不可太散，慈諭所戒，極爲詳明。昨在岳州，胡林翼已先至。平江通城屢稟來岳，請兵救援，是以於初五日遣塔周繼往。其岳州城內，王璞山有勇二千四百，朱石樵有六百，男三營有一千七百，以爲可保無虞矣！不謂璞山至羊樓司一敗，而初十開仗，僅男三營，朱石樵之六百人，合共不滿二千人，而賊至三萬之多，是以致敗。此後不敢分散；然即合爲一氣，而我軍僅五千人，賊尙多至六七倍，擬添募陸勇萬人，乃足以供分布耳！

一、破賊陣法，平日男訓戒極多，兼畫圖訓諸營官。二月十三日，男親畫賊之蓮花抄尾陣，寄交璞山，璞山並不回信；寄交季弟，季弟回信，言賊了無伎倆，並無所謂抄尾陣；寄交楊名聲，鄒壽璋等，回信言當留心，慈訓言當用常山蛇陣法；必須極熟極精之兵勇，乃能如此。昨日岳州之敗，賊並未用抄尾法，交手不過一個時辰，即紛紛奔

退；若使賊用抄尾法，則我兵更胆怯矣！若兵勇無胆無藝，任憑好陣法，他也不管，臨陣總是奔回，實可痛恨！

一、擊獲可疑之人，以後必嚴辦之，斷不姑息。

以上各條謹一一稟復，再求慈訓。

致澄植溫三弟（三月念五日）

澄弟有病，即可不必來此。此間諸事雜亂，澄弟雖來，亦難收拾，不如在家料理一切也！長夫來此者，至六十名之多。澄弟於此等處不知節省，亦疎略也！茲一概遣歸，僅留十三名在此；如不好，尙須再遣回。昨夜褚太守帶三營水師，至靖江勦賊，不知能得手否？塔周大勝仗歸來，余賞銀千兩，功牌百張，豬十口，酒五百斤，頗響鼓舞。現惟鄧湘一營，難於收輯耳！餘不一一。

致澄溫沅三弟（四月初四日）

初四日午刻，安五等來，接到家信，且悉一切。父大人聲色不動，毫無驚怖，實我輩所萬不能及。賊於念七早辰刻破湘潭，卽刻分股，竄至朱亭淥口株洲一帶，擄大河及一宿河之船；又分股竄至湘鄉，擄漣江之船。念八早，塔副將在潭大獲勝仗，踏破賊營三座，燒毀木

城一座，殺賊至六百餘人。是夜賊又築營壘，塔副將與大戰二次，初次燒賊營二座，殺賊七百人；二次真長髮老賊，拚命出戰，塔將又大勝，殺賊千餘。初一，初二皆大戰，官兵大捷五仗，共殺賊至四千人。三日連破賊營三次，至第四日，賊不敢築營矣！凡自賊中逃出者，皆言自廣西起事以來，官兵無此非常之勝。褚太守彭玉麟楊載福鄒世琦至湘潭水戰，自初一日黎明起，至初三止，燒毀賊船，至七百餘號之多，亦爲近來所僅見。現在湘潭賊勢，甚爲窮蹙。若能破城，勦滅此股，則靖江以下之賊，朱亭以上之賊，皆爲易辦。湘潭大戰之時，賊調回湘鄉一枝兵。我縣得以無恙，我家得以安全，皆塔副將之功也。所可恨者，吾於初二日帶水師五營，陸勇八百，至靖江攻勦賊巢，申刻開仗；僅半頓飯久，陸勇奔潰；水勇亦紛紛奔竄，二千餘人竟至全數潰散，棄船砲而不顧，深可痛恨！惟釣鉤子未出隊者，略存子藥砲位。而各水手亦紛紛盡散；紅船之水手僅存三人，餘船竟無一水手，實爲第一可怪之事。刻下兄已移寓妙高峯，留數百陸勇護衛。如使湘潭一股，竟就撲滅淨盡，則天下事大有可爲；湘潭賊不遽滅，則賊集日衆，湖南大局，竟多棘手之處。盡人事以聽天，吾惟日日謹慎而已！餘俟續布。

致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弟

（四月十四日）

十四日劉一名四來，安五來，先後接到父大人手諭，及洪弟信，具悉一切。靖江之賊，現已全數開去，竄奔下游。湘陰及洞庭，皆已無賊，直至岳州以下矣！新牆一帶土匪，皆已撲滅；惟通城崇陽之賊，尙未剿淨，時時有窺伺平江之意。湘潭之賊，在一宿河以上，被燒上岸者，竄至醴陵萍鄉萬載一帶。聞又裹脅多人，不知其盡竄江西，抑仍回湖南劉平一帶？如其回來，亦易剿也！安化土匪，現尙未剿盡；想日內可平定。吾於三月十八發岳州戰敗，請交部治罪一摺；於四月初十日，奉到硃批，另有旨。又夾片奏：初五日鄒國影被火燒傷；初七日大風壞船一案，奉硃批：「何事機不順若是？」另有旨。又夾片奏：探聽賊情各條，奉硃批：「覽其片已存留軍機處矣！」又廷寄一道，諭旨一道，茲鈔錄付回。十二日會同撫台提台，奏湘潭，甯鄉，靖江各處勝仗敗仗一摺，茲鈔付回。其摺係左季高所爲。又單銜奏靖江戰敗，請交部從重治罪一摺；又奏調各員一片，均於十二日發，六百里遞去。茲鈔錄寄家，呈父叔大人一閱。兄不善用兵，屢失事機，實無以對聖主；幸湘潭大勝，保全桑梓，此心猶覺稍安。現擬修整船隻，添招練勇；待廣西勇到，廣東兵到，再作出師之計。而餉項已空，無從設法；艱難之狀，不知所終；人心之壞，又處處使人寒心。吾惟盡一分心，作一日事；至於成敗，則不能復計較矣！魏蔭亭近回館否？澄弟須力求其來吾家，子姪半耕半讀，以守

先人之舊，慎無存半點官氣；不許坐轎，不許喚人取水，添茶等事。其拾柴收糞等事，須一一爲之；插田蒔禾等事，亦時時學之。庶漸漸務本，而不習淫佚矣！至要！至要！千囑！萬囑！

致澄溫植洪弟

（四月十六日夜，書於長沙妙高峯）

昨寄去一函，諒已收到。十五日接父大人手諭，敬知一切。兄每日黎明看操；現已閱看四日，專看戈什哈及親兵二種。然有所表率，他營亦將興起。父大人命招湘鄉之原水手，趕緊前赴鄂省下游。此時所患者，水手易添，船隻難辦；不特衡州新造之船，難以遽就，卽在省之船，經屢次風波，屢次戰陣，後亦多有損壞者，修整難以遽畢。且廣西水勇，廣東水兵，皆於五月可到，不得不不少爲等候。整頓成軍，稍有把握，然後揚帆東下。余近來因肝氣太燥，動與人多所不合，所以辦事多不能成。澄弟近日肝氣尤旺不能爲我解事，反爲我添許多唇舌爭端。軍中多一人，不見其益，家中少一人，則見其損。澄侯及諸弟，以後儘可不來營；但在家中，教訓後輩，半耕半讀，未明而起。同習勞苦，不習驕佚；則所以保家門而免劫數者，可以人力主之。望諸弟慎之又慎也！

同前（四月二十日）

十七，十九，接父大人十三，十五手諭，及澄弟兩函，具悉一切。茲分列各條於後，祈諸弟稟知父大人，兼稟叔父大人：

一、水勇，自念四，五日，成章照營內逃去百餘人；胡維峯營內逃去數十人。念七日，河南青營內逃去一哨，將戰船砲位棄之東陽港，盡搶船中之錢，米，帆布等件以行。念八日各營逃至三四百人之多。不待初二靖江戰敗，而後有此一潰也！其在湘潭打勝仗之五營，亦但知搶分賊贓，全不回省，即行逃回縣城；甚至將戰船送入湘鄉河內，各勇登岸逃歸，聽戰船飄流河中，丟失貨物。彭雪琴發功牌與水手，水手見忽有頂戴，遂自言：「冊上姓名全是假的；應募之時，亂捏姓名，以備將來稍不整齊，不能執冊以相索」云云。鄙意欲預爲逃走之地，先設捏名之計，湘勇之喪心昧良，已可概見。若將已散者復行招回，則斷難得力。衡永之水勇，不過五月可到，亦不甚遲遲也！

一、廣東水師，總兵陳大人帶廣東兵一百，洋礮一百，已於四月初六日到郴，月內可到省；廣西水勇，亦五月可到。衡州造新船，省城整頓舊船，皆五月可濟，不至延到七月始行也！

一、澄弟自到省幫辦以來，千辛萬苦，鉅細必親；在衡數月，就爲竭力盡心。衡郡諸紳

佩服，以爲從來所未有。昨日有鄭桂森上條陳言：「見澄侯先生在湘陰時景象，渠在船上不覺感激泣下」云云。澄弟之才力誠心，實爲人所難學；惟近日公道不明，外間悠悠之口，亦有好造謠言，譏澄弟之短者。而澄弟見我諸事不順，爲人欺侮，愈加憤激，肝火上炎；不免時時惱怒，盛氣向人。人但見澄弟之勝氣，而不知實有激之，逼之使然者也！人以盛氣凌物，謂澄，澄以盛氣傷肝致病。余恐其因抑鬱而成內傷，又恐其因氣盛而招怨聲，故澄歸之後，卽聽其在家養息，不催其仍來營中。蓋亦見家中之事，非澄不能提新宅之綱；鄉間之事，非澄不能代大人之勞也！並無纖介，有不足於澄弟之處。澄弟當深知之，必須向大人膝下詳稟之。

一的王璞山之驕蹇致敗，貽誤大局，凡有識者皆知之。昨在家招數百鄉勇，在石譚殺殘賊三十人，遂報假勝仗，言殺賊數百人；余深惡之。余與中丞提軍三人會銜具奏一摺，係左季高所作。余先本將摺稿看過；後渠又添出幾段，竟將璞山之假勝仗添入；發摺後，始送稿來畫，已無可如何，只得隱忍畫之，朱石樵在岳州戰敗逃回；在甯鄉戰敗，逃奔數次；到省城，仍令其署實慶府事，已於十八日去上任矣！是非之顛倒如此！余在省日日惱鬱，諸事皆不順手，只得委曲徐圖。昨當面將朱石樵責備，渠亦無

辭以對；然官場中。多不以我爲然。將來事無一成，辜負皇上委任之意；惟有自愧自恨而已！豈能怨人乎？怨人又豈有益乎？大抵世之亂也！必先由於是非不明，白黑不分。諸弟必欲一一強爲區別，則愈求分明，愈致混淆，必將噬氣到底。願諸弟學爲和平，學爲糊塗；璞山之事，從今以後不特不可出諸口，而且不可存諸心。

一、我念四都之長夫，不耐勞苦，好穿長衣鞋襪，不敢遠行，時刻思歸。余擬在此另雇長夫，其本境長夫，止留三四人，以便送信歸家。

一、率五病故，我絕不知信息，季弟何以並不告我！前澄弟信中有半句，我始駭然！昨葛十一來，乃實知之，刻下已搬柩還鄉否？若尙在省，急須寫信來，我設法送歸也！其如何病？如此歿？季弟當詳告我。

以上數條，望諸弟細心體貼，縷稟堂上大人爲要。

致澄溫沅洪弟（四月念一日）

屢日發家信數次，想已收到。實收換部照、須造清冊一本，大非易事。現命孫闓青經理此事，恐非二十日不能了；縱不能如請咨部功牌冊之精妙，亦不宜太草率也！三月念二日所發一摺，頃於四月二十日接奉硃批；並廷寄；茲照鈔送回，呈堂上大人一閱。廣東水師兵，已

於念一日到一百矣！洋礮亦到百尊；廣西水勇尙未到。衡州所造新船，聞甚不合用；頃有信與蕭可兄，令其略改也！蔭亭兄到館，請其催將侯兄速來。並告貴州徐河清韓超張禮度，並皆奏調來楚，均五月可到也！餘不一一

致澄沅洪弟（五月初一日）

三十日奉到父大人手諭，及三弟信件，且悉一切。長夫俱留在此，吃上頭飯，每日給錢百文，實無一事可勞其筋力，故不能不略減也！沅弟言我仁愛有餘，威猛不足；澄弟在此時，亦常說及；近日有人愛我者，人人說及。無奈性已生定，竟不能威猛。所以不能威猛，由於不能精明，事事被人欺侮，故人得而翫易之也！甲三之論，甲五之小講，已加批付回。科一科三科四之字俱好；科一請安稟，其字畫蠱大，頗有乃父之風。季弟在益陽所領錢文，紳士文任吾等，已料理清楚。在湘陰時，即在兄處領得實收；兄到岳州，忘告季弟耳！四月初一日，與中丞會銜奏請貴州廣東兵；茲於廿六日，奉到寄諭，鈔錄付回。餘不一一。

致澄溫季弟（五月初四日）

初二日接奉寄諭，兄兩次請罪，尙止革職，不加嚴譴。鮑提軍革職，即以塔副將署提軍任，茲鈔錄付回。江采七於三月自廬州回，初三到省；千辛萬苦，或三日而僅得兩飯，或數

夜而不得一眠。亂世行路之難，真奇難也！在湖北時，得見魏召亭，光景甚窘；曾與采五言及：萬一城破；當由大東門避去。湖北官弁兵勇，久無餉銀，真不堪設想也！召亭家書一件付去。兄身體甚好。樹堂雲仙皆來此過節，專待衡州船到。廣西勇到，即配齊東下，塔智亭於初八日先帶陸勇三千餘人，至岳州去。

致澄溫沅季弟（五月初九日）

初九日芝山到省，接奉父大人手諭，及澄弟季弟芝生各信，具悉一切。余於初八日具摺謝恩，並夾片二件，茲一併鈔錄付回。凡諭旨章奏等件付至家中者，務宜好爲藏弄。我兄弟五人，無一人肯整齊收拾者，亦不是勤儉人家氣象，以後宜收拾完整。可珍之物固應愛惜，卽尋常器件，亦當彙集品分，有條有理；竹頭木屑，皆爲有用，則隨處皆取携不窮也！溫弟在此住旬餘，心平氣和，論事有識；以後可保家中兄弟無紛爭之事，余在外大可放心。李筱泉之家眷，意欲寄居湘鄉。一則省城雖防守甚嚴，而時時有寇至之慮；一則寓公館比之居鄉，其奢儉相去甚遠。渠託江采五在中沙等處；又託余在廿三四都等處，尋覓住居。澄弟等爲之留心，或在離我家二三十里之區，擇一善地；以省儉爲主，渠光景甚窘也！余再三辭之，言「我家尙難自保；且遷徙而遠避，又焉能庇及他人。」渠意言「總欲居鄉，緩急尙可藏匿山

穴；至土匪搶劫，渠本無可搶」云云。余不能再辭，澄弟可一爲照拂之。鮑提軍於初八日出省，至辰州住；塔智亭初十擬至岳州。餘不一一，卽誌近佳。

致父親（五月二十日）

二十日申刻，唐四到，奉到手諭，敬悉一切。家中大小平安，鄉間田禾暢茂，甚爲忻慰！賊匪於初六日，復竄入岳州城內，約有二三千人。岳陽城下，及南津港船，約有數百號。初八、九，分船竄至西湖，擾安鄉縣。十三日龍陽失守，東而益陽，西而常德，並皆戒嚴。此間調李相堂都司，帶楚勇一千，胡詠芝帶黔勇六百前往；又調周鳳山帶道州勇一千一百，想廿三、四可先後到常，又趙璞山帶新甯勇一千，由寶慶往常德；又有貴州兵一千，亦至常德，想可保全。塔智亭於十二日起程至岳，現尙未到。男在省修理戰船，已有八分工程。衡州新船，及廣西水勇均於本月可到；出月初，即可令水師至西湖勦賊。十八日城牆上之兵一千人，關至中丞署內；因每銀一兩折放錢二千文，係奉戶部咨，而兵不肯從，砥柱毀轎，關至三堂，實屬可慮。二十日，吳坤修之火器所起火，火藥燒去數千斤；其餘火器全燒，傷人數十，現尙未查清。此事關係最要緊，男之心緒不能順適；然必認真辦理，斷不因此而稍形懈弛。大人此次下縣，係因公正紳士之請；以後總求不履縣城，男心尤安。尤望不必來省；軍

務倥傯之際，免使省中大府，多出一番應酬。男亦惟盡心辦理一切，不以牽裾依戀，轉增大人慈愛感喟之懷。伏乞大人垂鑒。餘容續稟。

致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弟
(六月初二日)

父大人自縣還家後，又接一信，知合家清吉，甚慰！甚慰！此間發探卒數十人，至常德 龍陽探聽，均言，常德已於十六日失守。省局及各處探信，衆口一詞。而桃源廿三日，尙有請兵稟帖來省。桃源去常德六十里，不應郡城失陷，一無所聞；大約常德此時尙未失守。現已遣周鳳山帶道州新田勇一千六百前往；李輔朝帶楚勇一千，胡詠芝帶黔勇六百，新甯趙令帶楚勇千人馳往；合之貴州兵一千，並常德本城二千，共六七千之多，兵力實不爲單。惟中隔河水四渡，不知各兵能過至常德否？澧州西接荊州之賊，南接常德之賊，而蔣家之富，久爲賊所垂涎，實屬可危。塔提軍廿二日，在新牆打一勝仗，奪獲賊船四十七隻，奪得木城一座；現駐新牆之北，離岳州尙五十里。通城之賊，與江老四之楚勇相持月餘。林秀三因聲名不好，撤回省城；自通城平江之官紳庶民，及省城之官員，無不說秀三壞話者。毀譽之至，如飄風然，蓬蓬然起北海，蓬蓬然入於南海，而不知其所自；人力尙莫能挽回也！水師戰船，省河所修葺，及衡城所新造者，皆精堅可愛，比去年者好到三倍。擬於初十間，令褚夏楊彭起

行，赴常剿辦，是爲頭幫；余待廣西水勇到，一同起行爲二幫；陳鎮臺七月初起行，爲三幫。現在發往各處者，兵勇共二萬人，餉項十分支絀；幸廣東解銀十二萬，近日可到，略有生機。羅羅山初三可到省。芝生之信，羅羅山到即交，當可速耳！兒姪輩，總須教之讀書，凡事當有收拾。宜令勤慎，無作欠伸懶慢樣子，至要！至要！吾兄弟中惟澄弟較勤；吾近日亦勉爲勤敬。即令世運艱屯，而一家之中，勤則興，懶則敗，一定之理；願告弟及兒姪等聽之省之。付回參茸丸一罐，即顏翼臣王仲山所作者。父大人能服更好；若不相宜，叔父及家中相宜者，服之可也！

同前 (六月初四日)

昨發一信後，羅山即於初三到省。是日二更得信，周鳳山李輔朝之勇，於廿九在龍陽得三勝仗。念九日夜，終宵鏖戰，不得休息。初一早，一戰即已敗潰，蓋紮營城外沙洲之上，是夜漲水侵入營盤；初一早，營內水深尺餘，賊船三面環攻，共二千餘號之多。此時逃出營外，途中無船可渡，淹斃至二三百人，軍器全失。周李皆健將，此番大挫，尤灼焦也！家中長夫春二維五芝三明四等，皆不願遠出，茲皆令其回里；其工錢每月三十日，並未扣一日耳！

同前 (六月初六日)

昨寄一信，言，周鳳山李相堂龍陽之敗。後接來稟，知周營千一百人中，實傷斃四十人；李營千人中，實斃十九人，尙不爲大挫。胡詠芝，初四，由安化至桃源，一路剿賊；周李即可回去。廣西水勇，李太守帶來，今日到省。若配齊船隻，尙須十餘日，乃可行也！

同前 (六月十二日)

劉一至，接到父大人手諭，並諸弟各信，欣悉鄉里人和年豐，猶是盛世景象！周鳳山初一早在沅江城外打败仗，次日退至益陽；初三停住一天，初四仍出征，由安化桃源一路，至常德勦賊。鳳山之勇打仗，並未多傷，僅傷十餘人；水淹死者，又近二十人；其餘陸續回營，隔日即能整隊出征，真可愛！真可敬！常德澧州，並於十六日失守，現在賊均已退。初三四五，賊船由西湖回至東邊，約以千餘計；不知係占踞岳州，抑係徑赴下游湖北。現未探確。初十日奏摺，奉批回；謝恩摺批云：「知道了。」請專摺奏事片，批云：「著准汝單銜奏事。」請塔軍門出境剿賊片，批云：「另有旨。」其寄諭鈔回。省城新鑄大錢，甚爲可觀，茲付當一百者五十文，當五十者五十文，乞查收；並寄七千五百文，收據爲憑。

同前 (六月十八日)

湖北青撫臺，於今日入省城；所帶兵勇，均不准其入城。在城外二十里紮營，大約不過五六

千人。其所稱難民數萬，在後隨來者，亦未可信。此間供應數日，即給與途費，令其至荊州另立省城，此實未有之變局也！鄒心田處已有札至縣撤委。前胡維峯言鄒心田可勸捐，余不知其即至堂之兄也！昨接父大人手諭始知之，故即札縣撤之。胡維峯近不妥當，亦必屏斥之。余去年辦清泉甯徵義甯宏才一案。其卷已送回家中，請澄弟查出，即日付來爲要。湖北失守，李鶴人之父，想已殉難。鶴人方寸已亂，此刻無心辦事，日內尙不能起行；至七月初旬，乃可長征耳！諸弟在家教子姪，總須有勤敬二字。無論治世亂世，凡一家之中，能勤能敬，未有不興者，不勤不敬，未有不敗者；至切！至切！余深悔往日，未能實行此二字也！千萬叮囑！澄弟向來本勤，但敬不足耳！閱歷之後，應知此二字之不可須臾離也！

同前 (六月念三日)

念二日彭四到，接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來信，欣悉一切。念日摺差歸，閱京報，袁漱六於五月十三日引見；得御史，十五日特旨，放江蘇蘇州府遺缺知府。渠寫信回，要其家專人至京，渠有多少事要交代。兄因各捐生事，亦欲造冊專人至京。如袁家人去，即與之同行也？余前奏捐事，部議已准，茲鈔付回。廣西水勇，於十八日殺死祈陽勇七人；日內嚴查逞兇下手之犯，必須按律嚴辦。湖北青撫臺帶來之兵勇，大約二萬金，乃可了事。飢困之後，甚安

靜，不鬧事也！余擬於七月初六起行，甲三甲五二人，可令其來省送我。蓋少年之人，使之得見水陸軍旅之事，亦足以長見識；且子姪送我，亦至理之不可少者也！書不一一，餘俟續布。

同前（七月二十一日）

自十六日水師大敗，十八日陸營獲勝，吾兩寄家書，想已收到。十九，二十皆平安，二十一日陸軍開仗，辰勇深入，誤中賊伏，諸殿元陣亡；帶新化勇之劉國慶亦陣亡。辰勇新化勇寶勇相繼奔潰，塔軍門坐馬札鎮住，獨不奔回，身旁僅數十人。楊名聲帶宜章勇前往救援，喝令各營倒回，仍前進殺賊，始得保全智亭。又追賊數里，殺斃數十名。我軍傷亡者，亦僅數十人。下半年，水師至城陵磯開仗，去舢板艇二十餘隻；二更尙未歸營，不知勝負若何？下游賊勢浩大，合武昌漢口之賊，盡銳上犯；水師太單，恐難得力。吾惟靜鎮謹守，以固軍心，而作士氣。初六，十四勝仗一摺；十六，十八勝敗互報一摺，茲專人送歸，呈父叔大人一閱。家中兄弟子姪，總宜以勤敬二字爲法。一家能勤能敬，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；一身能勤能敬，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。吾生平於此二字少工夫，今諄諄以訓吾昆弟子姪；務宜刻刻遵守，至要！至要！家中若送信來，子姪輩亦可寫稟來岳；並將此二字細細領會，層層

寫出，使我放心也！餘俟續布。

水師頃已於三更回營，完好無恙。辰勇聞止傷十餘人，陣亡者係一劉千總，帶道標勇者；非劉國慶也！

同前（七月念七日）

安五至，接到家書，具悉一切。自十八日一戰後，念一日陸路開仗，小有挫衄。諸殿元陣亡，千總劉士宜陣亡，餘兵勇傷亡廿餘人，賊亦殲斃數十人。二十六日，賊從湖北頤集悍賊二萬人，由臨湘陸路前來，意欲撲塔周羅山等之營盤。陸路既得，水軍自然失勢，拼死攻撲，滿山滿坑，無非黃旗紅巾，比三月初十人數更多。幸羅山之湘勇得力，將頭起殺退；以後如周鳳山之營，楊名聲之營，亦俱奮勇，殺賊共七八百名。此股賊來甚多，必有屢次血戰；東南大局，在此數日內可定。如天之福，陸路得獲大勝，水路亦可漸次壯盛也！帶水師者，有戰陣之險，有風波之苦，又有偷營放火之慮，時時提防，殊不放心；幸精神尚好，照料能周耳！霞仙定於月內還家；渠在省，實不肯來，兄強之使來。兵凶戰危之地，無人不趨而避之；平日至交，如馮樹堂郭雲仙等，尙不肯來，則其他更何論焉！現除李次青外，諸事皆兄一人經理，無人肯相助者，想諸弟亦深知之也！甄甫先生，去年在湖北時，身旁僅一荷

僕；官親，幕友，家丁，書差；戈什哈一概走盡。此亦無足怪之事。兄現在局勢，猶是有爲之秋，不致如甄師處之蕭條已甚；然以此爲樂地，而謂人人肯欣然相從。則大不然也！兄身體如常，癘疾不作，乞告稟父叔大人千萬放心。

同前（閏七月初二日）

初一日，胡二春二維五至，接父大人及諸弟手書，具悉一切。自念六日陸路大獲勝仗之後，念八日陸路又大勝，廿九日水路大勝；賊自湖北漢黃以下，盡糾其精銳來岳，以與我軍相抗。廿八日，鏖戰至五箇時辰之久，塔軍門匹馬衝突，忽東忽西，全軍士卒，無一人不俯首咋舌，稱爲神勇，廿九日辰刻接仗，塔公打中路，羅山打西路，周鳳山打東路。羅山之湘勇，此次最爲出力。賊分五六千人，專撲羅山一路；湘勇竟能以少勝多。我軍猛殺，則賊退；敗退不過二里，輒迴戈相向，大殺一回。如是者，三退三進，湘勇竟能抵住，不忙不亂。至第三次追去，賊亦不敢迴顧矣！周鳳山之勇，揚名聲之勇，皆極勇敢向前，一可當十。是日自辰至申，殺賊共計五百餘人，賊自敗奔，跌巖墜澗死者，其數尙多。水師於未刻至城陵磯，適有賊船上來，開礮轟擊，賊舟奔退，乘勝追下；至擂鼓臺，燒賊船約二十餘號，奪獲賊船約七十餘號，殺斃溺斃之賊，約千餘人。蓋是日凶悍之賊，皆已上岸，每船僅留二三賊

在船，餘皆被擄之水手。一見官兵開礮轟擊，賊與水手紛紛撲水自溺，故我軍愈得勢也！三十，初一日，水師皆出隊擊賊；三十日，未甚交鋒。初一日，李鶴人一營在前攻剿，擊斷陳鎮軍之舊拖罟船頭桅，斃賊十餘人。陸營經廿六，廿八，廿九日，三次血戰之後，二日內未開仗。現在陸營有六七分可靠，水營有四五分可靠；擬再備舳板數十號，小漁划一百號出隊。開仗時，散布滿河，拋擲火毬，以亂賊陣，或更有濟。即乞稟父叔大人堂上，千萬放心。自十六日，水師大挫之後，至廿九日，獲一勝仗，人心始克大定。不料初一日酉刻，廣西勇收隊回來，在劉公磯一帶開礮，訛傳爲賊船上來，岳城百姓，紛紛逃奔，扶老携幼。號泣於道；南津港各船，皆掛帆開逃，嚴禁之而不能止，軍心總不堅定，頗可虞也！現在力求鎮定，總以不出隊，不開仗爲主。

同前（閏七月初三日）

初二日，遣劉四王晚送信回家。是日申刻得信，智亭於巳刻傳令直撲賊營盤，天大風雨，賊點大礮不燃，放火毬亦不燃，我軍勇氣百倍，雖數萬竹籤布地，數重深溝高牆，竟能一直撲入。一營既破，各營膽寒；不過一時之久，竟將賊營十三座，全行踏破。數萬之賊，狂奔大潰，滿山逼谷。我軍窮追，愈追愈力：有直追至陳陵磯江邊，逼賊下水者，不下千人；有

追至半途而返，收取賊物者。大約搶到騾馬六七百匹，大礮數十位，擡槍數百枝，烏槍刀矛以千件計，旗幟亦以千計。自有此賊以來，未有如此剿洗痛快者也！兄申刻得信，又派水師前往追剿。行至城陵磯，即已天黑，因駐紮焉！派舢板往下追十餘里，賊舟已全數下竄。今日黎明，各船當進追。待其追賊歸來，水營當進紮城陵磯下，擡鼓臺一帶，以與陸營相近，聯絡一氣。餘俟續布。

致澄溫沅洪弟

（閏七月初九日）

自初二日，陸路連踢賊營十三座，獲騾馬騾七八百匹，軍械二千餘件。是夜，水師進追四十里，賊舟捨命奔逃。初三日，又追百餘里，賊棄舟登岸者甚多。初四日，追至六溪口，追得賊船十餘號，開礮轟擊；賊僅放數礮抵拒，旋即登岸逃走。我軍入口內之湖搜剿，搜得賊船百數十號。一見我軍開礮圍攻，即紛紛棄舟而去。軍士爭欲搶船，楊載福下令，止許焚燒，不許搶奪，遂將百餘船一炬焚之。是夜，將士搜湖三十里，通宵未睡。次早，仍回新隄螺山駐紮。以小划探至金口，皆爲賊船，自金口至武昌六十里，不知賊船尚存若干？此番若能乘勝直追下去，武漢竟易收復。可惜我水師尚須添募，砲船亦未齊全；陸路之兵，尚無糧臺隨行，不能遽進。連日北風甚大，亦難東下；風稍息，余即進紮螺山也！茲遣人送回一

信，即日移營前進。求堂上大人放心，餘不一一。

同前（閏七月十四日）

兄於初十日開船，十一日已刻至螺山，去岳州八十里。楊載福蕭捷三兩營，已下駐紮新堤，去螺山又四十五里。楊蕭於十一夜，入倒口黃介湖內，搜剿餘賊。賊僅開十餘砲，即紛紛登岸逃走。各哨官謹遵我不許搶貨之令，將六十餘號空船，一概焚燒。岸上百姓，焚香於巔頂，跪岸上歡迎，呼各勇爲青天大人。各勇每得一人，即得如此稱呼，高興之至。倒口湖內，既已搜剿；其下六溪口，亦經搜剿。金口以上，已無賊蹤。自金口六十里至武昌，尙未探明。大抵賊於水戰一事，極爲無能。渠所用者民船，每放一炮，全身震破；所擄水手，皆不願在賊中久住；又以所擄之百姓，令其勉強打槳，勉強扶柁，皆非其所素習。即兩次得我之船，得我之炮，皆我兵勇自先上岸，情願將船砲丟棄與他，是以大敗。若使我兵勇自願其船，不將船砲送他，渠亦斷不能攏來追我。此屢次打仗，衆勇所親見而熟知者。渠得我之戰船洋砲，並不作水戰之用；以洋砲搬於岸上紮營，而戰船或鑿沉江心，或自焚以逃，亦未收戰船之用。惟賊中所擅長制勝者，在漁划百餘號；每戰四出圍繞，迷目驚心。此次余亦辦得小漁划百廿號，行走如飛。以後我軍見賊小划，或能不驚慌耳！衡州損項，究竟如何？便中可一打聽。

永豐大布，厚而不貴；吾意欲辦好帳篷五百架，寬大結實，以爲軍士寒天之用。澄弟若可承辦此事，望與堯階細商，即在本邑捐項內支用。望敬稟父親大人叔父大人，軍中忽忙，不及楷稟也！

諸子姪輩，於勤敬二字，略有長進否？若盡與此二字相反，其家未有不落者。若個個勤而且敬，其家未有不興者，無論世亂與世治也！諸弟須刻刻留心，爲子孫作榜樣。凡我屢次所寄奏摺諭旨，家中須好爲收藏，不可拋散；或作一匣收之，敬謹奔藏。

致澄溫植洪弟（閏七月廿七日）

日前北風甚勁，省城各船不能來營。吾自十六挫失之後，陸續添募水勇。募小划子，其百三十號；每號多者六七人，少者三四人；通共小划子，載水師千餘人；已到七十餘號。此外添募之勇，仍用快蟹，長龍，舢板等船；但恨無好礮配之。水師前營李孟羣，左營中秦國祿，清江營俞晟各戰船，皆已駐紮金口，去武昌僅六十里。右營尙在嘉魚，去金口百五十里；後營定湘營，尙隨余在新堤，去嘉魚九十里。通共水師，大營八營，小營五營。若在廣西借得洋礮急至，則振興氣象；較自省起程時，尙遠勝之；但恐礮難運至耳！陸兵大隊駐紮羊樓洞。羅山於十八日在長安驛打一勝仗；廿三日在羊樓洞打勝仗，破一賊卡；廿四日在

佛嶺打勝仗，破一賊卡；廿六日，在羊樓洞打大勝仗四次，共殺賊七八百人，而我軍僅一人受傷。湘勇之善戰，超出各營之上，而羅山以書生而善於用兵若此，良可敬也！智亭剿滅崇通股匪後，即直下收復武漢，水師亦待陸軍同進。而水勇皆踴躍欲戰，暗笑主將之不進爲極怯也！廿一至廿九，四次勝仗，摺已批回；茲鈔回呈堂上大人一閱，求諸弟稟明。

同前（八月十一日）

久未遣人回家，家中自唐二維五等到後，亦無信來，想平安也！余於廿九日自新隄移營，八月初一日至嘉魚縣，初五日自坐小舟至牌洲看閱地勢，初七日即將大營移駐牌洲。水師前營，左營，中營，自又七月廿三日駐紮金口。廿七日賊匪水陸上犯，我陸軍未到，水軍兩路堵之，搶賊船二隻，殺賊數十人，得一勝仗。羅山於十八，廿三，廿四，廿六等日，得四勝仗。初四發摺，俱詳敘之，茲付回。初三日，接上諭廷寄，余得賞三品頂戴，現具摺謝恩，寄諭並摺寄回，余居母喪，並未在家守制，清夜自思，踟躕不安，若仗皇上天威，江面漸次肅清，即當奏明回籍，事父祭母，稍盡人子之心。諸弟及兒姪輩，務宜體我寸心，於父親飲食起居，十分檢點，無稍疎忽；於母親祭品禮儀，必潔必誠；於叔父處，敬愛兼至，無稍隔閡；兄弟娣姒，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。凡一家之中，勤敬二字，能守得幾分，未有不興；

若全無一分，未有不敗。和字能守得幾分，未有不與；不和未有不敗者。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三字，於族戚人家，歷歷驗之，必以吾言爲不謬也！諸弟不好收拾潔淨，比我尤甚，此是敗氣氣象；嗣後務宜細心收拾：卽一紙一縷，竹頭木屑，皆宜檢拾伶俐，以爲兒姪之榜樣。一代疎懶，二代淫佚，則必有晝睡夜坐，吸食鴉片之漸矣！四弟，九弟較勤；六弟，季弟較懶。以後勤者愈勤，懶者痛改，莫使子姪學得怠惰樣子，至要！至要！子姪除讀書外，教之掃屋抹桌凳，收糞鋤草，是極好之事，切不可爲有損架子而不爲也！

同前（九月十三日）

廿五日，着胡二等送家信，報收復武漢之喜。廿七日，具摺奏捷。初一日，制台楊恩農霽到鄂相會。是日，又奏廿四夜焚襄河賊舟之捷。初七日，奏三路進兵之摺。其日酉刻，楊載福，彭玉麟等，率水師六十餘船，前往下游剿賊。初九日，前次謝恩摺，奉硃批回鄂。初十日，彭四，劉四等來營。進攻武漢，三路進剿之摺，奉硃批到鄂。十一日，武漢克復之摺，奉硃批廷寄諭旨等件。兄署湖北巡撫，並賞戴花翎。兄意母喪未除，斷不敢受官職；若一經受職，則二年來之苦心孤詣，似全爲博取高官美職，何以對吾母於地下？何以對宗族鄉黨？方寸之地，何以自安？是以決計具摺辭謝，想諸弟亦必以爲然也！功名之地，自古難居。兄

以在籍之官，募勇造船，成此一番事業，名震一時。人之好名，誰不如我；我有美名，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；相形之際，蓋難爲情。兄惟謹慎謙虛，時時省惕而已！若仗聖主之威福，能速將江面肅清，蕩平此賊，兄決意奏請回籍，事奉吾父，改葬吾母，久或三年，暫或一年，亦足稍慰區區之心；但未知聖意果能俯從否？諸弟在家，總宜教子姪守勤敬。吾在外既有權勢，則家中子姪，必易流於驕，流於佚；二字皆敗家之道也！萬望諸弟刻刻留心，勿使後輩近於此二字，至要！至要！羅羅山於十二日拔營，智亭於十三日拔營，余十五六亦拔營東下也！乞稟告父親大人，叔父大人。

寄駱中丞信（節鈔一段）

廿一日，羅山由金口移營至河泊山，水師出隊接應；恐賊因我營壘未成，而遽來撲也！水師與花園江邊賊營對敵，各哨官中有勇敢者衝過賊營，直下鸚鵡州，漢陽，鮎魚套等處。賊見水師已出其下，立時慌亂。而羅老及確湖義渠各營，竟不紮營，直撲賊壘。賊恐水師抄後，陸軍攻前，相率奔潰。羅老義確及李光榮之川勇，三路衝入，將賊營三座蹋平，燒毀其牆三重，高皆盈丈；又壕三層。引江水入壕內，通青林湖，竹簽密布十丈，用釣橋出入，彼自奔潰，並此而不能守。軍事純視氣之盛衰，不盡關人力也！水師自己刻開仗，至二更始行收隊，燒賊船

約三百餘號，奪獲亦近百號。自沌口起，下至鸚鵡洲，東至鮎魚套，燒毀略盡；套內尙未燒淨。西岸沌口之下，鹽關賊營四五座，亦被魁楊荆兵蹋破燒毀。蓋賊之所以堅壘於兩岸者，皆重重置礮，以擊我之水軍；忽見水軍衝出營壘之下，頓失所恃，遂相顧驚奔。而水軍由江中轟岸營，子如雨下，故東岸羅老義確之軍，能破賊營；西岸魁楊之軍，亦破賊營，各奪礮百餘座，馬數百匹。廿二日，水師清晨出隊，接攻鮎魚套之船，鏖戰約一時之久。各營奮勇哨官，遂棄而之他，竟攻漢口，直下塘角。並追剿青山以下，從下游雷轟而上，縱火焚舟；適北風甚勁，賊船不能下竄，塘角，漢口，鮎魚套等處，同時延燒，火光燭天；比廿一日所焚之船，數尙倍之，奪獲賊船約二百餘號，楊載福等自青山歸來，又入襄河燒船十餘里。其未燒盡者，僅鮎魚套口內數十號。襄河口內若干號而已！是日羅羅山等進蹋鮎魚套賊營六座，直抵武昌城根。魁楊荆兵，亦蹋盡西岸賊營，直抵漢陽城根。廿三日未明，兩城賊衆皆逃，僅留數十人，點放虛砲。我軍辰刻入城，兩岸同時克復。賊之衣被錢物，一概未收，徒手剪髮，鼠竄狂奔；從東門逃出者，至洪山一帶遇塔兵，殺二千人。自軍興以來，未有如此痛快者也！

致澄溫植洪弟

(十月二十二日)

胡二等於初一日到營，接奉父大人手諭，及諸弟信，具悉一切。兄於二十日自漢口起行，二十一日至黃州，二十二日至塔城，以羊一，豕一，爲文祭吳甄甫師。二十三日過江，至武昌縣。二十四日在巴河，涪郭雨山之弟，知其兄觀亭在山西，因屬邑失守革職；雨山現署兩淮鹽運使。二十九日至蘄州；是日，水師大戰獲勝。初一，初四，初五，陸軍在田家鎮對岸半壁山，大戰獲勝。初九初十，水師至蘄州開仗小勝。十三，水師大破田家鎮賊防，燒賊船四千餘號。自有此軍以來，陸路殺賊之多，無有過於初四之戰；水路燒船之多，無有過於十三之役。現在前幫已至九江，吾尙駐田家鎮，離九江百五十里。陸路之賊，均在廣濟黃梅一帶。塔羅於廿三起行往剿。一切軍事之請，均具奏報中茲並鈔錄寄回，祈敬呈父親大人，叔父大人一覽。劉一良五於廿日至田家鎮，得悉家中，老幼均吉，甚慰！甚慰！魏蔭亭先生既來軍中，父大人命九弟教子姪讀書，而九弟書來，堅執不肯，欲余另請明師。余意中實乏明師可以聘請，日內與霞次及幕中諸君子熟商，近處惟羅研生兄，是我心中佩仰之人。其學問具有本原，於說文，音學，輿地，尤其所長；而詩古文辭，及行楷書法，亦皆講求有年。吾鄉通經學古之士，以鄒叔績爲最，而研生次之。其世兄現在余幕中，故請其寫家信，聘研生至吾鄉教讀。研兄之繼配陳氏，與耦庚先生爲連襟。渠又明於風水之說，並可在吾鄉選擇

吉地；但不知其果肯來否？渠現館徐方伯處，未知能辭彼就此否？若果能來，足開吾邑小學之風；於溫甫子植，亦不無裨益。若研兄不能來，則吾心中別無人，植弟堅不肯教，則乞諸弟，爲訪擇一師而延聘焉爲要。甲三，甲五，可同一師，不可分開；科一，科三，科四，亦可同師。諸俟續布。

同前（十月初七日書於武穴舟中）

廿五日遣春二維五歸家，曾寄一函，並諭旨奏摺一冊。廿六日水師在九江開仗獲勝；陸路塔羅之軍，在江北蘄州之蓮花橋，大獲勝仗，殺賊千餘人。廿八日，克復廣濟縣城；初一日，在大河埔大獲勝仗；初四日，在黃梅城外大獲勝仗；初五日，克復黃梅縣城。該匪數萬，現屯踞江岸之小池口，與九江府城相對。塔羅之軍，即日追至江岸，即可水陸夾擊。能將北岸掃除，然後可渡江，以剿九江府城之賊。俟至九江後，即可專夫由武甯以達平江長沙。茲因魏蔭亭親家還鄉之便，付去銀一百兩，爲家中卒歲之資。以三分計之，新屋人多，取其二以供用；老屋人少，取其一以供用。外五十兩一封，以送親族各家，卽往年在京寄回之舊例也！以後我家光景略好，此項斷不可缺；家中卻不可過於寬裕。處此亂世，愈窮愈好。我現在軍中，聲名極好；所過之處，百姓爆竹焚香跪迎；送錢米豬羊來犒軍者，絡繹不絕。以祖

宗累世之厚德，使我一人食此隆報，享此榮名，寸心兢兢，且愧且慎。現在但願官階不再進，虛名不再張，常保此以無咎，即是持身守家之道。至軍事之成敗利鈍，此關乎國家之福，吾惟力盡人事，不敢存絲毫徼倖之心。諸弟稟告堂上大人，不必懸念。馮樹堂前有信來，要功牌一百張，茲亦交蔭亭帶歸；望澄弟專差送至寶慶，交樹堂爲要。衡州所捐之部照，已交朱峻明帶去。外帶照千張，交郭雲仙，從原奏之所指也！朱於初二日起行。江隆三亦同歸，給渠錢已四十千；今年送親族者，不必送隆三可也！

致溫澄沈季弟

(十一月二十三日，書於九江舟次。)

十月廿五日，專人送信回家；魏蔭亭歸，又送一函，想先後收到。十一月廿一日，范知寶來九江，接澄弟信，具悉一切。部監各照，已交朱峻明帶歸矣！樹堂要功牌百張，又交蔭亭帶歸，余送峻明途費二十金；渠本解船來，故受之。送蔭亭二十金，渠竟不受；俟有便當再寄渠。江隆三表弟來營。余念母親之姪，僅渠有子，送錢四十千；渠買鹽，花帶歸，不知已到家否？蔭亭歸，余寄百五十金還家，以五十周濟親族。此百金恐尙不敷家用；軍中銀錢，余不敢妄取絲毫也！名者，造物所珍重愛惜，不輕以予人者；余德薄能鮮，而享天下之大名。雖由高曾祖父累世積德所致，而自問總覺不稱，故不敢稍涉驕奢，家中自父親，叔父奉餐宜

隆外，凡諸弟及吾妻，吾子吾姪吾諸女姪，女輩，概願儉於自奉，不可倚勢驕人。古人謂無實而享大名者，必有奇禍，吾常常以此儆懼，故不能詳告賢弟；尤望賢弟時時教戒吾子，吾姪也！塔羅自田家鎮渡至江北後，五獲勝仗。九江對岸之賊，遂下竄安徽境。余現泊九江河下，塔羅渡江攻城，羅於念一日與賊接仗，殺賊二三百，而我軍亦傷亡四十餘人。在此近數月內，即是小有挫失，而氣則未稍損也！水師已下泊湖口，去我舟已隔六十里。二十夜，賊自江西小河內，放火船百餘號，實以乾柴桐油，松脂，火藥，自上游乘風放下，驚我水營；兩岸各千餘人吶喊，放火箭，火毬；其戰船放砲，即隨火船衝出，欲亂我陣。幸我軍鎮定，毫不忙亂，反用小船梭穿於火船之中，攻入賊營，燒賊船十餘號，搶賊划數十號，搖撼不動；是亦可喜之事。余身體平安，癰疾近又大愈，鬚髮日長且多；軍中將士俱平安。即候近佳，並懇稟告父親大人，叔父大人。

又啓 (十一月二十七日)

前信已封，而春二維五於二十五日到營，接奉父大人手諭，及諸弟信件，敬悉一切，曾祖生以本境練團派費之事，而必求救於百里之外，以圖免出費資，其居心不甚良善。劉東屏先生，接得父大人手書。此等小事，何難一笑釋之，而必展轉辨論，拂大人之意；在尋常人

尙不能無介於中，况大人兼三達者，而又重以世交，言不見信，焉能不介懷耶？望諸弟曲慰大人之意，大度含容，以頤天和，庶使遊子在外，得所安心治事。所有來往信件，謹遵父大人諭，卽行寄還。吾自服官及近年辦理軍務，中心常多鬱屈不平之端，每效母親大人指腹示兒女曰：『此中蓄積多少閒氣，無處發洩。』其往年諸事，不及盡知；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，凡我所帶之兵勇僕從人等，每次上城，必遭毒罵痛打，此四弟，季弟所親見者。謗怨沸騰，萬口嘲譏，此四弟季弟所親聞者。自四月以後，兩弟不在此，景况更有令人難堪者；吾惟忍辱包羞，屈心抑志，以求軍事之萬有一濟。現雖屢獲大勝，而愈辦愈難，動輒招尤。倘賴如天之福，殲滅此賊。吾實不願久居官場，自取煩惱。四弟自去冬以來，亦屢遭求全之毀，蜚來之謗，幾於身無完膚。想宦途風味，亦深知之，而深畏之矣！而溫弟季弟來書，常以保舉一事，疑我之有吝於四弟者，是亦不諒兄之苦衷也！甲三從師一事，吾接九弟信，辭氣甚堅。卽請研究生兄，以書聘之，今尙未接回信；然亦令其世兄兩次家信催之，斷不可更有變局。學堂以古老坪爲妥。研兄居馬坭鋪鄉中，亦山林寒苦之士，決無官場習氣，儘可放心。至甲三讀書，天分本低；若再以全力學八股試帖，則他項學業必全荒廢，吾決計不令其學作八股也！曾兆安歐陽鈺皆已保舉教官，日內想可奉旨。

久未專使回家，想家中極爲懸念。王芝三等到營，得悉家中大人福安，合室平善，甚慰！甚慰！此軍自破田家鎮後，滿擬九江不日可下；不料逆賊堅守，屢攻不克。分羅山湘營至湖口，先攻梅家洲堅壘，亦不能克；而士卒力戰於槍林礮雨之中，死傷甚衆。蓋陸路銳師，倏變爲鈍兵矣！水師自至湖口屢獲大勝，苦戰經月，傷亡亦復不少。臘月十二日，水師一百餘號，輕便之船，精銳之卒，衝入湖口小河內，該逆頓將水卡堵塞。在內河者，不能復出；在外江之老營船隻，多笨重難行。該逆遂將小划乘夜放火，燒去戰船，民船四五十號之多。廿五日，又被小划偷襲，燒去搶去各船，至二三十號之多。以極盛之水師，一旦以百餘號好船陷入內河，而外江水師，遂覺無以自立。兩次大挫，而兄之座船被失。一軍耳目所在，遂覺人人惶愕，各船紛紛上駛。自九江以下之隆坪武穴田家鎮直至蘄州，處處皆有戰船；且有棄船而逃者。糧臺各所之船，水手盡行逃竄。此等情景，殊難爲懷。現率殘敗之水師，駐紮九江城外官牌夾。兄住羅山陸營之內，不知果能力與此賊相持否？兄於廿五日，蒙恩賞穿黃馬褂，並頒賜狐皮黃馬褂一件，四喜班指一個，白玉巴圖魯翎管一個，小刀一把，火鏢一個，廿六夜，蒙恩賞福字一幅，大小荷包三對，又有奶餅菓食等件，頒到軍營。廿五夜之變，將班指，

領管，小刀，火鏢失去。茲遣人送回黃馬褂一件，福字一幅，荷包三對。兄船上所失書籍，地圖，上諭，奏章，及家書等件，甚爲可悚！而二年以來，文案信件如山，部照實收功牌賬目，一併失去，尤爲可惜！莘田叔解戰船來，離大營止少一二日，竟不能到。軍家勝敗，本屬無常；而年餘辛苦，難補涓埃，未免心結。廿九日，羅山率湘勇渡江，剿小池口之賊，又見挫敗，士氣愈損。現惟力加整頓，挽回元氣，不審能如意否？茲遣長夫自江西送信回家，當無梗阻。書不干一，諸惟心照。即祈代稟堂上大人，不必聖念。

同前（正月十八日，書於江西省城。）

初二日，遣人送信回家，想節後可到。初四日，大風擊壞戰船三十餘號。水師自十二日，百餘輕便之舟，二千精銳之卒，陷入內湖。外江老營，兩次被賊用小划燒襲，業已不能自立，終日惶惶，如坐鍼氈。又復遭此大風，遂全數開赴上游武漢等處。桅折楫摧，多不堪戰，不知回至上游，果尙足以禦賊否？兄因小舟陷入江西內河者，皆向來能戰之船，不甘遽棄無用之地，必須親至江西整頓。即於十二日自九江起行；十六日，至江西省城，官紳相待甚好。在內河之百餘船，尙皆完好；再加大船數十號，另成一軍，即足自立。羅山所帶湘勇，自二十九日挫敗後，現在陶汰整頓，認真操練；塔公所帶之兵勇，亦日日操練。將來兄在江西，

另成之水軍，由湖口打出與塔羅相依，護其外江新回武漢之水師。如果能重整勁旅，則兩路會合攻擊；如不能重整勁旅，則我專治內河之水師，亦自能獨立不懼。江西物力尙厚，供我水陸兩軍口糧，大約足支八個月。兄身體甚好，惟左腰有寒氣作痛；癱疾亦尙未愈，想皆不久可痊。家中長夫，相住甚近。軍中危地，恐小有差失，反爲不妙；且送信行走極緩，在營又無事可幹，茲盡遣回家。以後若有家信，即用湘鄉縣官封發至江西南昌府署中，可以必到；兼可速到，不似長夫專送之遲延也！慎勿再令長夫來營。兵凶戰危，我境之人俱未歷過險難。莘田叔此次行二千里，竟不得見我之面；受盡千難萬苦，實屬可憫！嗣後族戚有願至營者，切勸不必前來，至要！至要！書不百一，諸惟心知。其不詳者，長夫自能面述耳！

同前 (二月十九日，書於江西省城。)

廿一日春二維五到，接一信；廿六日，唐萍州官封遞到家書一件；廿九日王在十良五到，接一信。此兩次專夫走信，均極快，每人賞錢一千。自到江西辦理水師一切，尙爲平順。船隻三月初可盡完，惟快蟹未畢；目下本不須此。廿七日具摺分兩路用兵，茲鈔稿寄回。已關羅山來江省，欲令前往饒州剿賊。不料廿九日得湖北失守之信。諸將士苦戰經年，一旦前功盡棄，可惜；可憾；賊既占湖北，自必窺伺湖南。兄與塔公一軍，恐不能不回救桑梓。而回

救之法，人少則無濟於事，人多則口糧無出；且全軍回救，而戰船之在江西鄱湖以內者，又復無人統領，殊不放心。日內定計發摺後，再專信回。騰七起三有六懷三來江西投効，即日遣之回家，每人送銀四兩，騰七加二兩。魏蔭亭陽凌雲亦來江西，將速遣回。紀澤兒讀書記性不好，悟性較佳；若令其句句讀熟，或責其不可再生，則愈讀愈蠢，將來仍不能讀完經書。請子植弟將澤兒未讀之經，每日點五六百字，教一遍，解一遍，令其讀十遍，不必能背誦，不必常溫習；待其草草點完之後，將來看經解，亦可求熟。若蠻讀，蠻記，蠻溫，斷不能久熟，徒耗日功而已！諸弟必以兄言爲不然。吾閱歷甚多，問之朋友皆以爲然。兒姪輩寫字亦要緊，須令其多臨帖；臨行草字，亦自有益，不必禁之。兄癱疾未好，餘俱平安，卽問近好。

同前 (三月二十日，江西省河七里港舟中書。)

久未接家信，想堂上大人安康，家中老幼清吉，爲慰。自北省再陷，兄處一軍，反在下遊，進退兩難。在內湖之水師，兄在江西駐紮兩月，造船添勇已有頭緒，現在船近二百號，勇逾三千人，認真操練，可成勁旅。兄於十三日出省登舟。郭雲仙於十六日到營；曾莘田易敬臣兄弟，於十五日到營；羅芸皋於初旬到營。事機不順，而來者偏衆，可見鄉間窮苦也；陽

凌雲初間歸去，余送途費八兩；魏蔭亭尙未歸。塔軍門尙紮九江。羅山於初十日進剿廣信饒州之賊。李次青忽然高興帶勇，於十一日起行赴南康府；實非其所長也！余辦內湖水師，即以鄱陽湖爲巢穴；間或出江剿賊，亦不過以三分之一與賊鏖戰。剿上游，則在九江武穴田家鎮等處游弋（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內）。利則久戰，不利則退回鄱陽湖巢穴之內。剿下游，則在彭澤望江安慶等處游弋，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內。利則久戰，不利亦退回鄱陽湖巢穴之內。如此辦理，則上游武漢之賊，與下游金陵之賊，中間江路，被我兵梗阻一段，其勢不能常通，亦足以制賊之命。特上游金口等處，我軍戰船無人統領，常不放心耳！近日吾鄉人心慌亂否？去年遷避，終非善策。如賊竄上游，岳常等處，謠言四起，總以安居不遷爲是。季洪弟儘可不必教書，宜在家中讀書。沅弟要方望溪姚姬傳文集，霞仙已代爲買得，可用心細看；能閱過一遍，通加圈點，自不患不長進也！紀澤兒記性平常，不必力求背誦；但宜常看生書，講解數遍，自然有益。八股文，試帖詩，皆非今日之急務，儘可不看不作。史鑑略熟，宜因而加功，看朱子剛目一遍爲要。紀鴻兒亦不必讀八股文；徒費時日，實無益也！修身齊家之道，無過陳文恭公五種遺規一書。諸弟與兒姪輩，皆宜常常閱看。吾夏季衣服有在家者，可交來人，卽日送營。特袍褂不宜帶來，餘皆可送也！諸不一一，惟祈心照。

致澄溫沅洪弟 (三月二十六日)

廿五日春二維五來營，接家書數件，具悉一切。乘敗仗之時，兵勇搶刼糧臺，此近年最壞風氣。向帥營中屢屢見之，而皆未懲辦。兄奏明將萬瑞書卽行正法，奉嚴旨飭駱中丞卽行正法。聞駱中丞不欲殺之，將附片奏請開釋。近日意見不合，辦事之難如此。吾癱疾大發，幸精神尙足支持。羅山在廣信府大獲勝仗，殺賊三四千。塔軍門在九江中安。紀澤兒讀書，記性平常，讀書不必求熟，且將左傳禮記於今秋點畢，以後聽兒之自讀自思；成敗勤惰，兒當自省而圖自立焉！吾與諸弟，惟以身垂範而教子姪，不在誨言之諄諄也！卽候近祺。

同前 (四月初八日)

凌問樵來，接澄弟信，知勇刼糧臺事，辦有頭緒；澄弟已歸去，甚慰！甚慰！當此亂世，黑白顛倒，辦事萬難；賢弟宜藏深山，不宜輕出門一步。澄弟去年三月在省河告歸之時，毅然決絕。吾意戢影家園，足跡不履城市。此次一出，實不可解。以後務須隱遁；無論外間何事，一概不可與聞；卽家中偶遇橫逆之來，亦當再三隱忍，勿與計較。吾近來在外，於忍氣二字，加倍用功。若仗皇上天威，此事稍有了息之期，吾必杜門養疾，不願聞官事也！癱疾近日大發，懶於治事。自廿七日至吳城鎮，迄今已滿十日。羅山於廿一日克復戈陽；廿三日

克復興安；廿六日兩獲大勝，克復廣信府城。智亭軍門尙紮九江，水師前隊，紮南康府，李次青率陸勇護之；後隊紮吳城，均尙安吉，家中不必罣念。莘田在營，甚爲安雅，擬留二三月遣歸。魏蔭亭近日卽當告歸。餘不一一，卽候近好。付去諭旨一本，奏章一本，幸好爲收存。向來寄回家中之奏稿，不知收置一處否？以後望作箱存之爲要。諸惟心照。

同前

（四月二十日，書於南康城外水營。）

十六日在南康府，接父親手諭，及沅澄兩弟，紀澤兒之信，係劉一送來；二十日，接澄弟一信，係林福秀由縣送來，具悉一切。余於十三日，自吳城進紮南康，水師，右營，後營，響導營，於十三日進紮青山。十九日，賊帶砲船五六十號，小划船五六十號，前來撲營，鏖戰；皆未分勝負。該匪以小划二十餘號，又目山後攢出，襲我老營，老營戰船業已全數出隊，僅座船水手數人，及所雇民船水手，皆逃上岸。各戰船哨官，見坐船已失，遂爾慌亂，以致敗。挫幸戰舟炮位，毫無損傷，猶爲不幸中之大幸！且左營，定湘營，尙在南康，中營尙在吳城，是日未與其事。士氣依然振作。現在六營三千人，同泊南康，與陸勇，平江營三千人相依護，或可速振軍威。現在余所統之陸軍，塔公帶五千人在九江；羅山帶三千五百人，在廣信一帶；次青帶平江三千人在南康，業已成爲三枝，人數亦極不少。趙玉班帶五百湘勇來

此。若獨成一枝，則不足以自立；若依附塔軍，依附羅軍，則去我仍隔數百里之遠，若依附平江營，則氣類不合。且近日口糧實難接濟，玉班之勇，可不必來。玉班一人獨來，則營中需才孔亟，必有以位置之地！蔣益澧之事，唐公如此辦理甚好，密傳其家人，詳明開導，勸令繳出銀兩，足以允服人心，面面俱圓。請蘋翁即行速辦；但使探驪得珠，即輕著筆，亦可以辦到矣！此間自水師小挫後，急須多辦小划以勝之；但乏能管帶小划之人。若有實能帶小划者，打仗時並不靠他衝陣；只要開仗時，在江邊攢出攢入，眩賊之眼，助我之勢，即屬大有裨益。吾弟若見有此等人，或趙玉班能薦此等人，即可招募善駕小划之水手一百餘人來營。馮王珂所繳水勇之搶銀，及各銀應繳還者，可酌用爲途費也！余在營平安；惟癩疾未愈，精神不足，諸事未能一一照管。小心謹慎，冀盡人事以聽天命。統俟續布。

頃與魏蔭亭談及招小划水勇一事；渠可回家與蕭可卿商辦。大約每划五人，五划立一哨官，每百人四哨官，十餘哨即立一營官。此不難於招勇，而難於選求哨官，營官。澄弟若見有可當哨官者，或令其來營，或薦與蔭亭。勇則不必招，聽蕭魏辦理可也！

致澄溫沅洪弟（四月二十五日）

廿二日，齊三昂十到營，奉到父親大人手諭，並沅弟一信；廿三日，接澄弟在縣官封一

信，乃三月廿五日所發，比齊三等之信，遲十六日。水師自十九日小挫，日內未開仗。聞都昌有賊船，派船二十號前往搜剿。廿二日，燒船八十餘號；廿三日，燒三十餘號，皆賊所虜之民舟也！李次青所帶之平江陸勇，現紮南康，護衛水師。魏蔭亭回衡，招小划水勇，請蕭可卿同辦。吾鄉有三眼銃，亦有單眼銃，響振山谷。吾意單眼銃，若裝子彈於內，儘可打賊。鄉間用木削銃尖，往往打得四五十丈遠。請澄弟在吾鄉打單眼銃數竿，用梗木爲靶，試裝銅扣小石之類於內，是否可打半里遠。如其合用，即可多打數十竿，或百竿，交魏蔭亭之水勇帶來；其錢由兄營寄回。兄近日身體尙好，惟火氣甚旺，癱疾未愈。莘田在營安靜謹慎；馮玉珂亦穩實也！餘不一一，容俟續具。蔣菴泉之事，唐蘋翁迫於邑紳之言，不能不辦；但須輕妙，不著痕迹。若過於痕迹，必至大傷體面；將來使帶勇者，人人有自危之心。卽羅山迪弁，亦覺爲之不怡，非所宜也！前年在衡州時，與季弟定陸營薪水單：五百人一營者，每月營官幫辦新水二百六十兩。章程本過於豐厚，故營官周鳳山家，已成素封；其餘積資置產者甚多。若專辦蔣家，則未免厚於外人，而薄於邑人。故兄日內於此事，極躊躇也！大營事件甚多；凡關涉本邑者，諸弟總以不管爲妥。軍事愈辦愈難，有非一言所能盡者。諸惟心照。

同前 (五月二十六日)

廿五日春二維五到營，接奉父親大人手諭，並澄沅來信，紀澤兒稟函，具悉一切。此間自四月十九小挫之後，五月十三，各營在青山與該逆水戰一次，幸獲全勝。該逆水戰之法，盡仿我軍之所爲。船之大小長短，獎之疏密，砲之遠近，皆與我軍相等。其不如我軍處，在羣子不能及遠，故我軍僅傷數人，而該逆傷亡三百餘人；其更勝於我處，在每槳以兩人攢送，故船行更快。羅山克復廣信後，本可即由饒州郡昌來湖口會剿；因浙江撫臺札令赴徽州會剿，故停駐景德鎮，未能來湖口；頃又因義甯州失守，江西撫臺調之回保省城，更不能來南康湖口等處。事機不順，處處牽掣，非盡由人力作主也！永豐十六里，團練新集之衆，以之壯聲威則可；以之打仗，則恐不可，澄弟宜認真審察一番。小划子營，如有營官哨官之才，望即告知蔭亭，招之以出。沅弟薦曾和六，其人本有才；但兵兇戰危，渠身家豐厚，未必願冒險從戎。若慷慨投筆則可；余以札調，則不宜也！朱成楚之才，不過能帶一舢板耳！聞父親所辦單眼銃，甚爲合用；用引眼宜略大，用引線兩三根，更爲可靠。沅弟買得方姚集，近已閱否？體氣多病，得名人文集，靜心讀之，亦是足以養病。凡讀書有難解者，不必遽求甚解；有一字不能記者，不必苦求強記。只須從容涵泳，今日看幾篇，明日看幾篇，久久自然

有益。但於已閱過者，自作暗號，略批幾字；否則歷久忘其爲已閱未閱矣！筠仙來江西時，余作會合詩一首，一時和者數十人，茲命書辦鈔一本寄家一閱。癘疾近已大愈；惟今年酷暑異常，將士甚苦。餘不一一，卽問近安。

同前 (六月十六日)

春二維五來營，接奉父親大人手諭，並諸弟信函，敬悉一切。此間自五月十三日水戰獲勝後，三十日，該逆七十餘舟，上犯至青山一帶，我軍出隊迎敵，又獲勝仗，奪回余去年所坐之拖罟船外，又奪賊船五隻，軍心爲之一振。六月初七日，初九夜，兩次風暴，營中壞船十餘號；應修整者二十餘號。十三日，派人至南康對岸之涂家埠，水陸搜剿。其他去湖口縣七十里。賊匪督率土匪在該處收糧，誅求無度，民不聊生，因派水陸六百人前往搜剿。真賊十餘，率土匪三百人，與我軍接仗；僅放兩排鎗，該匪卽已敗竄。追奔十餘里，焚賊館十餘所，焚輜重船百餘隻，擊斃十餘人，生擒七人。十四日收隊回南康。十五日，水師至湖口，探看賊營情形，該匪堅匿不出。迨我軍疲乏將歸，逆船突出大戰。我軍未約定開仗，人心忙亂，遂致挫敗，被該匪圍去長龍舟一號，舢板船二號；三船共陣亡五十餘人，受傷二十餘人，軍氣爲之一減。今年內湖水師，共開四仗，兩勝兩敗。湖口一關，竟難遽行打出，不勝焦

灼！塔軍門在九江，十三日打一勝仗，殺賊三百餘人，亦無益於大局也！自義甯州失守，不特江西省城戒嚴，而湖南亦有東顧之憂。蓋義甯與平江瀏陽接壤，賊思由此路窺伺長沙。羅山現回江西省，擬即日進攻義甯，以絕兩省腹心之患。若能急急克復，則桑梓有安枕之日；否則三面受敵，湖南亦萬難支持。大亂之弭，豈盡由人力！亦蒼蒼者有以主之耳！余癯疾未愈；用心尤甚，夜不成寐。常恐耿耿微忱，終無補於國事；然辦一日事，盡一日心，不敢片刻疏懈也！陳竹伯中丞辦理軍務，不愜人心，與余諸事亦多齟齬。凡共事和衷。最不易易。澄弟近日尚在外辦公事否？宜以余爲戒，步門不出，謝絕一切。余食祿已久，不能不以國家之憂爲憂，諸弟則儘可理亂不聞也！子姪輩總宜教之以勤；勤則百弊皆除，望賢弟留心。卽問四位老弟近好。

致澄溫沅洪弟

（七月初八日）

劉朝相來營，得植弟手書，具悉一切。內湖水師，自六月十五日開仗後，至今平安。本擬令李次青帶平江勇渡鄱湖之東，與水師會攻湖口；奈自六月底至今十日，大風不克東渡。初四日風力稍息，平勇登舟，甫經解纜，狂飆大作，旋即折回；弁勇衣被帳棚，寸縷皆溼。天意茫茫，正未可知；不知湖口之賊，運數不宜遽滅乎？抑此勇渡湖宜致敗挫，故特阻其行，

以保全此軍乎？現擬俟月半後，請塔軍渡湖會剿。羅山進攻義甯，聞初四日可至界上；初五，六日當可開仗。湖南三面用兵，略中丞請羅山帶兵回湘，業經入奏。如義甯能攻破，恐羅山須回湖南，保全桑梓，則此間又少一枝勁旅矣！內湖水師，船礮俱精，特少得力營官；現調彭雲琴來江，當有起色。鹽務充餉，是一大好事；惟浙中官商，多思專利。邵位西來江會議，已有頭緒，不知渠回浙後，彼中在事人能允行否？舍此一籌，則餉源已竭，實有坐困之勢。東安土匪，不知近日何如？若不犯邵陽界，則吾邑尙可不至震驚。帶兵之事，千難萬難。澄弟帶勇至衡陽，溫弟帶勇至新橋，幸託平安；嗣後總以不帶勇爲妙。吾閱歷二年，知此中搆怨之事；造孽之端，不一而足，恨不得與諸弟當面一一縷述之也！諸弟在家侍奉父親，和睦族黨，盡其力之所能爲；至於團練帶勇卻不宜。澄弟在外已久，諒知吾言之具有苦衷也！寬二弟去年下世，未寄奠分，至今歉然於心；茲付回銀二十兩，爲寬二奠金，望送交任尊叔夫婦手收。植弟前信，言身體不健。吾謂讀書不求強記，此亦養身之道。凡求強記者，尙有好名之心，橫互於方寸，故愈不能記。若全無名心，記亦可，不記亦可，此心寬然無累，反覺安舒；或反能記一二處，亦未可知。此余閱歷語也！植弟試一體驗行之。餘不一一，即問近好。

同前 (八月十三日)

胡二等來大營，接奉父親大人，叔父大人手諭，及諸弟各書，具悉一切。此次余已月餘未寄家信。七月十八夜，忽報塔軍門大病，至三更而凶問至。余十九往九江陸營，料理一切，派周鳳山統領潯城陸軍。至廿三日，湖口水陸開仗，蕭捷三陣亡。廿五日，余又從九江回至青山水營；連日大北風，不能辦一事。廿九日，羅山兄由義甯州，單騎行六百里，至南康同，議大局。余初一日又回南康。李次青自七月十四渡湖，攻剿湖口。十八，廿一，廿三，連獲勝仗，現已入奏。初四，初八，又獲勝仗。而水師初八日，開仗小挫，失去礮船廿一號，小划二號。次早初九未明，賊船大隊前來撲營，我軍極力堵禦；轟擊二時，該匪敗退。今年內湖水師，分爲兩幫；前幫四營，後幫五營，各船各號。初八之勝，初九之敗，皆後幫之事，前幫未曾與聞。故水營雖小挫，尙足以自立。羅山一軍，定計由崇通以進剿武漢。駱中丞奏調羅軍，回剿湖南境內；余令其掃蕩崇通一帶，則巴陵平江皆安，即所以湘固省北門之鎖鑰也，由崇通以擣武漢；則有裨於大局，不僅保全桑梓；年內仍可來南康湖口，與余軍會合。余在南康，已過五月，不能打出湖口，僅能保全江西，無能補益全局，焦灼難名！癩疾日甚，身無完膚，夜不成寐；惟日服滋陰之劑，以冀平善。九弟信來，言紀澤姻事。澤兒年尙輕，姻

事概由父親大人作主，或早辦，或遲辦，或豐或儉，均請父親經理，內子不得自主也！至入贅之說，則斷不可，我鄉向無此。今冬明年讀書，亦由父親大人作主，諸弟爲我擇師可也！余在軍中，諸事冗雜，多不能安，家事尤不克兼顧。羅研生將來營中，不能教書耳！即問近好。

致澄溫沅洪弟

（八月廿七日書於南康軍中）

十四日良五彭四回家，寄去一信，諒已收到。嗣羅山於十六日回剿武漢，霞仙亦即同去。近接武昌信息，知李鶴人於八月初二日敗挫金口，陸營被賊踢毀；胡潤芝中丞，於初八日被賊踢破麥山陸營。南北兩岸陸軍皆潰，勢已萬不可支；幸水師尙足自立，楊彭屯紮沌口。計羅山一軍，可於九月初旬抵鄂，或者尙可轉機。即鄂事難遽施轉，而羅與楊彭水陸依護，防禦於岳鄂之間，亦必可固湘省北路之藩籬也！內湖水師，自初八日以後，迄未開仗，日日操演。次青尙紮湖口；周鳳山尙紮九江，俱屬安謐。葛十一於初八日在湖口陣亡，現在尋購屍骸，尙未覓得；已奏請照千總例賜卹。將來若購得屍骸，當爲之送柩回里；如不可覓，亦必釀金寄卹其家。此君今年大病數月，甫經全愈，尙未復元，即行出隊開仗；人勸之勿出，堅不肯聽，卒以力戰捐軀，良可傷憫！可先告知其家也！去年臘月廿五夜之役，監印官潘兆奎，與

文生葛榮冊同坐一船，均報陣亡，已入奏請卹矣！頃潘兆奎竟回至江西，云「是夜遇漁舟撈救得生」，則萬元五或尙未死，亦未可知；不知其家中有音耗否；癘疾稍愈，今年七八兩月最甚，諸事廢弛。餘俟續布，順問近好。

甲三甲五等兄弟，總以習勞苦爲第一要義。生當亂世，居家之道，不可有餘財；多財則終爲患害。又不可過於安逸偷惰。如由新宅至老宅，必宜常常走路，不可坐轎騎馬。又常常登山，亦可以練習筋骸。仕宦之家，不蓄積銀錢，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，一日不勤，則將有飢寒之患，則子弟漸漸勤勞，知謀所以自立矣！再父親大人於初九日大壽；此信到日，恐已在十二以後。余二十年來，僅在家拜壽一次。遊子遠離，日月如梭，喜懼之懷，寸心惴惴。又十一月初三日，爲母親大人七旬晉一冥壽，欲設爲道場，殊非儒者事親之道；欲開筵觴客，又乏哀痛未忘之意。茲幸沅弟得進一階，母親必含笑於九京。優貢匾額，可於初三日懸挂。祭禮須極豐腆，即以祭餘讌客可也！昨接上諭，補兵部右侍郎缺。此缺廿九年八月，曾署理一次，日內當具摺謝恩。澄侯弟在縣，何日歸家；辦理外事，實不易易，徒討煩惱。諸弟在家，吾意以不干預縣府公事爲妥，望細心察之。卽問近好。

同前

（九月三十日書於屏風水營）

廿六日王如一朱梁七至營，接九月初二日家書；廿九日劉一彭四至營，又接十六日家書，具悉一切。沅弟優貢喜信，此間廿三日，彭山配接家書，即已聞之；廿七日得左季高書，始知其實；廿九日得家書，乃詳也！沅弟在省，寄書來江西大營甚便，何以無一字報平安耶？十月初，當可回家，爲父親叩祝大壽。各省優貢朝考，向例在明年五月，沅弟可於明年春間進京。若由浙江一途，可使道由江西至大營，兄弟聚會。吾有書數十箱在京，無人照管，沅弟此去，可經理一番。自七月以來，吾得聞家中事有數件可爲欣慰者。溫弟妻妾皆有夢熊之兆。足慰祖父母於九泉，一也！家中婦女大小，皆紡紗織布，聞已成六七機；諸子姪讀書尙不懶惰，內外各有職業，二也！闔境豐收，遠近無警；此間兵事平順，足安堂上老人之心，三也！今又聞沅弟喜音，意我家高曾以來，積澤甚長，後人食報，更當綿綿不盡；吾弟年富力強，尤宜時時內省，處處反躬自責，勤儉忠厚，以承先而啓後，互相勉勵可也！內湖水師，久未開仗，日日操練，夜夜防守，頗爲認真。周鳳山統領九江陸軍，亦尙平安。李次青帶平江勇三千，在蘇官渡；去湖口縣十里，頗得該處士民之歡心。茶陵州土匪，間竄擾江西之蓮花廳永新縣境內，吉安人心震動。頃已調平江勇六百五十人，前往剿辦；又派水師千人，往吉防堵河道，或可保全。余癱疾迄未大愈，幸精神尙可支持。王如一等來，二十四日始到。

余怒其太遲，令其卽歸，發途費九百六十文，家中不必加補，以爲懶漫者戒。寬十在營住一個月，打發銀六兩，途費四千。羅山於十四日克復崇陽後，尙無信來。羅研生兄於今日到營。紀澤紀良登九峯山詩，文氣俱順，且無猥瑣之氣，將來或皆可冀有成立也！餘不一。

同前

（十月十四日書於南康府屏風水營）

十月十三，縣城專人來營，接到父親大人手諭；同日成章鑑來，又接植弟十五，十八日二函，具悉一切。張德堅處寄書，至今尙未到。溫弟得生一女，母子平安，甚慰！甚慰！聞其側室亦有夢熊之兆，想當再索得男也！唐萃淵父臺愷惻慈祥，吾邑士民愛戴；此際去任，自必攀轅挽留。留好官，非干預公事可比。余之信所能止者，沅弟之信亦能止之；第不可早發，徒生疑竇耳！澄弟帶勇至株州朱亭等處，此間亦有此信。茲得沅弟信，知係康斗山劉仙橋二人；澄弟實未管帶，甚好！甚好！帶勇之事，千難萬難，任榮任怨，受苦受驚；一經出頭，則一二三年，不能離此苦惱。若似季弟吃苦數月，便爾脫身，又不免爲有識者所笑。余食祿有年，受國厚恩，自當盡心竭力，辦理軍務；一息尙存，此志不懈。諸弟則當伏處山林，勤儉耕讀，奉親教子，切不宜干涉軍政；恐無益於世，徒損於家至囑！羅山分軍在濠頭堡失利，彭三元李善春殉難。有此一挫，武漢恐不能卽復。潯陽周鳳山一軍，湖口李次青一軍，及

水軍平安如故。茶陵賊匪竄至江西，安福永新失守，吉安府城戒嚴。在次青處調平江勇千三百人往援，周臬臺亦帶千餘人往剿，不知能迅速撲滅否？余癘疾日痊；營務平善，無勞罣慮。諸弟爲我稟告父親大人，叔父大人，千萬放心。不一一具。

政澄溫沅洪弟

（十月十九日書於屏風水次）

十月初一日，寬十等歸，寄一函；縣城專差來，又寄一家信，想均收到。營中日內如常。周鳳山九江陸軍三千餘人，尙屬整頓。次青在湖口，因分去千三百人往剿吉安，刻擬添募五百人，以厚兵力。吉安之事，聞周臬臺帶千人已至，或足以資剿辦。羅山在羊樓洞，廿六獲勝後，尙無嗣音。茲因春二患病，維五送之還家，復寄數行，以慰堂上老人懸念。羅山在岳鄂間，軍氣單弱，余甚不放心家中；上而衡郴，下而岳平，均多可虞，望多送信幾次來大營也！

同前

（十一月初四日書於南康府水營）

十月廿八日，在十等到營，接奉父親大人手諭，紀澤兒稟件，及姪兒外甥等壽詩，具悉一切。澄弟在朱亭帶勇，十八，九可以撤營，欣慰之至！兵凶戰危，一經帶勇，則畏縮趨避之念，決不可存；兵端未息，恐非二三年所能掃除淨盡。與其從事之後，而進退不得自由，不

如早自審度，量而後入。想諸弟亦必細心籌維也！南康水師，廿八日開仗一次，失長龍船一號。九江陸軍，相持如故。李次青在湖口，亦未開仗。黃莘農先生今年爲我軍辦理捐輸，已解銀六十餘萬兩；未收者，尙有二十餘萬。水陸兵勇，自入江西境內，已用口糧百餘萬；此項捐款，實爲大宗。目下捐款，將次用畢，莘翁又接辦鹽務。鹽務之可以籌餉者，有二端：一則四月間，奏請浙鹽三萬引，現在陸續運行，大約除成本外，可獲淨利十萬兩；一則於江西饒州吳城萬安新城四處設卡，私鹽過境，酌抽稅課，大約每月亦可得銀萬餘兩。若此兩舉刻期辦齊，則明年軍餉，竟可無慮。黃司寇之爲功於我軍者大矣！浙江鹽務，先須成本十餘萬，現請郭雲仙往浙一行，張羅本錢；雖未必有濟，姑試圖之。羅山自入湖北境內，克復崇通後，忽有濠頭堡之挫；旋於廿六日，初三日兩獲大勝，軍威大振。僞北王，僞翼王，俱上犯岳鄂之交，楚軍孔棘。乃十月初二早，廬州克復，殺賊近萬，官兵卽日可擣安慶。上游之賊，均須回救安省；韋石三逆，或傳退回下游，兩湖之事，近日必可漸鬆。此吾省之福而亦國家之厚澤；冥冥中巧爲布置，使悍賊不得逞志於兩湖也！兄身體如常，癱疾未愈。昨日係先妣七旬晉一冥壽，軍中不得備禮以祭，負罪滋深！莘翁自省來營，商議鹽事，軍中亦無盛饌款之，故未將冥壽之期告之也！

致澄溫沅洪弟

(十二月初一日書於南康舟中)

安五蔣一來，接到父大人手諭及各書函，欣悉溫弟生子之喜，至慰！至慰！我祖父母生平無一缺憾之事，惟叔父一房，後嗣未盛，九泉尙未滿意。今叔父得抱長孫，我祖父母必含笑於地下，此實一門之慶。而叔父近年於吉公祠，造屋辦祭，極勤極敬；今年又新造兩頭橫屋，剛值落成之際，得此大喜，又足見我元吉太高祖庇祐後嗣，呼吸可通，洋洋如在也，安五等途次遇賊，迂折數日，始歸正道。彭雪琴於袁州遭亂警，拋棄行李，與安五等同步行數百里；千辛萬苦，現尙未到大營。江省於十一月初十日臨江失守，十一日瑞州失守；兩府同陷，人心惶恐，不得已，調九江周鳳山全軍前往剿辦，暫解潯城之圍。吾率水軍及湖口青山兩處陸軍尙駐南康，安穩如常。吾今年擬付銀百兩回家，以三十兩奉父親大人甘旨之需，以二十兩爲叔父大人舍館之需，以五十兩供往年資送親族之舊例。此時瑞臨有賊，道途梗阻，不能令長夫帶銀還家。昨接馮樹堂信，言渠將寶慶捐功牌之銀，送二百兩與子植，爲進京川資，不審已收到否？如已收到，即請子植先代出百金，明年來大營，如數給還。或有所增加，亦未可知。如未收到，即請澄侯代爲挪借百金，即付還歸款也！資送親族之項，比往年略有增改，茲另開一單，祈酌之。

同前 (咸豐六年正月十八日自江西南康府水營發)

去年臘月初二，遣胡二佑七送家信，中途遇賊，搶去銀兩等件，仍回南康大營。嗣後未專人回家，想父親，叔父及家中老幼懸望之至。以瑞臨尚未克復，長夫視爲畏途，故遲遲也！自周鳳山至江西省城，人心爲之安定。十二月初四日，大戰樟樹鎮，殺賊千餘，軍威頗振。其時即應留賊之浮橋，星夜修造；次日渡河，攻剿臨江，必可得手。周鳳山不敢渡河，而移勦上游六十里之新淦。失此機會，於是省城各大吏，有請其移兵救援吉安，以解重圍者；有欲其上勦峽江者；有求其留守新淦者。遷延商榷，遂踰二旬。周鳳山以水師孤紮樟鎮，恐致疎虞，派辰勇常勇八百人至樟樹護圍水師。正月初二，賊匪渡河來撲辰常二勇人少敗挫，傷亡二百餘人，幸初三日大戰獲勝，軍威復振。蓋賊匪於初二日得勝後，即上竄新淦，撲周鳳山之營。而周鳳山於初二日聞敗後，亦速回樟樹，爲辰常二勇之援，中途遇於瓦山，大戰，殺賊千餘，奪馬七十餘匹，軍械鍋帳無算。初七日，彭雪琴水師又獲勝仗，拆賊浮橋，奪賊新舟。水陸兩軍，目下仍緊扼樟鎮，江西省城可保無虞。至南康青山湖口水陸各營，自臘月初三青山戰勝後，未經開仗。李次青帶平江勇駐湖口，訓練不懈，日有起色。惟望羅山在湖北克復武漢，周彭在樟鎮克復臨瑞，大局方有轉機耳！余身體如常，癱疾愈十六七，高雲亭於去

年十月初二，三來營，診視癱疾，但云，「可治」，並未開方。去後寄二方來，云，「須服一百帖」今已服六十帖，大有效驗，不知果可斷根否？茲將二方鈔回一覽。此間並湖北軍情，有寄羅山觀察一函，亦鈔回覽。茲專人由義甯平江長沙回來，不知可無梗阻否？年終，奉聖恩賜福字一方，大小荷包三對，食物各件，於正月十六日接到；茲將軍機處原咨鈔回。其賜件暫不敢寄；俟道途肅清，再行專送。去臘初旬之函，茲一併附呈。餘不一一，即問近好。

同前

（二月初八日書於南康）

正月十九日發去家信，交王發六劉照一送回，又派弋什哈蕭玉振同送，想日內可到。正月三十日，二月一日，連接澄侯在長沙所發四信，具悉一切。唐四景三等，正月所送之信，今尙未到營。江西軍事，日見敗壞而不可收拾。周鳳山臘月四日攻克樟樹，不能乘勢進取臨江。失此機會，後在新淦遷延十餘日，正月五日復回樟鎮；因浮橋難成，未遽渡剿臨江。吉安府城，已於二十五日失矣！周臬司陳太守等，堅守六十餘日，而外援不至；城破之日，殺戮甚慘。僞翼王石達開，自臨江至吉安督戰，既破吉郡，自回臨江，而遣他賊分攻贛州，以通粵東之路。如使贛郡有失，則江西之西南五府，盡爲賊有。北路之九南饒，本係屢經殘破之區。九江早爲賊據，僅存東路數府耳！羅山觀察久攻武昌，亦不得手。現今飛函調其回江

救援；但道途多梗，不知文報達否？劉印渠一軍，聞湘省將籌兩月口糧，計二月初啓行，不知袁州等處果能得手否？余在南康，身體平安，癱疾已好十之七。青山陸軍正月十八日攻九江一次，殺賊百餘人。水師於廿九日打敗仗一次，失去戰舟六號。湖口陸軍，於初一日打勝仗，殺賊七八十人。省城官紳，請余晉省就近調度。余以南康水陸不放心，尙未定也！紀澤兒定三月廿一日成婚，七日卽回湘鄉，尙不爲久。諸事總須節省。新婦入門之日，請客亦不宜多。何者宜豐，何者宜儉，總求父親大人酌定之。紀澤兒授室太早，經書尙未讀完。上湖江太夫人來嬪之年，吾父亦係十八歲。然常就外傳讀書，未久耽閣。紀澤上繩祖武，亦宜速就外傳，毫無虛度光陰。聞賀夫人博通經史，深明禮法。紀澤至岳家，須緘默寡言，循循規矩，其應行儀節，宜詳問諸習，無臨時忙亂，爲岳母所鄙笑。少庚處以兄禮事之。此外若見各家同輩，宜格外謙謹，如見尊長之禮。新婦始知吾家，教以勤儉。紡績以事縫紉，下廚以議酒食；此二者，婦職之最要者也！孝敬以奉長上，溫和以待同輩；此二者，婦道之最要者也！但須教之以漸。渠係富貴子女，未習勞苦；由漸而習，則日變月化，而遷善不知。若改之太驟，則難期有恆。凡此祈諸弟一一告之。江西各屬告警，西路糜爛。子植若北上，宜走樊城，不宜走浙江；或暫不北上亦可。優貢例在禮部考試，隨時皆可補考。余昔在禮部閱

卷數次，熟知之也！

致溫六弟（四月初八日）

三月廿八日有小夥計自鄂來江，乃初九日起程者，接潤之老板信三條，知雄九老板噩耗。吾邑偉人，吾店首功，何堪聞此！迪安老板新開上湘寶行，不知各夥計肯聽話否？若其東來，一則恐無盤纏，二則恐潤老板太單薄，小店生意蕭條。次青夥計在撫州賣買較旺；梧岡夥計亦在彼幫助。鄧老八林秀三，亦在彼合夥也！雪琴河裏生意尙好，浙閩均有些夥計要來，尙未入境。黃虎臣老板，昨往瑞州去做生意，欲與印渠老行通氣不知可得手否？余身體平安，癱疾全愈。在省城與秋山寶店相得；特本錢太少，夥計又不得力，恐將來火食爲難耳！餘不一一。澄四老板，三月十九發一信來，已收到矣！開益號手具。潤公老板，迪安老板，義渠寶號，吳竹寶店均此。來夥計二人，照給白貨；初七日到小店，初九日行。

致澄侯沅浦季洪弟（七月二十七）

七月十六夜溫甫弟自瑞州坐戰船至省，兄弟相會，得悉闔家老幼平安。十九日韓升至，接澄弟書，備悉一切，欣慰無似！此間軍事，李次青在撫州，大小三十餘戰，小挫二三次，餘俱獲勝；雖未克復府城，而東路十餘州縣，賴以保全。饒州經畢金科於六月廿二日大戰攻

克，月內尙屬安謐。彭雪琴、吳城水師平安，賊舟亦未上犯。瑞州自溫甫與吳普、劉諸軍到後，江西省城又發兵四千前往迎接，十五日已相會合。十七日賊來撲營，省兵幾不能支，幸楚軍援救，轉敗爲勝。廿三日，吳竹莊率彪勇千人，並省兵八百人，回剿新昌縣。瑞州賊勢浩大，守備完密，尙難遽破也！溫弟之病，係傷暑熱，在營誤服大黃太多，幾至陽陷於陰；現服補陽之劑，日就痊可，二日內，能食能眠；若再服補藥數帖，即可復元矣！余身體平安，癱疾自腿以上皆未發。江西年穀豐稔，足以告慰。順候近好！

同前 (八月十八日)

七月之季，遣劉一安回家，寄呈家書，想已得達。溫弟之病，日見痊愈；因盛暑行軍，過於勞苦，又誤服大黃太多，故到省後，以溫補而始奏效；再調養半月，即可復元，仍回瑞州也！瑞郡官軍屢獲大勝，軍威日振；賊勢日蹙；惟聞僞翼王石達開，自鄂中東下，爲李迪菴所敗，或當來援瑞州，不免大戰數場。果能擒此巨魁，獻俘北闕，則江省全局立轉；破竹之勢，易於著手耳！七月下旬，有永豐敗匪，勾結江閩交界之邊錢會匪，連陷南豐、新城、瀘溪、貴溪、弋陽等縣，河口一鎮。廣信府城十分危急，幸浙江防兵之在玉山者，逾境來援，信郡尙保無恙。一波特起，全省震盪。現抽撥次青、撫州軍中四千人，往剿河口，未審能迅速撲滅否？

閩兵尙在建昌，兵多賊少，克復久稽；粵兵在贛，得保要郡，差強人意。畢金科在饒州，彭雪琴在吳城，均尙平安。前三月間，澄弟在長沙兌李仲雲家銀二百兩，刻下營中實無銀可撥，只得仍在家中籌還。前年所買衡陽王家洲之田，可仍賣出，以田價償李家之債可也！余身體平安，癘疾略發，尙不甚爲害。

同前 (九月初十日瑞州營次)

九月初二，劉一來江西，奉父親大人，叔父大人手諭，敬悉家中平安。而澄弟在永豐，沅弟在省，季弟居稍遠，均無安信；紀澤兒亦未寫信，殊不可解。自瑞臨道梗，不通音問者已八閱月。此次劉一等回家，紀澤應驚喜異常，寫詳稟以告家中之瑣事，以安余之心。卽今年新婦一節，亦應將喜事之首尾，新婦之賢否，縷晰稟告，何竟無一字陳耶！嗣後每次長夫來營，紀澤必寫詳稟一封，細述家中及親鄰之瑣事；並陳己身及諸弟之學業。每次以一千字爲率，卽以此當問視之子職可也！溫甫病已全愈，眠食均皆復舊；惟脚力略軟，是以尙留省城，再爲調養。余於初三日自省起程，初五日至瑞州。劉時衡營務整肅，治軍如治一家，每日皆飯畢，始近黎明，深堪佩服。普承堯寶勇營，亦隊伍整齊。吳竹莊彪字勇，現分出進省，另剿東路廣信之賊。省兵五營在瑞者，亦尙有規矩。余駐瑞數日，卽行回省，令溫弟來瑞

也！沅弟在長沙招勇，不知係代南坡兄辦就後，即交他人管帶；抑係親自統轄，與周鳳山併爲一軍乎？抑各樹一幟乎？此間有鳳新虎三營，千七百人，周鳳山之舊部也！益以渠在長沙所招之千五百人。王吉昌投効之八百人，已足自成一軍，皆永州道新甯江四屬之人。即不收王吉昌之勇，亦尙有伍化較等營，可以合併。沅弟所招之湘勇，似不必與周合。如來瑞州，則與峙衡合可也！與寶勇合亦可也！如來吉安，則須另覓一軍合之。沅弟與黃南兄夏憩兄熟商後，望專人飛速寄信來江。餘俟續布。

致澄侯弟（九月和十日）

頃接來緘，又得所寄吉安一緘，具悉一切。朱太守來我縣，王劉蔣唐往陪，而弟不往，宜其見怪。嗣後弟於縣城，省城，均不宜多去。處茲大亂未平之際，惟當藏身匿迹，不可稍露圭角於外。至要！至要！吾年來飽閱世態，實畏宦途風波之險，常思及早抽身，以免咎戾。家中一切，有關衙門者，以不與聞爲妙。

致沅浦弟（九月十七日）

十七日李觀察處遞到家信，係沅浦弟在省城所發者。黃南兄勸捐募勇，規復吉安，此豪傑之舉也！南路又出此一枝勁兵，則賊勢萬不能支。金田老賊，癸甲兩年北犯者，既已隻輪不

返，而曾天養羅大綱之流，亦頻遭誅殛。現存悍賊，惟石達開韋俊陳玉成數人，奔命於各處。實有日就衰落之勢。所患江西民風柔弱，見各屬並陷，遂靡然以爲天傾地圻，不復作反正之想；不待其迫脅以從，而甘心蓄髮助戰。希圖充當軍帥，旅帥，以訛索其鄉人，擄掠郡縣村鎮，以各肥其私囊；是以每戰動盈數萬人，我軍爲之震駭。若果能數道出師，禽斬以千萬計，始則江西從逆之民有悔心，繼則廣東新附之賊生疑貳，而江西之局勢必轉，粵賊之衰象亦愈見矣！南兄能與吉安一路出師，合瑞表已列爲三路，是此間官紳士民所禱祀以求者也！即日當先行具奏。沅弟能隨南翁以出，料理戎事，亦足增長識力。南翁能以赤手空拳，幹大事而不甚著聲色，弟當留心倣而效之。夏憩兄，前亦欲辦援江之師，不知可與南兄同辦一路否？渠係簪纓巨室，民望所歸；又奉特旨援江，自不能不速圖集事。惟與南兄共辦一枝，則衆擎易舉；若另籌一路，則獨力難成。沅弟若見憩翁，或先將鄙意道及，余續有信奉達也！周鳳山現在省城，余飛札調之來江；蓋欲令渠統一軍，峙衡統一軍，一紮老營，一作游兵，不知渠已接札否？望沅弟催之速來。其現在袁州之伍化蛟黃三清，本係渠部曲，可令渠帶來也！

同前 (十月初二日江西省城寄)

二十七日，胡二等來營，接手書，具悉一切。兄十七日在瑞州發去之函，臚列弟與周梧

岡來瑞赴吉之利害，不敢專，輒請左季兄夏憩兄黃南兄爲我斷決；而弟之行止，則斷以與溫併軍而毫無疑義，此際想早收到。十九日，兄自瑞返省，聞次青十七日之失。緣次青初二日分兵攻剿近縣，初四日克復宜黃，初九日克復崇仁，又分數百人出防許灣；前後兵撥出四千有餘，老營單薄，遂致疎失。此時廣信須派重兵防守，豐城進賢等縣，亦宜屯駐一旅，以爲近省藩籬。此間兵勇，不敷分布，意欲調周梧岡一軍，與弟辦夏黃之師，同來章門。又以餉需無出，不敢多招食客，以重主人之愆，是以梧岡一軍，或赴吉安，或赴袁州，仍聽駱中丞之調度。其弟岐山自撫州敗後，亦飭其帶鳳字營，暫回湖南，歸併梧岡大隊。惟弟所部之千五百人者，兄意決望其仍來瑞州，與溫併營。蓋峙衡治軍整齊，實超流輩。弟若與之同處一二月，觀摩砥礪，弟與溫合之三千人，決可望成勁旅。而憩兄南兄與我投契夙深，又爲此間官紳之所屬望。一至章門，則噓枯振萎，氣象一新，使我眉間忽忽有生氣。望弟商之季兄憩兄南兄，卽率此千五百人速來瑞州，兄得與憩南兩君熟商一切，大局或有轉機；溫弟亦得更番歸省，公私實爲兩利。如衆議必欲爲吉安之行，亦望先來瑞州，小駐半月；然後自袁入吉，亦不過少遲月餘。此間諸務，有不能不面談者；而弟與憩南二公新軍，勢亦有不能與梧合，僅可與溫峙湘實合者。此中氣機，弟與季翁自必熟知之也！茲專人送長沙信，另有信送新隄胡蓮舫

處。

致紀澤兒 (十月初二日)

胡二等來，接爾安稟，字畫尙未長進。爾今年十八歲，齒已漸長，而學業未見其益。陳岱雲姻伯之子號杏生者，今年入學，學院批其詩冠通場。渠係戊戌二月所生，比爾僅長一歲。以其無父無母，家漸清貧，遂爾勤苦好學，少年成名。爾幸託祖父餘蔭，衣食豐適，寬然無慮，遂爾酣豢佚樂，不復以讀書立身爲事。古人云：『勞則善心生，佚則淫心生。』孟子云：『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。』吾慮爾之過於佚也！新婦初來，宜教之入廚作羹，勤於紡績；不宜因其爲富貴子女，不事操作。大，二，三諸女，已爲做大鞋否？三姑一嫂，每年做鞋一雙寄余，各表孝敬之忱，各爭鍼黹之工。所織之布，做成衣襪寄來，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！余在軍中，不廢學問，讀書寫字，未甚間斷；惜年老眼蒙，無甚長進。爾今未弱冠，一刻千金，切不可浪擲光陰。四年所買衡陽之田，可覓人售出，以銀寄營，爲歸還李家欸。父母存，不有私財，士庶人且然；況余身爲卿大夫乎！余癱疾復發，不似去秋之甚。李次青十七日在撫州敗挫，已詳寄沅浦函中；現在崇仁，加意整頓三十日獲一勝仗。口糧缺乏，時有決裂之虞，深用焦灼！爾每次安稟，詳陳一切，不可草率。祖父大人之起居，闔家之瑣事，

學堂之功課，均須詳載。

致澄侯弟（十月初三日）

胡二等來，知弟不在家，出看本縣團練。吾兄弟五人，溫沅皆出外帶勇，季居三十里外，弟又常常他出，遂無一人侍奉父親膝下，溫亦不克遽歸侍奉叔父，實於論語「遠遊」「喜懼」二章之訓相違。余現令九弟速來瑞州，與溫併軍，庶二人可以更番歸省。澄弟宜時常在家，以盡溫清之職，不宜干預外事，至囑！至囑！李次青自撫州退保崇仁，尙屬安靜；惟敗勇之自撫回省者，日內在中丞署中，鬧請口糧，與三年又一村之局相似，實爲可慮。明年延師，父大人意欲請曾香海，甚好！甚甚！此君品學兼優，吾所素佩；弟可專人作書聘請；稍遲旬日，吾再手緘請之。其館金豐儉，請父大人酌定，吾自營寄歸可也！

致沅浦弟（十月初六日）

十月五日，接來緘，並季公篤公信。具悉一切。攻吉攻瑞，二者俱無把握。瑞則縱築長圍，環攻數月，仍不能下，亦屬意中之事。吉則初銳後頓，仍蹈袁瑞之轍。守吉安者爲周亞春、綽號豆皮春，城中頗有名跡；必謂我師能一至而舉之，余則未敢深信。惟此軍初起，勸捐皆以援吉爲名，湘省官紳皆以援吉爲念，勢之所在，余何能違衆而獨成其說；縱余欲達

衆，弟與梧岡之三千人者，豈敢違上而自定所向，無口糧而直赴瑞州乎？弟可從憩南兩兄，一聽略中丞左季兄之命，救東則東，救西則西。其周梧岡一軍，刻有稟來，余亦批其聽候南撫院調度。周岐山敗挫之營，余亦飭其回湘，歸併梧岡一軍，同赴吉安，以符湘省官紳之初議，而開江西上游之生面。至沅弟之所處，則當自爲審度；辱南翁青睞，代爲整理營務，送至吉安。無論戰之勝敗，城之克否，即可敬謝速行；或來章門與余相見，或歸里門侍奉老親，無爲僕僕久淹於外也！此事登場甚易，收身甚難；鋒鏑至危，家庭至樂，何必與兵事爲緣？李次青上年發憤帶勇，歷盡千辛萬苦；日昨撫州一敗，身辱名裂，不特官紳嘖有煩言，即其本邑平江之勇，亦怨言交加。兵猶火也！易於見過，難於見功。弟之才能，不逮次青；而所處之位，尙不如次青得行其志。若頓兵吉安城下，久不自決，以小戰小勝爲功，以勸捐辦團爲能；內乖脊令之義，外城騎虎之勢，私情公誼，兩無所取，弟之自計，不可不審；與憩南兩兄約，不可不明也！日內平江等勇，因口糧久缺，擁鬧衙署。兄情緒鬱亂，不克詳陳。季翁篤公兩處，並不克作答，弟可婉告顛末；或即將此信一呈，亦足以稍見余之鬱鬱。餘俟續布，不盡所言。

同前 (十月初九日)

初六日覆去一緘，言弟與夏黃周軍並赴吉安，刻計尙未達也！初八日，接來書，因次青撫州之挫，請撥周軍先至瑞州，中丞季兄，慨然允許，周協富以所初二日成行，斯誠不失救焚拯溺迫切之忱。第余初六日，業許援吉之行，初七日令周岐山還湘歸併鳳營，亦以赴吉告之；不得因弟一信，駭公一咨，而遽變成說也！且夏黃可爲我分憂而籌餉，溫沅可與我觀摩而奮興；弟與夏黃不來，而周軍獨來，難合瑞城之圍，徒增籌餉之慮，殊非余本意也！茲以書達季高，悉遵渠之初旨，送各批與梧桐，令其同赴吉安。如梧桐行至劉萬，可寄書令其折回醴陵小駐，以待弟至而同行也！周岐山自撫州敗後回湘，軍無鍋帳，弟可商之季翁籌給之。到吉後，約以半月爲率，卽速掣出，作游兵，馳剿各處，不可久頓城下。若事機順手，兄弟年內相見則幸耳！

前同 (十月十三日)

初十日覆緘，並周梧桐批稟，亮得速達。十二日接初三來緘，藉悉近狀。黃夏與周同赴吉安，既盡於昨書所云。十一日附片奏請此軍，頒發執照二千張，俾黃夏勸捐，稍得應手，茲趁來卒帶往。至札飭裕時兄接收捐款，專濟此軍一節，黃夏若果來瑞州，非中丞與季公初意，亦卽非司道時石諸公僉同之議；強人以曲從吾說，不得不設法將捐項羅歸此軍。今既全

數赴吉，則季公當能主持其事；捐款自爲此軍支用，不必更由余處下札，又多一重斧鑿痕也！至入吉以後。或速行掣動，或久頓城下，亦難預決。惟沅浦則以半月爲率，急來瑞州，俾溫甫得以更替歸省。此則家庭要事，弟當與南翁憩翁堅確訂約者耳！

致紀澤兒（十一月初五日）

接爾安稟，字畫略長進，近日看漢書，余生平好讀史記莊子漢書韓文四書，爾能看漢書，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！看漢書有兩種難處：必先通於小學訓詁之書，而後能識其假借奇字；必先習於古文辭章之學，而後能讀其奇篇奧句。爾於小學古文，兩者皆未曾入門，則漢書中不能識之字，不能解之句，多矣！欲通小學，須略看段氏說文，經籍纂詁二書。王懷祖（名念孫，高郵州人）先生，有讀書雜誌。中於漢書之訓詁，極爲精博，爲魏晉以來，釋漢書者所不能及。欲明古文，須略看文選，及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二書。班孟堅最好文章，故於賈誼，董仲舒，司馬相如，東方朔，司馬遷，楊雄，劉河，匡衡，谷永諸傳，皆全錄其著作。卽不以文章名家者，如賈山鄒陽等四人傳，嚴助朱買臣等九人傳，趙充國屯田之奏，韋元成議禮之疏，以及貢禹之章，陳湯之奏獄，皆以好文之故，悉載鉅篇。如賈生之文，既著於本傳，復載於陳涉傳，食貨志等篇。子雲之文，既著於本傳，復載於匈奴傳，王貢傳等篇。極

之充國贊酒箴，亦皆錄入各傳。蓋孟堅於典雅瓌璋之文，無一字不甄采。爾州十二帝紀閱畢後，且先讀列傳。凡文之爲昭明暨姚氏所選者，則細心讀之；卽不爲二家所選，則另行標識之，若小學，古文二端，略得途徑，其於讀漢書之道，思過半矣！世家子弟，最易犯一奢字，傲字。不必錦衣玉食，而後謂之奢也！但使皮袍呢褂，俯拾卽是，與馬僕從，習慣爲常，此卽日趨於奢矣！見鄉人則嗤其樸陋，見雇工則頤指氣使，此卽日習於傲矣！書稱世祿之家，鮮克由禮；傳稱驕奢淫佚寵祿過也！京師子弟之壞，未有不由於驕，奢二字者，爾弟與諸弟其戒之，至囑！至囑！

致沅浦弟（十一月初七日）

初六日俊四等至，接廿八夜來緘，具悉廿五日業經拔營，軍容整肅，至以爲慰！吉安殷富，甲於江西；又得諸紳傾城輸助，軍餉自可充裕。周梧桐一軍同行，如有銀錢，宜分多潤寡，無令己肥而人獨瘠。梧桐關於大局，不能受風浪；若紮營，放哨，巡更，發探，打仗，分枝，究係宿將，不可多得。主事匡汝諧在吉安招勇起團，冀圖襲攻郡城。聞湖南援吉之師，將別出一枝，起而相應；若與弟軍會合，宜善待之。袁州旣克，劉肅等軍，當可進攻臨江。六弟與普劉在瑞，聲威亦可日振。弟與夏黃諸兄到吉安時，或宜速行抽動，或宜久頓不移，

亦當相機辦理。若周軍與桂茶諸軍，足以自立，弟率湘人進勦來江；兄弟年內相見，則余之所欣慰者也！軍事變幻無常，每見詭疑震撼之際，愈當澄心定慮，不可發之太驟，至要！至囑！

致澄侯弟 (十一月初七日)

初六日俊四等來營，奉到父大人諭帖，並各信件，得悉一切。弟在各鄉看圖閱操，日內計已歸家。家中無人，田園荒蕪，堂上定省多闕；弟以後總不宜常常出門，至囑！至囑！羅家嫁事。暫可緩議。近世人家一入宦途，即習於驕奢，吾深以爲戒。三女許字，意欲擇一儉樸耕讀之家，不必定富室名門也！楊子春之弟，四人捐官者，吾於二月廿一日具奏；聞部中已議准部照，概交南撫。子春曾有函寄雪琴，似已領到執照者，請查明再行布聞。長夫在大營，不善擡轎；余每月出門，不過五六次，每出則搖擺戰栗，不合脚步。茲僅留劉一胡二盛四及新到之俊四聲六在此，餘俱遣之歸籍。以後即雇江西本地轎夫！家中不必添派人來也！此間軍務，建昌府之閩兵，昨又敗挫；而袁州克復，大局已轉，儘可放心。十月內，餉項亦略寬裕矣！

致沅浦弟 (十一月十四日)

昨信寄去實收二百張，想即收到。軍行何日抵吉？至以爲念。此間有游擊馬占魁，曾任龍泉營都司，茲回吉安府尋其眷屬。其人樸誠可憫，又新有足疾，貧不能自存，弟可優視而扶植之。吉安膏腴之區，卽不遽克復；若紮一老營，除供給本軍外，尙可兼解銀以潤省城。此間衆論，以爲弟軍到吉安，宜駐紮不動，不宜遽作抽掣他往之計；恐失民心，而涸利源也！望弟熟思而審度之。紮營不可離城太近，甯先遠而漸移向近，不可先近而後退向遠。至囑！至囑！如弟果紮駐吉安，余赴吉犒師一次，與弟會台，且與黃夏周一敘也！

致澄侯弟（十一月二十九日）

二十八日由瑞州營遞到父大人手諭，並弟與澤兒等信，具悉一切。六弟在瑞州，辦理一應事宜，尙屬妥善；識見本好，氣質近亦和平；九弟治軍嚴明，名望極振。吾得兩弟爲帮手，大局或有轉機。次青在貴溪尙平安，惟久缺口糧；又敗挫之後，至今尙未克整頓完好。雪琴在吳城，名聲尙好；惟水淺不宜舟戰，時時可慮。余身體平安，癰疾雖發，較之往在京師，則已大減。幕府乏好幫手，凡奏摺，書信，批稟，均須親手爲之，以是未免有延擱耳！余性喜讀書，每日仍看數十頁，亦不免拋荒軍務；然非此則更無以自怡也！紀澤看漢書，須以勤敏行之；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頁，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，今日半頁，明日數頁，又明日就

擱間斷，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。如煮飯然，歇則冷，小火則不熟；須用大柴大火，乃易成也！甲五經書已讀畢否？須速點速讀，不必一一求熟；恐因求熟二字，而終身未能讀完經書。吾鄉子弟，未讀完經書者甚多，此後當力戒之。諸外甥如未讀完經書，當速補之，至囑！至囑！

再余往年在京，曾寄銀回家，每年或百金，或二百金不等。一以奉堂上之甘旨，一以濟族親之窮乏。自行軍以來，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；今年三月，澄弟在省城，李家兌用二百金，此際實不能再寄。蓋凡帶勇之人，皆不免稍肥私橐。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，但求找身不苟取；以此風示僚屬，即以此仰答聖主。今年江西艱困異常，省中官員，有窮窘而不能自存者。即撫藩各衙門，亦不能寄銀贍家，余何敢妄取絲毫。茲寄銀三十兩，以二十兩奉父親甘旨之需，以十兩奉叔父大人含飴之佐；此外家用及親族常例，概不能寄。澄弟與我自湘潭一別後，已若漠然不復相關。而前年買衡陽之田，今年兌李家之銀，余皆不以爲然。以後儘可不必代管，千萬！千萬！

致沅浦弟 (十二月二十七日)

廿三日在九江，接弟初八日一緘；廿六日在隘口途次，又接弟十三日一緘，具悉一切。改民船爲戰船，是賊匪向來慣技。自前年水師舢板出，遂遠勝賊改之船。弟營若距水次太遠，

似不必兼習礮船；恐用之不熟，或反資敵也。十一日擊太和援賊，尙爲得手。與此賊戰，有兩難禦者：一則以多人張虛聲，紅衣黃旗，漫山彌谷，動輒二萬三四萬不等；季洪岳州之敗，梧桐樟樹之挫，皆爲人多所震眩也！一則以久戰伺瑕隙，我進則彼退，我退則彼又進，頑鈍詭詐，揉來揉去；若生手遇之，或有破綻可伺，則彼必乘隙而入，次青在撫州諸戰是也！二者皆難於拒禦。所幸多則不悍，悍則不多。蓋賊多，則中有裹脅之人；彼亦有生手，彼亦有破綻，吾轉得乘隙而入矣！告示及實收，新歲再當續寄。季高信甚明晰，以後得渠信，弟卽遵而行之，自鮮疎失。余於十九日抵九江，廿五六自九江回吳城，廿八九可抵省城。迪庵之陸師，更勝於甲寅塔羅合軍之時；厚庵水軍，亦超出昔年甚遠，而皆能不矜不伐，可敬愛也！袁州往返千餘里，吾卽不請父大人遠出；若江西軍事得手，明年或可奏明歸覲乎？餘不具，順賀歲禧。

再梧桐於軍中小事，尙能辦理妥叶；遇有大事，則無識無膽。設有探報，稱東路有賊數千，西路來賊數千，南北兩路各數萬，風聲鶴唳，大波特起，則梧桐搖惑無主，必須吾弟作主也！到吉安後，專爲自守之計，不爲攻城之計；打數大仗後，則軍心民心大定，此軍乃可特立也！弟若久駐吉安，余於正月初旬，卽至吉安犒師，並擬請父親大人來袁州一行；父

子相離四年，或得借此一見。則弟軍在吉安，不遽舉動，亦一好事也！於公，則吉安有一枝勁旅，籌餉較易；於私，則兄可借此以謁父親，不知弟意以爲然否？如以爲然，則請在彼深溝高壘，爲堅不可拔之計，先爲不可勝，然後伺間抵隙，以待敵之可勝。無好小利，無求速效，至囑！至囑！

同前

（咸豐七年丁巳正月十五日）

元旦接去臘廿五來函，初九又接除夕一函，均已閱悉。「待賊遠出，庶可邀截一節，痛加剿洗」，及「但求固守營壘，以俟各軍之至」等語，均係吾弟近日閱歷有得之言，吾亦於稟中批示矣！水師辦成，先燒江中賊船，自是絕接濟之一法；第恐哨勇未能老練，或以利器資敵，慎之！慎之！錢漕一稟，批語宜乾淨斬截。此事究應由地方官以全力支持，乃爲切實；不然，恐吾批愈結實，而人愈疑貳。此等處頗費斟酌，望吾南公壹志徑行，不恤其他。余擬日內赴瑞州軍營。吉安之行，必須至瑞後乃能議定。

致澄侯弟

（七年正月十八日）

十五日安七等來，接父親大人手諭，及弟與紀澤兒各信，具悉一切。弟之子配王梅谷之女，龍神訂庚，賀賀！堯階，芝生，蔭亭，梅谷，凡爲吾家之先生者，卽爲吾弟之親家。古

人言親師取友，吾弟可謂善於親師矣！余去年有一信，言第三女許羅山之次子，敬請父大人主其事。頃接閱信，知家中已有信與羅宅矣！惟余去冬至九江，晤李迪庵，知羅山生前曾與訂姻，以李女配羅子，業已當面說定；雖未過庚書，而迪庵此時，斷不肯食言。余聞迪庵之言，比即詳述一切，因訂定羅子決配李女，而余爲之媒。余之第三女，即另行擇壻，望弟詳稟父大人，可將此事中輟；縱已過女庚，亦可取還。緣羅子係恩賜舉人，恐人疑爲佳壻而爭之也！至要！至要！余於臘月廿八日，自九江回省。正月十二日，接到內賞福字，荷包，及食物等件。十七日自省城起行，十八日至奉新縣；因吳竹莊於正月初五日，克復此城，特來犒師也！二十日，可至瑞州會晤六弟，茲專人送福字，荷包，食物至家，祈查收、敬謹珍藏。又寄回日知錄一冊，二十四本，與兒子紀澤閱看。紀澤前有信，言家中無段氏說文，余記家有皇清經解，其中即有段說文一種，儘可取閱。又有經傳釋辭一種，亦小學之要也！紀澤若至省城，不宜久駐；過石潭時，不宜至羅家去。

致沅浦弟 (正月二十二日)

十八日烏山途次，接弟十一日所發一緘，具悉一切。兄於十七日卯刻出省，十八日至奉新，紳耆款留二日。廿一日，率吳竹莊之彪營等四千人，同來瑞州；擬於東北隅紮一大營，

則四面合圍，接濟可斷，聲息不通，或易得手。近日省中，因探報撫州之賊，意圖內犯，人心頗涉驚惶。而饒州畢都司一軍，因畢將初二日在景德鎮敗挫，不知下落，其老營紛紛潰散，饒防自蹙，岌岌可虞。福將軍於臘月三十日至廣信，十三日坐舟赴省，月內應可抵章門。圍城之法，紮營不宜太近。一則開仗之勢太蹙，一則軍事尚隱尙詭，不宜使敵人絲毫畢知也！余所刻實收，日內另專人送南翁處。南翁事，以後省垣不至掣肘也！

同前（正月二十六日）

廿四日專人至，接來件，知接戰獲勝；水師雖未甚如意，然已奪船數號，亦尙可用。水師自近日以來，法制大備；然其要全在得人。若不得好哨好勇，往往以利器資寇。弟處以全副精神注陸路，以後不必兼籌水師可也！用紳士不比用官；彼本無任事之責，又有避嫌之念，誰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。貴在獎之以好言，優之以廩給，見一善者，則痛譽之；見一不善者，則渾藏而不露一字。久久，善者勸，而不善者，亦潛移而默轉矣！吾弟初出辦事，而遂揚紳士之短，且以周梧岡之閱歷精明爲可佩，是大失用紳士之道也！戒之！慎之！余近發目疾，不能作字，率布數行，諸惟心照。

初一日，接二十六夜一緘，藉悉廿五日梧軍小挫，廿六日各軍大勝，至以爲慰。計二十

同前 (二月初三日)

七，八至初旬，援賊，城賊尙有數次大戰；數次大戰後，我軍營盤始穩，根基初固；從此以後，方可期賊勢之漸就衰落，方可斷接濟文報而冀就克復也！瑞州日內開挖長濠。南城峙衡，二十五日興工；北城諸營，二十七日興工；竹莊在東北，尙未興工。余日內赴省，一會福將軍，耽擱一日，卽仍回瑞。此間初合長圍，暫不克抽撥數營往吉也！玉班兄卽日當有信奉謝，弟先爲我致意。不一一。

同前 (九月廿二日)

十二日申刻，代一自縣歸，接弟手書，具悉一切。十三日未刻，文輔卿來家，病勢甚重，自醴陵帶一醫生偕行；似是瘟疫之症，兩耳已聾，昏迷不醒，間作譫語，皆樞記營中。余將弟已赴營，省城可籌半餉等事，告之四五次，渠已醒悟，且有喜色；因囑其靜心養病，不必罣念；營務余代爲函告南省江省等語。渠亦卽放心。十四日，由我家雇夫送之還家矣！若調理得宜，半月當可痊愈；復元則尙不易易。陳伯符十二來我家。渠因負咎在身，不敢出外酬應，欲來鄉爲避地計。黃子春官聲極好，聽訟勤明，人皆畏之。弟到省之期，計在十二日。余日內甚望弟信，不知金八佑九，何以無一人歸來？豈因餉事未定，不遽遣使歸與？弟

儘襁激似余，恐拂鬱或生肝疾，幸息心忍耐爲要。茲乘便寄一緘，託黃宅轉遞。弟接到後，望專人送信一次，以慰懸念。家中大小平安，諸小兒讀書，余自能一一檢點，弟不必望心。

同前（七年十月初四日）

廿二夜鏡後，佑九金八歸，接弟十五夜所發之信，知十六日赴吉安。屈指計弟廿四日的可抵營；廿五，六當專人歸來。今日尙未到家，望眼又復懸懸。吉字中營，尙易整頓否？古之成大事者，規模遠大，與總理密微，二者闕一不可。弟之總理密微，精力較勝於我。軍中器械，其略精者，宜另立一簿，親自記注，擇人而授之。古人以鏡仗鮮明，爲威敵之要務，恆以取勝。劉峙衡於火器，亦勤於修整，刀矛則全不講究。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，採買白蠟桿子，又辦腰刀，分賞各將弁，人頗愛重。弟試留心此事，亦總理之一端也！至規模宜大，弟亦講求及之；但講闊大者，最易混入散漫一路。遇事顛預，毫無修理，雖大亦奚足貴？等差不案，行之可久，斯則器局宏大，無有流弊者耳！頃胡潤芝中丞來書贊弟，有曰：『才大器大』四字，余甚愛之。才根於器，良爲知言。湖口賊舟，於九月八日焚奪淨盡。湖口梅家洲，皆於初九日攻克。三年積憤，一朝雪恥，雪琴從此重遊浩蕩之宇。惟次青尙在坎窞之中，弟便中可與通音問也！潤翁信來，仍欲奏請余出東征。余頃復信具陳其不宜，不知可止

住否？彭中堂復信一緘，由弟處寄至文方伯署，請其轉遞至京。或弟有書呈藩署，未添一筆亦可。李迪庵近有請假回籍省親之意，但未接渠手信。渠之帶勇，實有不可及處，弟宜常與通信，殷殷請益。弟在營須保養身體；肝鬱最易傷人，余生平受累以此，宜和易以調之也！

同前 (十月初十日)

十月初七日，接弟廿八日所發家信，具悉一切。所得餉銀，計可發兩月口食。細問得二金三等，言圍營弁勇夫役，皆歡聲雷動。似此氣象尚好；或者此出，事機順手；余與合家大小，均爲欣慰。家中內外平安。胡中丞信來，已於九月廿六日，專摺奏請余赴九江，總統楊彭二李之師。余重九所發之摺，至今未奉硃批。弟此刻到營，宜專意整頓營務，毋求近功近效。弟信中以各郡往事推度，尚有欲速之念。此時自治，毫無把握；遽求成效，則氣浮而乏內省，不可不察。進兵須由自己作主，不可因他人之言，而受其牽制。非特進兵爲然，即尋常出隊開仗，亦不可受人牽制，應戰時，雖他營不願，而我營亦必接戰；不應戰時，雖他營催促，我亦且持重不進。若彼此皆牽率出隊，視用兵爲應酬之文，則不復能出奇制勝矣！五年吳城水師，六年撫州瑞州陸軍，皆有牽率出隊之弊；無一人肯堅持定見，余屢誡而不改。弟誠解高出流輩，當知此事之係關最重也！寶勇本屬勁旅，督副將所統太多，於大事恐無主

張，宜細察之。黃南坡太守，有功於湖南，有功於水師，今被劾之後，繼以疾病，弟宜維持保護，不可遽以餉事煩之。逸齋知人之明，特具雙眼，豪俠之骨，瑩澈之識，於弟必相契合，但軍事以得之閱歷者爲貴；如其能來，亦不宜主戰事。各處寫信，自不可少；辭氣須不亢不卑，平穩愜適。余生平以懶於寫信，開罪於人，故願弟稍變塗轍。在長沙時，官場中待弟之意態，士紳中奪情之議論，下次信回，望略書一二，以備鄉校之采。吉安在宋明兩朝，名賢接踵，如歐陽永叔文信國羅一峯整庵諸公。若有鄉紳以遺集見贈者，或近處可以購見，望付數種寄家。餘俟續布。

同前 (十月十五日)

前信言牽率出隊之弊，關係至重。凡與賊相持日久，最戒浪戰。兵勇以浪戰而玩，玩則疲；賊匪以浪戰而猾，猾則巧。以我之疲，敵賊之巧，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。故於昔在營中，誠諸將曰：『甯可數月不開一仗，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。』此刻吉安營頭太多，余故再三諄囑。重九所發之摺，十二日奉到硃批，茲鈔付一覽。聖意雖許暫守禮廬，而仍不免有後命。進退之際，權衡實難也！

同前 (十月十六日)

在吉安紮營，不宜離城太近。蓋地太逼則賊匪偷營，難於防範，奸細混入，難於查察；節太短，則我軍出隊，難於取勢，各營同戰，難於分股。一經紮近之後，再行退遠，則足餒士氣，不如先遠而爲愈也！牽率出隊之弊，所以難於變革者，蓋此營出隊之時，未經知會彼營，一遇賊匪接仗，或小有差挫，即用令箭飛請彼營，前來接應；來則感其相援，不來則怨其不救。甚或並未差挫，並未接仗，亦以令箭報馬，預請他營來接應。習慣爲常，視爲固然，既恐惹人之怨憾，又慮他日之報復，於是不敢不去，不忍不去。夫戰陣呼吸之際，其幾甚微。若盡聽他營之令箭，牽率出隊，一遇大敵，必致誤事。弟思力革此弊，必須與各營委曲說明，三令五申；又必多發哨探，細偵賊情，耳目較各營爲確，則人皆信從，而前弊可除矣！

同前 (十月二十七日)

廿三夜彭一歸，接弟十五書，具悉一切。吉安此時兵勢頗盛。軍營雖以人多爲貴，而有時亦以人多爲累。凡軍氣宜聚不宜散，宜憂危不宜悅豫。人多則悅豫，而氣漸散矣！營雖多，而可恃者，惟在一二營；人雖多，而可恃者，惟在一二人。如木然，根好株好，而後枝葉有所託；如石然，柱好梁好，而後椽瓦有所麗。今吉安各營，以余意揆之，自應以吉中營，及

老湘胡朱等營，爲根株，爲柱梁；此外如長和，如湘後，如三寶，雖素稱勁旅，不能不儕之於枝葉椽瓦之列。遇小敵時，則枝葉之茂，椽瓦之美，儘可了事；遇大敵時，全靠根株培得穩，柱梁立得固，斷不可徒靠人數之多，氣勢之盛。倘使根株不穩，柱梁不固，則一枝折而衆葉隨之，一瓦落而衆椽隨之，敗如山崩，潰如河決，人多而反以爲累矣！史冊所載戰事，以人多而爲害者，不可勝數。近日如撫州萬餘人，卒致敗潰；次青本營，不足以爲根株，爲梁柱也！瑞州萬餘人，卒收成功；峙衡一營，足以爲根株，爲梁柱也！弟對衆營立論，雖不必過於軒輊，而心中不可無一定之權衡。來書言弁目太少。此係極要關鍵。凡將才有四大端：一曰，知人善任；二曰，善覘敵情；三曰，臨陣膽識，（峙有膽，迪厚有膽有識）四曰，營務整齊。吾所見諸將於三者略得梗概；至於善覘敵情，則絕無其人。古人覘敵者，不特知賊首之性情伎倆，而并知某賊與某賊不和，某賊與僞主不協；今則不見此等好手矣！賢弟當於此四大端下工夫，而卽以此四大端察同寮及麾下之人才。第一，第二端，不可求之於弁目散勇中；第三，第四端，則末弁中亦未始無材也！家中大小平安。胡潤之中丞，奏請余率水師東下；廿七日，送寄諭來家，茲鈔寄弟營一閱。餘俟續布。

同前（十一月初五日）

十一月初二日，春二甲四歸，接廿四夜來書，具悉一切。弟營中事機尙順，家中大小欣慰。帥逸齋之叔，號小舟者，於初二日來，攜有張六琴太守書緘，具告逸齋死事之慘。余具奠金五十兩交小舟，爲渠赴江西之旅資；又作書寄雪琴，囑其備戰船至廣信，迎護逸齋之眷口，由浙來江；又備舟至省城，迎護逸齋與其姪之靈柩，於南康會齊，同出湖口。由湖口段審至黃梅帥宅，不過數十里耳！前此仙舟先生墓門，被賊掘毀，余曾寄書潤之中丞，連舫員外，籌銀三四百兩，爲修葺之資。此次小舟歸里，可一并妥爲安厝；少有餘資，即以贍濟逸齋之眷口，然亦極薄，難已自存矣！東鄉敗挫之後，李鎮軍，周副將均退守武陽渡。聞耆中丞絨致長沙，請夏憩亭募勇數千赴江應援，不知確否？自洪楊內亂以來，賊中大綱紊亂，石達開下顧金陵，上顧安慶，未必能再至江西；即使果來赴援，亦不過多裹烏合之卒，悍賊實已無幾。我軍但能立脚，不特吉安力詭勝之，即臨江肅軍，亦自可勝之也！胡蔚之將以初十日回省，家中以後不請書啓朋友。韓升告假回家，余文案尙繁，不可無一人料理，望弟飭王福於臘月初回家交代後，即令韓升回省度歲。韓於正月初赴百營，計弟處有四十日，無人經管文案，即交彭椿年一手料理；決無疎失。韓升與王福二人，皆精細勤敏，無所軒輊。凌蔭廷於日內赴雪琴處。若弟處再須好手，亦可令浚赴吉也！

同前 (十一月二十五日)

二十四日王得一歸，接十六日信，具悉一切。以後有信，仍以專人送歸爲妥。只須一人，不必兩人，擇捷足如曾正七之類，更可迅速。鄧先生（鄧汪瓊號瀛皆）於初七日，專人來訂今冬上學，因迎其十五日入館。甲三於十八開課，廿三第二課。改文甚細心。甲五眼睛，近日已好十分之七八；右目能認寸大字，左目則能讀小注；每日靜坐二次，以助藥力之不及。鄧先生向來亦多病，得力於靜坐者深也！弟所寄各件，代普將請餉，代黃太守上稟，均係顧全大局。即使上官未必批准，亦不失緩急相顧之道。請獎一稟，尙欠安叶。湘後營一軍，不知從何處籌餉？即寶部亦自難支持。弟辭總理之任，極是！極是！帶勇本係難事，弟但當約旨卑思，無好大，無欲速，管轄現有之二萬人，甯可減少，不可加多。口糧業得一半，此外有可設法更好；即涓滴難求，亦自不至於脫巾潰散，但宜極力整頓，不必常以欠餉爲慮也！打仗之道，在圍城之外，節太短，勢太促，無埋伏，無變化，只有隊伍整齊，站得堅穩而已！欲靈機應變，出奇制勝，必須離城甚遠，乃可隨時制宜。凡平原曠野開仗，與深山窮谷開仗，其道迥別。去吉城四十里，凡援賊可來之路，須令哨長隊長。輪流前往該處看明地勢：小徑小溪，一邱一溪，細細看明，各令詳述於弟之前，或令繪圖呈上。萬一有出隘迎戰之時，則

各哨隊皆已了然於心。古人憂學之不講，又曰明辨之。余以爲訓練兵勇，亦須常講常辨也！家中四宅平安，不必聖念。

同前 (十二月初六日)

初四日午刻，蕭大滿劉得二歸，接廿八日來信，藉悉一切。吉永擊退大股援賊；三曲灘對岸之賊，空壁宵遁。看來吉安之事，尙易得手。王大誠所借先大父錢百千，收租十石者十餘年；收六石九斗者，又已二十年，實屬子過於母。澄弟與余商王氏父子太苦，宜焚券而蠲免之。初三日，請大誠父子祖孫來，檢券發還。日內報銷，大概規模摺一件，片三件，交江西省公代爲附奏。茲由蕭大滿等手帶至吉安，弟派安人，即日送江西省城，限五日送到。耆龍李三處并有信，專丁送家可也！左季高待弟極關切，弟即宜以真心相向，不可常懷智術，以相迎距。凡人以僞來，我以誠往，久之，則僞者亦共趨於誠矣！李迪庵新放浙中方伯，此亦軍興以來一僅見之事。渠兵得一暇字訣，非獨其平日從容整理；即其臨陣，亦回翔審慎，定靜安慮。弟理繁之才，勝於迪庵；惟臨敵恐不能如其鎮靜。至於與官場交換，吾兄弟患在略識世態，而又懷一肚皮不合時宜；既不能硬，又不能軟，所以到處寡合。迪庵妙在全不識世態，其腹中雖也懷些不合時宜，卻一味渾含，永不發露；我兄弟則時時發露，終非載福之道。

雪琴與我兄弟最相似，亦所以寡台也！弟當以我爲戒，一味渾厚，絕不發露，將來養得純熟，身體也健旺，子孫也受用；無慣習機權變詐，恐愈久而愈薄耳！李雲麟尚在吉安營否？其上我書，才識實超流輩，亦不免失之高亢，其弊與我略同。長沙官場，弟可通信否？此等酬應，自不可少，當力矯我之失，而另立塗輒，余生平制行，有似蕭望之。蓋寬饒一流人，常恐終蹈禍機，故教弟輩制行，早趨中和一路，勿效我之褊激也！黃子春丁外艱，大約年內回省；新任又不知何人。吾邑縣運，如王劉之沒，可謂不振；迪庵之簡放，可謂極盛。若能得一賢令尹來，則受福多矣！余身體平安，近日心血積虧，略似怔忡之象，上下四宅，大小安好。諸兒讀書如常，無勞遠注。

同前 (十二月十四日)

十二日正七有十歸，接弟信，備悉一切。定湘營既至三曲灘，其營官成章鑑，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，弟可與之款接。來書謂意趣不在此，則興會索然，此却大不可。凡人作一事，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，首尾不懈；不可見異思遷，做這樣，想那樣，坐這山，望那山，人而無恆，終身一無所成。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，實在受害不小。當翰林時，應留心詩字，則好涉獵他書，以紛其志；讀性理書時，則雜以詩文各集，以歧其趨，在六部時，又不

甚實力講求公事；在外帶兵，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，或讀書寫字，以亂其志意。坐是垂老，而百無一成；卽水軍一事，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。弟當以爲鑒戒。現在帶勇，卽埋頭盡力，以求帶勇之法；早夜莘莘，日所思，夜所夢，舍帶勇以外，則一概不管；不可又想讀書，又想中舉，又想做州縣，紛紛擾擾，千頭萬緒，將來又蹈我之覆轍，百無一成，悔之晚矣！帶勇之法，以體察人才爲第一，整頓營規，講求戰守；次之得勝歌中各條，一一皆宜詳求。至於口糧一事，不宜過於憂慮，不可時常發粟。弟營旣得楚局每月六千，又得江局每月二千，便是極好境遇。李希庵十二來家，言迪庵意，欲幫弟餉萬金。又余有浙鹽贏餘萬五千兩在江省，昨鹽局專丁前來稟詢，余囑其解交藩庫充餉。將來此款，或可酌解弟營，但弟不宜指請耳！餉項旣不勞心，全副精神講求前者數事；行有餘力，則聯絡各營，款接紳士。身體雖弱，卻不宜過於愛惜；精神愈用則愈出，陽氣愈提則愈盛；每日作事愈多，則夜間臨睡愈快活。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，將前將卻，奄奄無氣，決難成事。凡此皆因弟與會素然之言，而切戒之者也！弟宜以李迪庵爲法，不慌不忙，盈科後進，到八九個月後，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來。余平生坐無恆流弊極大；今老矣！不能不教誠吾弟吾子。鄧先生品學極好，甲三八股文有長進；亦山先生，亦請鄧改文。亦山教書嚴肅，學生甚爲畏憚。吾家戲言，戲動積習，

明年當與兩先生盡改之。下游鎮江瓜洲同日克復。金陵指日可克。厚庵放閩中提督，已赴金陵會勦，准其專摺奏事。九江亦即日可復。大約軍事，在吉安撫建等府結局，賢弟勉之！吾爲其始，弟善其終，實有厚望。若稍參以客氣，將以歡志，則不能爲我爭氣也！營中哨隊諸人，氣尙完固否？下次祈書及。

同前（十二月二十一日）

十九日亮一等歸，接展來函，具悉一切。臨江克復，從此吉安當易爲力，弟勉勉爲之。大約明春可復吉郡，明夏可克撫建；凡兄所未了之事，弟能爲我了之，則余之愧憾，可稍減矣！余前在江西，所以鬱鬱不得意者：第一，不能干預民事；有剝民之權，無澤民之位，滿腹誠心，無處施展。第二，不能接見官員；凡省中文武官僚，晉接有稽，語言有察。第三，不能聯絡紳士；凡紳士與我營欸愜，則或因而獲咎。坐是歎者，方寸鬱鬱，無以相伸。然此只坐不應駐紮省垣，故生出許多煩惱耳！弟今不駐省城，除接見官員一事，無庸議外，至愛民聯紳二端，皆可實心求之。現在餉項頗充，凡抽釐勸捐，決計停之；兵勇擾民，嚴行禁之。則吾夙昔愛民之誠心，弟可爲我宜達一二。吾在江西，各紳士爲我勸捐八九十萬，未能爲江西除賊安民。今年丁憂，奔喪太快；若忽然棄去，置紳士於不顧者，此余之所悔也！（若

少遲數日，與諸紳往復書問乃安。）弟當爲余彌縫此闕。每與紳士書札往還，或接見暢譚，具言江紳待家兄甚厚，家兄抱媿甚深等語。就中如劉仰素，甘子大二人，余尤對之有媿。劉係余請之帶水師，三年辛苦，戰功日著；渠不負吾之知，而余不克始終與共患難。甘係余請之管糧臺，委曲成全，勞怨兼任；而余以丁憂遽歸，未能爲渠料理前程。此二人，皆余所慚對，弟爲我救正而補苴之。余在外數年，吃虧受氣，實亦不少；他無所慚，獨慚對江西紳士。此日內省躬責已之一端耳！弟此次在營，境遇頗好，不可再牢騷之氣；心平志和，以迓天庥，至囑！至囑！承寄回銀二百兩，收到。今冬收外間銀數百，而家用猶不甚充裕，然後知往歲余之不寄銀回家，不孝之罪，上通於天矣！四宅大小平安。余日內心緒少佳，夜不成寐；蓋由心血積虧，水不養肝之故。春來當好爲調理。

同前

（咸豐八年正月初四日）

十二月廿八日，接弟二十一日手書，欣悉一切。臨江已復，吉安之克，實意中事。克吉之後，弟或帶中營圍攻撫州，聽候江撫調度；或率師隨迪安北勦皖省，均無不可，屆時再行相機商酌此事。我爲其始，弟善其終，補我之闕，成父之志，是在賢弟竭力而行之，無爲遽懷歸志也！弟書自謂是篤實一路人，吾自信亦篤實人，只爲閱歷世途，飽更事變，略參些機

權作用，把自家學壞了！實則作用萬不如人，徒惹人笑，教人懷憾，何益之有？近月憂居猛省，一味向平實處用心，將自家篤實的本質，還我真面，復我固有；賢弟此刻在外，亦急須將篤實復還，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，日趨日下也！縱人以巧詐來，我仍以渾含應之，以誠愚應之；久之，則人之意也消。若鈞心鬪角，相迎相距，則報復無已時耳！至於強毅之氣，決不可無；然強毅與剛愎有別。古語云：自勝之謂強，曰強制，曰強恕，曰強爲善，皆自勝之義也！如不慣早起，而強之未明即起；不慣莊敬，而強之尸坐立齋；不慣勞苦，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。強之勤勞不倦，是即強也！不慣有恆，而強之貞恆，即毅也！舍此而求，以客氣勝人，是剛愎而已矣！二者相似，而其流相去霄壤，不可不察！不可不謹！李雲麟氣強識高，誠爲偉器，微嫌辨論過易；弟可令其即日來家，與兄暢敘一切。兄身體如常，惟中懷鬱鬱，恆不甚舒暢！夜間多不成寐，擬請劉鏡湖三爺來此，一爲診視。聞弟到營後，體氣大好，極慰！極慰！劉詹巖先生釋，得一見否？爲我極道歉忱。黃莘翁之家屬，近狀何如？苟有可爲力之處，弟爲我方照拂之。渠爲勸捐之事，嘔氣不少，吃虧頗多也！母親之故，今年當覓一善地改葬；惟兄脚力太弱，而地師又無一可信者，難以下手耳！餘不一一。

再帶勇縱以能打仗爲第一義。現在久頓堅城之下，無仗可打，亦是悶事。如可移紮水東，

當有一二大仗開，第弟營之勇，銳氣有餘，沈毅不足。氣浮而不斂，兵家之所忌也！尙祈細察。偶作一對聯箴弟云：「打仗不慌不忙，先求穩當，次求變化；辦事無聲無臭，既要精到，又要簡捷。」賢弟若能行之此數語，則爲阿兄爭氣多矣！

同前（年正月十一日）

初七初八連接弟二信，具悉一切。亮一去時，信中記封有報銷摺稿，來信未經提及，或未得見耶？廿六早，地孔轟倒城垣數丈，而未克成功，此亦如人之生死，早遲時刻，自有一定，不可強也！總理既已接札，則凡承上起下之公文，自不得不照申照行，切不可似我疎懶，置之不理也！余生平之失，在志大而才疎，有實心而乏實力；坐是百無一成。李雲麟之長短，亦頗與我相似；如將赴湖北，可先至余家一敘再往。潤公近頗綜核名實，恐亦未必投洽無間也！近日身體略好；惟思歷年在外辦事，愆咎甚多，內省增疚；飲食起居，一切如常，無勞廬慮。今年若能爲母親大人另覓一善地，教子姪略有長進，則此中豁然暢適矣！弟年紀較輕，精力略勝於我；此際正宜提起全力，早夜整刷。昔賢謂宜用猛火煮，漫火溫，弟今正用猛火之時也！李次青之才，實不可及。吾在外數年，獨覺慚對此人，弟可與之常通書信；一則少表余之歉忱，一則凡事可以請益。余京中書籍，承漱六專人取出，帶至江蘇松江

府署中；此後或易搬回。書雖不可不看，弟此時以營務爲重，則不宜常看書。凡人爲一事，以專而精，以紛而散。荀子稱「耳不兩聽而聰，目不兩視而明」；莊子稱「用志不紛乃凝於神」，皆至言也！

同前（正月十四日）

十二日安五來營，寄第二號家信，亮已收到。治軍總須腳踏實地，克勤小物，乃可日起而有功。凡與人晉接周旋，若無真意，則不足感人；然徒有真意，而無文飾以將之，則真意亦無所託之以出，禮所稱「無文不行」也！余生平不講文飾，到處行不動；近來大悟前非。弟在外辦事，宜隨時斟酌也！聞我水師糧臺，銀兩尙有贏餘；弟營此時不闕銀用，不必解往，若紳民中實在流離困苦者，亦可隨便周濟。兄往日在營，艱窘異常，初不能放手作一事，至今追憾。弟若有宜周濟之處，水師糧臺，尙可解銀二千前往；應酬亦須放手辦，在紳士百姓身上，尤宜放手也！

同前（正月十九日）

正月十七日，蔣一等歸，接十一日信，藉悉一切。次青處回信及密件，弟辦理甚好。民宜愛，而刁民不必愛；紳宜敬，而劣紳不必敬。弟在外能如此調理分明，則凡兄之缺憾，弟可

一一爲我彌縫，而匡救之矣！昨信言無本不立，無文不行，大抵與兵勇及百姓交際，則心雖有等差，而外之儀文，不可不稍隆。余之所以不獲於官場者，此也！去年與弟握別之時，諄諄囑弟，以效我之長，戒我之短。數月以來，視弟一切施行，果能體此二語，欣慰之至！惟作事貴於有恆，精力難於持久，必須日新又新，慎而加慎，庶幾常保令名，益崇德業！

同前（正月二十日）

二十七日接弟信，并廿二史七十二套。此書十七史，係汲古閣本；宋遼金元，係宏簡錄；明史，係殿本。較之兄丙申年所購者，多明史一種，餘略相類。在吾鄉已極爲難得矣！吾後在京，亦未另買有全史，僅添買遼金元明四史，及史漢各佳本而已！宋史至今未辦，蓋闕典也！吉賊決志不竄，將來必與潯賊同一辦法，想非夏末秋初，不能得手，弟當堅耐以待之。迪庵去歲在潯，於開濠守邏之外，間亦讀書習字，弟處所掘長濠，如果十分可靠，將來亦有間隙，可以偷看書籍；目前則須極力講求濠工巡邏也！周濟受害紳民，非汎愛博施之謂；但偶遇一家之中，殺害數口者；流轉遷徙，歸來無食者；房屋被焚，栖止靡定者；或與之數十金，以周其急，先星岡公云：『濟人須濟急時無』；又云：『隨緣布施，專以目之所觸爲主。』即孟子所「稱是乃仁術也！」若目無所觸，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濟之，與造冊發賑

一列，則帶兵者專行沽名之事，必爲地方官所譏，且有挂一漏萬之慮。弟之所見，深爲切中事理。余係因昔年湖口紳士受害之慘，無力濟之，而推而及於吉安；非欲弟無故而爲沽名之舉也！

同前（二月初二日）

二十九日劉福一來營，寄第六號信，想已接到。日內家中大小平安。父大人初四日周年忌辰，祭祀全依朱子家禮，早起至墳山泣奠，日中在家恭祭也！吳貫槎（齊源）由桂東來此住二日。外間言蕭浚川在樟樹小敗，究竟情形若何？下次可使述一二。弟昨信，勸我不必引事以自艾。余在外立志，以愛民爲主；在江西捐銀不少，不克立功；凡關係民事者，一概不得與聞；又性素拙直，不善聯絡地方官，所在齟齬，坐是中懷抑塞，亦常有自艾之意。春來間服補劑，醫者以爲水不養肝之所致。待劉鏡湖來，加意調理，或可就痊。余自知謹慎，弟儘可放心。

同前（二月十四日）

春二等歸，接弟手函，敬悉一切。吉安賊勢雖蹙，而水東無路可竄，自不能不死守窮城。即遲至五六月，始行克復，亦屬意中之事。弟當堅意忍耐，不可欲速煩悶。濠溝既成，總宜

細心巡守，使之無粒米勺水之接濟，無嗚呼蟻子之文報，則十日內外，卽已迫不可忍。欲得巡邏嚴密，須自弟營爲始。弟既有總理名目，又夙爲人望所屬，弟行則衆營隨之以行，止則衆營隨之以止；勤則皆勤，怠則皆怠，觀瞻之所在也！僧王每夜於五更，自出巡濠，天明方歸，此近人所傳頌者。家中日內小大平安。十一日，六弟除降服。十三日，王壬秋羅伯宜來；而李秉苑及營中各弁，亦來數人；堯階於初三日來，十四始歸；李雨蒼至霞仙處，頃亦歸矣！

同前 (二月十七日)

十四日接弟初七夜信，得知一切。貴溪緊急之說確否？近日消息何如？次青非常之才，帶勇雖非所長，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氣；其在兄處，尤爲肝膽照人，始終可感。兄在外數年，獨慚無以對渠。去臘遣韓升至李家，省視其家，略送儀物；又與次青約成婚媾，以申永好。目下兩家兒女無相當者，將來渠或三索得男，弟之次女三女，可與訂婚，兄信已許之矣！在吉安，望常常與之通信，專人往外，想十餘日可歸也！但得次青生還，與兄相見，則同甘苦患難諸人中，尙不至留莫大愧歎耳！昔耿恭簡公，謂居官以耐煩爲第一要義，帶勇亦然，兄之短處在此，屢次諄諄教弟亦在此。二十七日來書有云：『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輩，又豈吾心之

所樂？」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，將來恐不免於齟齬。去歲握別時，曾以懲余之短相箴，乞無忘也！李雨蒼於十七日起行赴鄂。渠長處在精力堅強，聰明過人；短處即在舉止輕佻，言語傷易，恐潤公亦能十分垂青。溫甫弟於廿一日起程，大約三月半，可至吉安也！

同前（三月初六日）

初三日劉福一等歸，接來信，藉悉一切。城賊圍困已久，計不久亦可攻克；惟嚴斷文報，是第一要義，弟當以身先之。家中四宅平安。余身體不適，初二日住白玉堂，夜不成寐。溫弟何日至吉安？古來言凶德致敗者，約有二端：曰，長傲；曰，多言。丹朱不肖，曰傲，曰歸訟，即多言也！歷觀名公鉅卿，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。余生平頗病執拗，德之傲也！不甚多言，而筆下亦略近乎歸訟。靜中默省，吾尤，我之處處獲戾，其源不外此二者。溫弟性格，略與我相似，而發言尤爲尖刻，凡傲之凌物，不必定以言語加人；有以神氣凌之者矣！有以面色凌之者矣！溫弟之神氣，稍有英發之姿，面色間有蠻狠之象，最易凌人。凡中心不可有所恃；心有所恃，則達於面貌。以門地言，我之物望大減，方且恐爲子弟之累；以才識言，近今軍中練出人才頗多，弟等亦無過人之處，皆不可恃。只宜抑然自下，一味言忠信，行篤敬，庶幾可以遮護舊失，整頓新機；否則人皆厭薄之矣！沅弟持躬涉世，差爲妥叶。溫弟則

談笑譏諷，要強充老手，猶不免有舊習；不可不猛省，不可不痛改。余在軍多年，豈無一節可取；只因傲之一字，百無一成，故諄諄教諸弟以爲戒也！

同前（三月十三日）

初十日接初三日來書，具悉一切。余在白玉堂住五日，初七日仍回新宅，身體總未全好。回思往事，處處感懷；而於湖口一關，未得攻破，心以爲憾；雖經楊彪、李攻破，而未得目見，亦常覺夢魂縈繞於其間。此外錯誤之事，觸端悔悟，恆少秦宇，每憾不得與弟同聚，暢敘衷曲也！服藥亦不甚得法，心血耗虧，驟難奏效。姚秋浦索討賊檄文，家中竟無稿本。在外數年，一事無成。每念昔年鴻爪，便若赧然無以自安者。有始無終，內省多疚。湖口水師劉副將（國斌）來鄉，道舊敘故，略開懷抱。聞雪琴時時繫念，尤爲篤摯。次青眷口至章門尋視，余聞之尤用媿切；使次青去鄉從軍者，皆因不才而出也！若得東路大定，次青歸來，握手痛談，此心庶幾少釋耳！弟在吉，宜以書常致次青，余前有信求潤公保之。聞潤公近解萬金至貴溪，奏派次青防浙，一路張皇而提挈之，次青於是乎增輝光矣！

同前（三月二十四日）

二十日胡二等歸，接弟十三夜書，具悉一切，所論兄之善處，雖未克當，然亦足以自怡。

兄之鬱鬱不自得者，以生平行事，有初鮮終。此次又草草去職，致失物望，不無內疚。「長傲」「多言」二弊，歷觀前世卿大夫興衰，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福之由，未嘗不視此二者爲樞機，故願與諸弟共相鑒誡。第能懲此二者，而不能勤奮以圖自立，則仍無以興家而立業；故又在乎振刷精神，力求「有恆」，以改我之舊轍，而振家之丕基。弟在外數月，聲望頗隆；總須始終如一，毋怠毋荒，庶幾於弟爲初旭之升，而於兄亦代爲桑榆之補。至囑！至囑！次青奏赴浙江，令人閱之氣旺。以次青之堅忍，固宜有出頭之一日，而咏公亦可謂天下之快人快事矣！弟勸我與左季高通書問，此次暫未暇作，准於下次寄弟處轉遞，此亦兄「長傲」一端。弟既有言，不敢遂非也！

同前 (三月三十日)

春二安五歸，接手書，知營中一切平善，至爲欣慰！次青二月以後，無信寄我；其眷屬至江西，不知果得一面否？接到弟寄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，未知果否成行？頃得蒼中丞十三日書，言浙省江山蘭溪兩縣失守，調次青前往會勦；是次青近日聲光，亦漸漸膾炙人口。廣信衢州兩府不失，似浙中終可無慮，未審近事究復如何？廣東探報，言逆夷有船至上海，亦恐其爲金陵餘孽所攀援。若無此等意外波折，則洪楊股匪，不患今歲不平耳！九江今尙未

克，林啓榮之堅忍，實不可及。聞麻城防兵，於三月十日小挫一次，未知確否？弟於次青迪厚雪琴等處，須多通音問，俾余亦略有見聞也！兄病體已愈十之七八，日內并未服藥，夜間亦能熟睡，至子丑以後則醒；是中年後之常態，不足異也！湘陰吳貞階司馬，於廿六日來鄉，是厚庵囑其來一省視，次日歸去。余所奏報銷大概規模一摺，奉硃批該部議奏。戶部已於二月初九日覆奏言：「曾國藩所擬，尙屬妥協」云云，至將來需用部費，不下數萬。聞楊彭在華陽鎮抽釐，每月可得二萬，係雪琴督同凌蔭廷劉國斌等，經紀其事；其銀歸水營楊彭兩大股分用。余偶言可從此項下，設法籌出部費，貞階力贊其議，想楊彭亦必允從。此款有著，則余心又少一牽挂。溫弟丰神較峻，與兄之亢直簡澹，雖微有不同；而其難於諧世，則殊途而同歸，余常用爲慮。大抵胸多抑鬱，怨天尤人，不特不可以涉世，亦非所以養德；不特無以養德，亦非所以保身，中年以後，則肝腎交受其病。蓋鬱而不暢，則傷木；心火上燄，則傷水。余今日之目疾，及夜不成寐，其由來不外乎此。故於兩弟，時時以「和平」兩字相勗，幸勿視爲老生常談，至要！至囑！親族往弟營者，人數不少。廣廈萬間，本弟素志；第善覘國者，親賢者在位，則卜其將興；見冗員浮雜，則知其將替。善覘軍者亦然，似宜略爲分別。其極無用者，或厚給途費，遣之歸里；或酌賃民房，令住營外，不使軍中有惰漫喧雜之象，庶爲得

宜。至頓兵城下，爲日太久，恐軍氣漸懈，如雨後已弛之弓，三日已腐之饌，而主者晏然，不知其不可用，此宜深察者也！附近百姓，果有騷擾情事否？此亦宜深察者也！

同前（四月初九日）

四月初五日，得一等歸，接弟信，得悉一切。兄回憶往事，時形悔艾，想六弟必備述之。弟所勸譬之語，深中機要。「素位而行」一章，比亦常以自警；只以陰分素虧，血不養肝，卽一無所思，已覺心慌腸空，如極餓思食之狀；再加以憧擾之思，益覺心無主宰，怔忡不安。今年有得意之事兩端：一則弟在吉安，聲名極好，兩省大府，及各營員弁，江省紳民，交口稱頌，不絕於吾之耳；各處寄弟書及弟與各處稟牘信緘，俱詳實妥善，犁然有當，不絕於吾之目。一則家中所請鄧葛二師，品學俱優，勤嚴並著。鄧師終日端坐，有威可畏，文有根柢，而又曲合時趨；講書極明正義，而又易於聽受。葛師志趣方正，學規謹嚴，小兒等畏之如神明。此二者，皆余所深慰；雖愁悶之際，足以自寬解者也！第聲聞之美，可恃而不可恃。兄昔在京中，頗著清譽；近在軍營，亦獲虛譽。善始者不必善終，行百里者半九十里，譽望一損，遠近滋疑。弟目下名望正隆，務宜力持不懈，有始有卒。治軍之道，總以能戰爲第一義。倘圍攻半歲，一旦被賊衝突，不克抵禦，或致小挫，則令望墮於一朝；故探驪之法，

以善戰爲得珠，能愛民爲第二義，能和協上下官紳爲第三義。願吾弟兢兢業業，日慎一日，到底不懈，則不特爲兄補救前非，亦可爲吾父增光於泉壤矣！精神愈用而愈出，不可因身體素弱，過於保惜；智慧愈苦而愈明，不可因境遇偶拂，遽爾摧沮。此次軍務，如楊彭二李次青輩，皆係磨鍊出來。卽潤翁羅翁，亦大有長進，幾於一日千里。獨余素有微抱，此次殊乏長進。弟當趁此增番識見，力求長進也！求人自輔，時時不可忘此意。人才至難，往時在余幕府者，余亦平等相看，不甚欽敬；洎今思之，何可多得！弟當常以求才爲急；其闕冗者，雖至親密友，不宜久留，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！余自四月來，眠興較好。近讀杜佑通典，每日二卷，薄者三卷；惟目力極劣，餘尙足支持。

再迪庵囑六弟不必進京，厚意可感。弟於迪厚潤雪次青五處，宜常通問，憚廉訪處，弟亦可寄信數次，爲釋前怨。歐陽文忠集，吉安若能覓得，望先寄回。

同前（四月十七日）

十四日胡二等歸，接弟初七夜信，具悉一切。初五日，城賊猛撲，憑濠對擊，堅忍不出，最爲合法。凡撲人之牆，撲人之濠，撲者，客也！應者，主也！我若越濠而應之，則是反主爲客，所謂致於人者也！我不越濠，則我常爲主，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！穩守穩打，彼

自意興索然。崎嶇好越濠擊賊，吾常不以爲然。凡此等處，悉心推求，皆有一定之理。迪庵善戰，其得訣在「不輕進，不輕退」六字，弟以類求之可也！夷船至上海天津，亦係恫喝之常態；彼所長者，船礮也！其所短者，路極遠，人極少。若辦理得宜，終不足患。報銷奏稿，及戶部復奏，即日當械致諸公。依弟來書之意，將來開局時，擬即在湖口水次。蓋銀錢所張小山魏召亭李復生諸公，多年親依。該所現存銀萬餘兩，即可爲開局諸公用費，及部中便費。六君子不必皆到此局，但得伯符小泉二人入場，即可了辦。若六弟在潯較久，則可至局中照護周旋；若六弟不在潯陽，則弟克吉後，回家一行，仍須住該局，爲我照護周旋也！至戶部丞書，說定費資，目下篤仙在京，似可料理；將來胡蓮舫進京，亦可幫助。篤仙頃有書來，言弟名遠震京師。盛名之下，其實難副，弟須慎之又慎。茲將原書鈔送一閱。家中四宅大小平安。兄夜來漸能成寐。先大父，先太夫人，尙未有祭祀之費。溫弟臨行，捐銀百兩；余以劉國斌之贈，亦捐銀百兩；弟可設法捐資否？四弟，季弟，則以弟昨寄之銀內，提百金，爲二人捐款，合營業二處，每年可得穀六七石，起祠堂，樹墓表，尙屬易辦，吾精力日衰，心好古文，頗知其意，而不能多作。日內思爲三代考妣，作三墓表，慮不克工，亦尙憚於動手也！先考妣祠宇，若吾能另起，或另買二宅作住屋，即以腰裏新屋爲祠，亦無不可。其天家

賜物，及宗器祭器等，概藏於祠堂，庶有所歸宿；將來京中運回之書籍，及家中先後置書，亦貯於此祠。吾生平坐不善收拾，爲咎甚鉅；所得諸物，隨手散去，至今追悔不已。然趁此收拾，亦尙有可爲。弟收拾佳物，較善於諸昆，從此益當細心檢點；凡有用之物，不宜拋散也！

同前（四月二十三日）

二十一日接手書，知九江克復，喜慰無量；迪庵專人來報，十八夜始到；潤芝中丞遞報，二十日到。屠戮淨盡，三省官紳士民，同爲稱快。從此撫建吉安，賊膽愈寒。吉賊頗悍，常有出濠死鬪，攻撲營盤之意，宜時時防備。弟之職分，以戰守爲第一義，愛民次之；聯絡上下官紳，及各營弁勇，又次之，已屢言之矣！務望持之以恆，始終如一爲要。前書言先大夫竹亭公祠宇公費，不知弟意以爲然否？如此舉有成，則此後凡有書籍法帖，鐘鼎，彝器，皆可存置祠中。先世之積累，稍立基業，吾兄弟之什物，有所歸宿；卽如弟寄回之廿三史，許仙屏書譜，皆可收存，爲之目錄。若家運隆盛，將來收積之物，兄弟子姪，繼繼承承，尙當不替也！

同前（五月初五日）

五月二日，接四月廿三寄信，藉悉一切。城賊於十七早，廿日，廿二夜均來撲我濠，如飛蛾之撲燭，多撲幾次，受創愈甚，成功愈易；惟日夜巡守，刻不可懈。若攻圍日久，而仍令其逃竄，則咎責匪輕。弟既有統領之名，自須認真查察，比他人尤爲辛苦，乃足以資董率。九江克復，聞撫州亦已收復，建昌想亦於日內可復。吉賊無路可走，收功當在秋間，較各處獨爲遲滯，弟不必慌忙；但當穩圍穩守，雖遲至冬間克復亦可，只求不使一名漏網耳！若似瑞臨之有賊外竄，或似武昌之半夜潛竄，則雖速，亦爲人所詬病；如九江之斬劉殆盡，則雖遲，亦無後患。願弟忍耐謹慎，勉卒此功，至要！至要！余病體漸好，尙未全愈，夜間總不能酣睡；心中糾纏，時憶往事，愧悔憧擾，不能擺脫。四月底，作先大夫祭費記一首，茲送交賢弟一閱，不知尙可用否？此事溫弟極爲認真，望弟另謄一本，寄溫弟閱看，此本仍使中寄回；蓋家中鈔手太少，別無副本也！弟在營所寄回銀，先後均照收到；其隨處留心數目多寡，斟酌妥善。余在外，未付銀至家，實因初出之時，默立此誓；又於發州縣信中，以「不要錢，不怕死」六字自明，不欲自欺其志，而令老父在家受盡窘迫，百計經營，至今以爲深痛。弟之取與，與塔羅楊彭二李諸公相仿，有其不及，無或過也！儘可如此辦理，不必多疑。頃與叔父各捐銀五十兩，積爲星岡公，余又捐二十兩於輔臣公，三十兩於竟希公矣！若

弟能於竟公星公竹公三世，各捐少許，使修立三代祠堂，即於三年內，可以興工，是弟有功於先人，可以蓋阿兄之譽矣！修祠或即用腰裏新宅，或於利見齋另修，或另買田地，弟意如何？便中復示。公費則各立經營，祠堂則三代共之，此余之意也！初二日，接溫弟信，係在湖北撫署所發。九江一案，楊李皆賞黃馬褂，官胡皆加太子少保，想弟處亦已聞之。溫弟至黃安與迪庵相會後，或留營，或進京，尙未可知。弟素體弱，比來天熱，尙耐勞否？至念！至念！羞餌滋補，較善於藥；良方甚多，勝於專服水藥也！

同前（五月初六日）

昨信書就未發。初五夜玉六等歸，又接弟信，報撫州之復；他郡易，而吉州難，余固恐弟之焦灼也！一經焦躁，則心緒少佳，辦事不能妥善。余前年所以廢弛，亦以焦躁故爾！總宜平心靜氣，穩穩辦去。余前言弟之職，以能戰爲第一義；愛民爲第二；聯絡各營將士，各省官紳爲第三。今此天暑困人，弟體素弱，如不能兼顧，則將聯絡一層，稍爲放鬆；即第二層，亦可不必認真；惟能戰一層，則刻不可懈。目下濠溝究有幾道，其不甚可靠者，尙有幾段？下次詳細見告。九江修濠六道，寬深各二丈，吉安可仿爲之否？弟保同知花翎，甚好！甚好！將來克復府城，自可保升太守。吾不以弟得升階爲喜；喜弟之吏才，更優於將才，將來或可

勉作循吏，切實做幾件施澤於民之事，門戶之光也！阿兄之幸也！

同前（五月十六日）

十三日、安五等歸，接手書，藉悉一切。撫建各府克復，惟吉安較遲，弟意自不能無介介。然四方圍逼，成功亦當在六七兩月耳！澄侯弟住永豐一帶，弔各家之喪，均要余作輓聯。余輓賀映南之夫人云：『柳絮因風，閩內先芬堪繼武（姓謝）；麻衣如雪，階前後嗣總能文。』輓胡信賢之母云：『元女太姬，祖德溯二千餘載；周姜京室，帝夢同九十三齡。』（胡母九十三歲）。近來精神日減，惟此事尙覺如常；澄弟謂此亦可卜其未遽衰也！袁漱六之戚鄭南喬，自松江來，還往年借項二百五十兩，具述漱六近狀：官聲極好，憲眷極渥，學問與書法并大進，江南人仰望甚維，以慰！以愧！余昔在軍營，不妄保舉，不亂用錢，是以人心不附。仙屏在營，弟須優保之，借此以汲引人才，余未能超保次青，使之沉淪下位，至今以爲大媿大憾之事。仙屏無論在京在外，皆當有所表見。成章鑑是上等好武官，亦宜優保。弟之公牘信啓，俱大長進。吳子序現在何處？查明見復，并詳問其近况。余身體尙好，惟出汗甚多；三年前，雖酷暑而不出汗，今胸口汗珠壘壘，而肺氣日弱，常用惕然。甲三體亦弱甚，醫者勸服補劑，余未敢率爾也！弟近日身體健否？

再者，人生適意之時，不可多得。弟現在上下交譽，軍民咸服，頗稱適意；不可錯過時會，當盡心竭力，做成一個局面。聖門教人，不外「敬」「恕」二字，天德王道，徹始徹終，性功事功，俱可包括。余生平於「敬」字無工夫，是以五十而無所成；至於「恕」字，在京時亦曾講求及之。近歲在外，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，又因本性倔强，漸近於悞，不知不覺，做出許多不恕之事，說出許多不恕之話，至今愧恥無已！弟於「恕」字頗有工夫，天質勝於阿兄一籌。至於「敬」字，則亦未嘗用力，宜從此日致其功；於論語之九思，玉藻之九容，勉強行之。臨之以莊，則下自加敬；習慣自然，久久遂成德器，庶不至徒做一場話說，四十五而無聞也！

同前 (五月三十日)

正七歸，接一信，啓五等歸，又接一信；正七以瘡故，不能遽回營；啓五求於嘗新後始去，茲另遣人，送信至營，以慰遠廬。三代祠堂，或分或合，或在新宅，或另立規模，統俟弟復由吉歸家；料理造祠之法，亦聽弟與諸弟商之；落成後，我作一碑而已！余意欲王父母，父母改葬後，將神道碑立畢，然後或出或處，乃可惟余所欲。目下在家，意緒極不佳，回思往事，無一不慚愧，無一不褊淺。幸弟去秋一出，而江西湖南物望頗隆，家聲將自弟振之，

茲可欣慰！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，望弟慎之又慎，總以克終爲貴。家中四宅，大小平安。廿三，四大水，縣城永豐，受害頗甚，我境幸平安無恙。弟寄歸之書，皆善本。林氏續選古文雅正，雖向不知名，亦通才也！如有大學衍義衍義補二書，可買者買之。學問之道，能讀經史者爲根柢。如兩通（杜氏通典，馬氏通考），兩衍義，及本朝兩通（徐乾學讀禮通考），秦蕙田五禮通考，皆萃六經諸史之精，該內聖外王之要。若能熟此六書，或熟其一二，卽爲有本有末之學。家中現有四通，而無兩衍義，祈弟留心。弟目下在營，不可看書，致荒廢正務。天氣炎熱，精神有限，宜全用於營事中也！余近作賓興堂記，鈔稿寄閱。久荒筆墨，但有閒架，全無精意，媿甚！媿甚！

同前（六月初四日）

初一日，專人至吉營送信。初二夜，接弟來信，論敬字義甚詳，兼及省中奏請援浙事，勸余起復。是日未刻，郭意城來家述此事，略中丞業出奏矣！初三日，接奉廷寄，飭卽赴浙辦理軍務，與駱奏適相符合。駱奏廿五日發，寄諭廿一日自京發也！聖恩高厚，令臣下得守年餘之喪，又令起復，以免避事之責，感激之忱，匪言可喻。茲定於初七日起程，至縣停一日，至省停二，三日。恐驛路迂遠，擬由平江義甯，以至吳城，其張運蘭蕭啓江諸軍，約至

河口會齊。將來克復吉安以後，弟所帶吉字營，卽由吉東，行至常山等處相會。先大夫少時在南獄燒香，抽得一籤云：『雙珠齊入手，光采耀杭州。』先大夫嘗語云：『吾諸子當有二入官浙。』今吾與弟赴浙勦賊，或已兆於五十年以前乎？此次之出，約旨卑思，腳踏實地，但求精而不求闊。日前張蕭二軍，及弟與次青四軍，已不下萬人，又擬撥船過常玉二山，略帶水師千餘人，足敷勦辦。此外在江各軍，有餉則再添，無餉則不添，望弟爲我斟酌商辦。辦文案者，彭椿年最爲好手。現請意城送我至吳城，或至玉山；公牘私函，意城均可料理，請仙屏卽日回奉新，至吳城與我相會；其彭椿年王福二人，弟隨留一人，酌派一人來兄處當差，亦至吳城相會。余若出大道，則由武昌下湖口，以至河口；若出捷徑，則由義甯吳城以至河口。許彭等至吳城，聲息自易通也！應辦事宜，及往年不合之處，應行改弦者，弟一熟思，詳書告我。

同前（六月十六日）

如左：
六月十四日，接弟初二日信；十六日，又接初八日信，藉悉一切。所有應復事件，分布

一、余十二日到省，拜客會客，幾無暇晷；定於十九日起行，坐船至湖北；停住三，五

五日，至湖口；住三、五日，然後至河口，會齊諸軍，始行入浙。

一、定調之軍，張凱章，朱南桂，胡兼善，蕭浚川。此諭旨所派，駱奏所指者也！浚川久勞於外，疲病日甚，有親未葬；茲已奏明，准假兩月，令其回籍。其軍派人暫行攝領，帶至河口；俟余至河口，或先帶入浙，或待蕭假旋，再行帶赴浙中，均無不可。自此二軍之外，又調吳翔岡之千二百人；又至李迪庵處，撥調一千人，馬隊百人。浚川現統四千人，擬令汰選，僅留二千人。合之張朱胡吳李，已八千矣！（皆精兵）；再加次青一軍，則逾萬矣！吉安克復，再加弟軍，及劉騰鶴軍，則萬四五千矣！嫌其太多，尙須選汰。水師但調舢板六十號過玉山，至多不滿千人。水陸合計，與弟條陳之數相符。

一、吉安不能遽克，弟與兄不能即日相會，未得面敘一切，深爲悵悵。若六月克復，則請弟坐船來吳城，先與兄相會一次，然後回家一行；在家小住月餘，再至浙中提調一切。若不速克，則常常通信。總以雪琴水師爲樞紐。

一、起程日期一摺，於十七日自省拜發，摺稿附寄一閱。駱中丞前奏請起復赴浙之摺，於十五日奉到硃批，嘉其符合聖意，不分畛域，諭旨褒贊，茲亦鈔閱。

一、營務處，已派王人瑞太守，左公及霞老意也！凡屬湘勇，人瑞均可聯絡。偵探所名目，則照弟之條陳，不復立矣！提調亦難其人，俟弟到營時任之。其稽查各員，頗難得此明公之選，弟可於吉安留心訪之。

一、派來之人，朱蕭李楊，尙未到省。餘五戈什哈，皆於十六日到長沙。此後弟有信，可派人竟送湖口。兄至湖口，大約在七月中也！

同前 (六月二十三日新隄舟中)

十七日接弟一緘，知弟小有不適，比已全愈否？至念！至念！余十九日自長沙啓行，夜宿青油望；二十夜，宿土星港；二十一，宿岳州；二十二，宿新隄，阻風半日。南風太久，恐北風亦難遽止也！弟封還余寄着公一書，而另以一書附去，所論皆正大之至。弟能如是見理真確，兄復何患哉！惟吳某曾以一緘分訴於余，余許爲之關白；復書去僅二日，而自背其說，亦有未安，當更詳之耳！弟前後兩信，所言皆極當；特余精力甚倦，不克力行，日日望弟來助我也！

同前 (六月二十七日武昌撫署)

在岳州曾寄一緘，不知到否？余於廿二日到新隄，廿四至武昌，寓胡中丞署內，商議一

切，應酬數日；初一日，可赴下游。李迪庵，十九日自武昌赴麻城；廿五日拔營，自蘄水前進，已約其在巴河等候會晤。巴河在黃州下四十里，去鄂垣二百廿里也！浙中之賊，次青六月初八日，寄胡中丞緘，言「衢州解圍，江山常山并已收復」，不知其盡竄閩中，抑係分擾浙東？看來浙事亦易了耳！余身體平安。到湖口時，大約在七月初八，九。自家起行至岳，皆值酷暑；近數日稍涼，略覺健爽；從此新秋益涼，或可日就安泰。弟七月上旬有信，可專人送至吳城饒州等處。

同前 (七月初七日蘭溪發)

二十七日在武昌，發第二十五號信，不知何日可達？兄此出，立有日記簿，記每日事件，茲鈔付一覽，可得其詳。此後凡寄家書，皆以此法行之，庶逐一悉告，不至遺漏。余於初二日至巴河，晤溫弟；初四日晤迪庵；初六日晤希庵，彭雪琴，唐義渠，皆自下游來迎，可謂勝會。厚庵於六月十一日，下攻蕪湖；二十七日，仍收隊回至安慶。余至湖口，或可一見。余與溫弟迪希雪霞諸公，商酌一切，皆已就緒。惟溫希及胡中丞之意，欲余於營盤附近，另覓一縣城駐紮；迪霞之意，欲即於營盤內駐紮。二者尙無定見。報起程日期一摺，初五日在巴河，奉到硃批：「汝此次奉命即行，足徵關心大局，忠勇可尙；俟到營日，迅將如何布

置，進剿機宜，由驛具奏可也！欽此！」聖恩獎借，報稱維艱；精力日虧，恐不堪事。只望吉安克復，弟早來浙中相助，則兄諸事得以整理矣！古來圍城，亦有三五年不破者；吉賊無路可竄，勢不能不盡力死守；望勿過於焦急，總宜靜心忍耐，至要！至要！

同前（七月十四日湖口水營）

久未接弟安報，不知近狀何如？余在蘭溪發一信，由湖北寄左季翁轉致，不知得到否也？初九日與迪希別；十一日到九江，一祭塔公祠；十二日至湖口。厚庵近日體氣稍遜。雪琴則神采奕奕，在湖口新修水師昭忠祠，土木之工，一一皆親手經營，囑余奏明。迪庵在九江修塔公祠，亦囑余一奏，余擬會楊李銜奏之。迪庵又欲於湘鄉立忠義祠，亦將一會奏也！胡中丞之太夫人（姓湯），於十一日辰刻仙逝。水陸數人，皆仗胡公以生以成；一旦失所依倚，關係甚重。余擬送幛一，聯一，銀二百，皆書余與溫沅名。玉班兄丁艱，弟如何致情？望速示。

再兄於近日受暑，夜間又感受風露，體中小有不適，請焦聽堂診治；服藥兩帖，已愈矣！聞弟病瘡，不知全愈否？羅逢元言，尙未愈；韓升之兄言，服成章鑑之方，已十愈八九；澄侯信言，十六日全好，則尙未悉後小有反覆也！七月以來，不審全復元否？體氣素弱，不宜

多服克伐之劑；而有病在身，又不宜服補劑，殊爲惦念。吉安克復，尙無把握，千萬不可焦急。日慎一日，以求其事之濟；一懷焦憤之念，則恐無成耳！千萬忍耐。「久而敬之」四字，不特處朋友爲然；卽凡事亦莫不然！至囑！

致澄季弟

（七月二十一日江西省河下）

兄於十二日到湖口，曾發一信，不知何時可到？胡蔚之奉江西者中丞之命，接我晉省。余因於二十日，自湖口開船入省，楊厚庵送至南康，彭雪琴逕送至省。諸君子用情之厚，罕有倫比。浙中之賊，聞已全省肅清。余到江與耆中丞商定，大約由河口入閩。家中種蔬一事，千萬不可怠忽；屋門首塘養魚，亦有一種生機；養猪亦內政之要者。下首臺上新竹，過伏天後，有枯者否？此四事者，可以覘人家興衰氣象，望時時與朱見四兄熟商。見四在我家，每年可送束修錢十六千。余在家時，曾面許以如延師課讀之例，但未言明數目耳！季弟生意頗好；然此後不宜再做，不宜多做，仍以看書爲上。余在湖口病臥三日，近已全愈，尙微咳嗽；癱疾久未愈，心血亦虧甚，頗焦急也！久不接九弟之信，極爲懸系。見其初九日與雪琴一信，言病後元氣未復，想比已全愈矣！

致沅浦弟

（七月二十八日瑞洪舟次）

在湖口專丁送去一函；至南昌，由驛遞發去一函，均接到否？不接我弟家信，已四十日，焦灼之至！未審弟病已全愈否？余於廿四日，出省城登舟，廿五日開船，廿六午刻至瑞洪，聞吳國佐廿七，八可至南昌，故在此少爲等候。茲因謝興六赴吉安之便，再寄一函，詢問近狀。如吉安尙無克復之耗，千萬不必焦急。逢生編六字訣，有時可施之行軍者，戲書以佐吾弟之莞爾！余向來雖處順境，寸心每多沈悶鬱抑，在軍中尤甚。此次專求怡悅，不復稍存鬱損之懷，視初爻，所謂「裕无咎」者也！望吾弟亦從「裕」字上打疊，此心安安穩穩，順問近好！

同前（八月初四日）

八月一日，羅逢元專丁歸，接弟廿四日信，知弟病漸痊愈復元。自長沙開船後，四十一日，不接弟手書，至是始一快慰。而弟信中所云，先一日曾專人送信來兄處者，則至今尙未到，不知何以耽擱若是？余廿五日自江西開船，廿六至瑞洪，廿八日就謝弁之便，寄信與弟。八月初二至安仁，初四日至貴溪，王人瑞，張凱章，及蕭浚川之弟蕭啓源，均在此相候。初六七可至河口，沈幼丹，李次青皆良覲不遠矣！閩省浦城之賊，於七月上旬，中旬，出犯江西，圍廣豐玉山兩城，次青以一軍分守兩縣，各力戰五六日夜，逆賊大創，解圍以去。現在廣信一帶，次青勳名大著，民望亦孚。浙撫晏公，於全浙肅清案內，保舉次青以道員記名；

遇有江西道員缺出，請旨簡放。將來玉山守城案內，余亦當優保之。苦盡甘回，次青今日得蕉境矣！玉山之賊，竄至德興婺源一帶，將歸併於皖南蕪湖。余至河口，撥留蕭軍守河口，而自率張王朱（品隆）吳（國佐）進剿閩之崇安。賊勢日亂，或尙易於得手。

同前（八月初六日）

接弟信，知體氣尙未全愈。弟素體弱，大黃攻伐之品，非弟所能堪；而誤服之，後此復元較難。吉安克後，病營全去；元神尙虧，可至家中將養一月，仍來兄處幫辦一切；或帶勇，或不帶，或多帶，或少帶，均聽弟之自便；但不可不來幫我。我近來精神日減，此次之出，與我者，拭目以觀其後效；好我者，關心而慮其失墜。意城在此幫助，頗稱水乳，手筆亦能曲達人意；特約定至玉山後，即當別去。專望弟來照料一切：外和軍旅，內檢瑣務，大小人才，悉心體察，庶可補余之短。弟決不可懷一不來之見也！胡潤之中丞太夫人處，余作輓聯云：『武昌居天下上遊，看郎君新整乾坤，縱橫掃蕩三千里；陶母爲女中人傑，痛仙馭永辭江漢，感激悲歌百萬家。』胡家聯句必多，此對可望前五名否？成章鑑極好，阿兄又嘗自詡眼力之不謬。

同前（八月十四日河口）

十三日在河口接弟專差初一日所發一信，藉悉一切。弟久病之後，尙未復元；吉安克復之日，決計撤勇歸田。在外太久，身體積弱。弟於軍旅之事，十分認真，而應酬諸務，又復絲絲入扣，旁皇周浹，宜其神以過勞而致敝，心以過慮而多汗。久病不痊，實職是故。余亦以用心太過，積年衰耗；又兼肝氣鬱抑，目光昏花。近得次青意城仙屏三人，相助爲理；凡公牘信函，我心中所欲達，三人筆下皆能達之，稍覺舒暢。然意城有送至玉山即歸之約，日內已萌歸志，次青亦思歸家，覲母一次。吾與仙屏兩人不克一一了辦，弟克城後還家住兩月，迅即來營幫辦一切，替出次青，得以歸覲，則兄處之事，尙可判決如流耳！余於十二日具奏遵旨援閩一摺，言即日由分水關直擣崇安。是日申刻聞閩賊回竄江西，楚勇敗挫，瀘溪金谿新城三縣失守。十三早，凱章稟請回剿金谿，即時批准。十四早，凱軍行矣！十五日，余亦當回駐弋陽，以便調度。余以援浙而來，改而援閩；今又改而剿辦江西之賊，天下事固無定也！胡恕堂新簡浙江巡撫。晏中丞於全浙肅清之後，忽得來京另候簡用之命，不審何故？王人瑞現辦軍務處，勤勤懇懇，頗愜衆心。次意二公，均極稱之，或可相與有成。竹莊事在章門，並未與聞；以衆論所不與，而弟與溫老皆極不義之，未敢違人而行臆私耳！

再次青一軍欠餉二十萬，斷難彌補。次青乃設一法，捐十萬兩，請增廣平江縣文武學額

各十名；又捐五萬兩，請增廣岳州府文武學額各五名。咸豐三年新例，捐銀萬兩者，除各該捐生家，給予應得議敘外，其本縣准加文武學額各一名。去年今春，湖南辦捐輸加額一案，長善陰瀏潭醴六屬，各加學十名，（捐銀至十萬以上者，加額亦以十名爲止）；湘鄉加三名，平江加一名。蓋湘鄉僅捐三萬，平江僅捐一萬，爲數甚少也！次青以此項應得之口糧銀出捐，加縣學十名，府學五名，真可俎豆泮宮，流芳百世。各勇聞可刊碑躋名於學宮，亦皆欣然樂從，此事若成，誠爲美舉。前此咸豐三年，平江以團防出力，加文武學額各三名，係次青所辦。五年湘鄉援平江之例，亦加額三名。弟營現在欠餉若干？若欠至七八萬以上，則與各哨弁熟商，令其捐出，捐得七萬，可增文武學額各七名；合之今春新增之三名，亦爲十名，與長善陰瀏潭醴六邑相等；合之五年特奏增額之三名，則共爲十三名矣！弟若辦成此事，亦可俎豆泮宮，流芳無既。若弟營不能出捐許多，則或倡捐二三萬；余再勸迪希濬凱玉班諸君子，各捐若干萬兩，湊成七萬之數，亦可辦成。此事不讓次青專美於平江也！

同前（八月十七日弋陽）

八月十四日寄信，末言李次青捐餉增廣學額一事，茲特將稟稿專人送吉，細思吾弟若撤散各勇，則必給予現銀；以欠餉報捐，必非撤勇之所願；而此事又在當辦之列。現在長善陰瀏

潭醴六邑，皆已增至十名；湘鄉捐銀不如六邑之多，此後自不能補捐。平江以勇丁欠餉，而增府縣學額至十五名，湘鄉何不可仿行之？必須賢弟仍帶勇不撤；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此事必成無疑。弟之不願帶勇者，以久病體弱也！吾之不強弟以多帶全部勇來者，一則恐弟獨統一部，另紮一營盤，不克在幕內幫辦一切；一則恐餉項一絀，愈久愈難也！近來因學額一事，反復細思：若不趁此軍務未竣，皇恩浩蕩之時，協力辦成，將來即捐銀十萬二十萬，欲求增一名學額，恐不可必得。湘鄉近年帶勇滅賊，立功各省，極美極盛；而廣額反不如長善陰瀏潭醴平江之多，不可謂非闕典。弟病後雖體弱，然回家養息兩月，儘可復元；一張一弛，精神自可提振得起。吉安克復，或先送五百人來，或先送千人來；其餘各勇，或令休息兩月，將來隨弟同出，或竟行撤散，均聽弟自行裁酌。總之弟宜速到，爲阿兄計，並爲學額計也！餉項本極艱窘；然只好放開手，使開膽，不復瞻前顧後，畏首畏尾，吾弟以爲何如？

同前 (八月二十日夜弋陽)

二十二日未刻捷書至，知吉安於中秋夜克復，欣慰之至！自弟從軍以來，變故百出，危疑困乏，極難下手。弟內治軍旅，外和官紳，應酬周密，卒能致此成功。余在江西數年，寸功未就；得弟隱忍成業，增我光華不少。余至弋陽已發兩信。張凱章十八日至安

仁，十九日大戰獲勝，克復安仁縣城，殺老長毛賊四千餘。人聞之賊，當以此枝。最凶。二十日凱章收隊，吳翔岡追至萬年，與賊接仗，先勝後挫。劉隱震殉難，幫辦死者三人，（李兩蒼尙無下落）。景德幫現尙有賊，我軍爲所牽制，目下尙難入閩。看來弟歸不可久住，宜速來幫我也！

致澄侯李洪弟

（八月二十二日弋陽行營）

接兩弟信，具悉家中四宅平安，不勝欣慰！余於八月初八日至河口，本擬即日入閩，由鉛山進搆崇安，十二日已拜摺矣！其摺稿寄吉安轉寄至家。因閩賊出竄江西，連破瀘溪金谿安仁三縣，不得已派張凱章同勦。十八日抵安仁，十九日大獲賊勝，克復縣城，殺賊約四十餘，迫至萬年樂平等縣，尙未收隊。待張軍歸來，余即率以入閩也！家中養魚，養豬，種竹，種蔬四事，皆不可忽。一則上接祖父來相承之家風；二則望其外有一種生氣，登其庭而有一種旺氣。雖多花幾個錢，多請幾個工，但用在此四事上，總是無妨。澄弟在家無事，每日可仍臨帖一百字，將浮躁處大加收斂。心以收斂而細，氣以收斂而靜，於字也有益，於身，於家皆有益。明年請師，仍請鄧寅皆先生，人品學問，皆爲吾邑第一流人；若在我家教得十年，則子姪皆有成矣！後輩子姪總宜教之以禮，出門宜常走路，不可動用輿馬，長其驕惰之

氣。一次姑息，二次，三次姑息，以後驕慣難改，不可不慎。

致沅浦弟 (八月二十七日弋陽將拔營時發)

吳翔岡萬年之挫，查明實亡廿八人；幫辦劉隱霞之死，老湘勇人大痛之，余輓以聯句云：『五載共兵戈，地下知心王壯武；萬年歆俎豆，沙場歸骨馬文淵。』此外軍械失者甚少，翔岡廿五日收隊，廿六日來弋陽一見。余卽於廿七日拔營，張吳廿七日自貴溪拔營，約廿九，三十日至陳坊取齊，由雲際關入閩也！聞吉安竄賊，改陷宜崇二邑。余軍行至陳坊時，再行察看。加建昌危急，或分兵往勦，亦未可知。然余職辦閩省軍務，未敢再遲也！張蕭各軍，病者甚多，半係瘧疫。許仙屏亦病，現留弋陽，不能從行。次青意城皆有假歸之意，余強留之，實則意城本約至玉山歸去，不願入浙閩，乃其初議；次青五年未歸，思母極切，亦至情耳！弟若可速歸速出，則望於十一月中旬到營，以便放次青歸去過年。若目下不克速歸，到家後不克速出，則請卽日來營一次，小住二十日，俾次青得於九月歸省亦好。兩者在弟酌之。弟與次意三人者，有兩人在余營，則余案無留牘矣！若僅一人在余營。(仙屏長於書啓，公牘少遜)，則必以彭椿年輔之，尙可不至廢事。

同前 (八月二十九日雙港行營)

廿七日在弋陽發一信，不知何日可到！是日拔營僅行五里。廿八日行四十五里，雙港駐紮。凱章自貴溪來會；語及閩中股匪，復有二萬餘，竄至新城；恐其與宜崇賊合，窺伺撫建，急欲赴援建昌新城。營中如次青人瑞意城，皆力主此議；吳翔岡尚在貴溪，亦主此說；朱品隆等從而和之。余以初奏入分水關，次奏入雲際關，不願屢遷其說。因衆意所趨，勉強從之。惟可與弟會晤，是極幸事！望弟即日馳至建昌一會，細商一切。

致澄侯季洪弟

（九月十八日建昌行營）

九月十三日發摺，奏明改道建昌之故。張凱章於廿四日拔營，由新城之彬闕入閩；蕭浚川於廿七八拔營，由廣昌境內入閩，營中勇夫，病者極多。張軍之不能從行，留建昌養病者，至八百人之多；蕭軍亦復不少；吳翔岡所帶千三百人，病者至四百人；建昌知府知縣皆病；委員中病者，亦層見迭出。余身體尚幸平安；癘疾近日略愈。九弟於廿六日到建，兄弟相聚極歡。克復吉安案內，湖南保九弟即選府，加道銜。九弟若服闋入士，將來必能作一好官也！新學政單，徐壽蘅放福建；鄭小珊放山東；雲仙不與，恐其不樂久居京師。金陵大營，去冬即有克復之望，今年六七月間，賊勢尤極窮蹙；八月間，逆匪忽破浦口，德欽差營盤失陷；又破江浦天長儀徵三縣，揚州被圍，並有失守之說。南京之賊，接濟已通，氣勢復旺，天

下事誠有非意料所及者，澄弟當先自諷見見之明也！再正封函間，接澄弟九月十二日來信，茲亦分條復告如左：

一、蔬菜茂盛，此是一家生意。細塘上之橫牆，不築儘可；下首須雄過上首，此吾弟之老主意，兄亦頗主此說；且有菜無淤，亦是罔濟。

一、湘鄉捐建忠義祠，所奉諭旨，前已寄歸。迪庵捐銀二十兩已付歸，交朱鐵橋手；余捐銀十兩，擬於九弟歸時寄銀五百，明年再寄五百，俟擇能手修理也。

一、余意欲爲竹亭公立祠，置產思在大坪等處，取其在老屋新屋，上下適中之區；將來卽以此作祭產，實獲我心，屋前屋後，總須多種竹樹，以期氣象葱鬱。

一、余去年在家，家中日用甚繁，因憶先大夫往年支持之苦，自悔不明事理，深虧孝道。今先人棄養，余豈可遽改前轍。余昔官京師，每年寄銀一百五十兩至家，有增無減，此後擬常循此規。明知家用浩繁，所短尙鉅，求老弟格外節省。現雖未分家，而吃藥買布，及在縣在省託買之貨物，必須各房私自還錢，庶幾可少息爭奢華之風。

一、紀澤照常讀書，不作悻悻之態，余亦欣慰！聞右九言，紀梁石眼亦愈矣！子姪輩須以「敬」「恕」二字常常教之。「敬」則無驕氣，無怠惰之氣；「恕」則不肯損人利己，存心

漸趨於厚。

同前 (十月初三日)

張凱章廿四日拔營後，中途各勇夫患病者極多，在資福橋小住調養，日內尙未入閩。閩中賊勢亦漸鬆矣！北路洋口之賊，已被周天榜擊破，僅存順昌股匪，數不滿萬。南路汀州之賊，亦極散漫，所慮零匪不成大股，此剿彼竄，難於奏功耳！江北賊勢復熾，張軍門自金陵帶兵渡江，於九月十六日克復揚州，大局尙可保全。天津夷務，聞和局已定，出銀六百萬與該夷作軍資，見諸閩督來咨，餘條尙未盡悉，想廣州亦將退出矣！余身體體平安；自九弟來此日增快，營中疾病尙多，冬令氣斂，當漸愈耳！

致沅浦弟 (十月十五日)

十二日解纜，聞可行六十里，甚慰！至許灣後，當更順營矣！余十二日游麻源，較麻姑山稍勝。日內當發一摺，報近日軍情，聲明暫駐建昌，不遑東也！溫弟處復信十四日始行；江北六合江南溧水，均於九月十八日失守。沈幼丹信，言金陵大營，退紮白兔鎮江一帶，頃接何制軍十月初三咨，無和帥移營之說，想不確也！黃東山太守，十三日病故，余刻飭各處湊購千金，以五百辦後事及歸觀貴州之資，以五百周其妻子；應俟新大守到，呼應乃靈耳！乾

隆五十五年，殿刻仿宋（岳珂）本相臺五經，極爲可愛；近程春海仿刻於貴州，不知莊水生有此書否！

致澄侯沅浦季洪弟（十一月十二日）

二十五日聞三河敗挫之信，專安七玉四送信回家；三十日就縣局回勇之便，又寄一信；初五日，又專吉字營勇送九弟湖口所發之信；其時尚幸溫弟當無恙也！茲又閱八日而竟無確信，吾溫弟其果殉節矣！嗚呼！慟哉！溫弟少時性情高傲，未就溫和，故吾以溫甫字之。六年在瑞州相見，則喜其性格之大變；相親相友，歡欣和暢。去年在家，因小事而生嫌畔，實吾度量不闊，辭氣不平，有以致之，實有愧於爲長兄之道。千愧萬悔，夫復何言！自去冬今春以來，吾喜溫弟之言論風旨，洞達時勢，綜括機要；出門以後，至蘭溪相見，相親相友，和暢如在江西瑞州之時。八九月後，屢次來信，亦皆和平穩愜，無躁無矜。方意渠與迪庵相處，所依得人，必得名位俱進；不料遭禍如是之慘！迪庵一軍，所向無前，立於不敗之地；不特余以爲然，即數省官紳軍民，人人皆以爲然。此次大變，迪庵與溫弟，皆不得收葬遺骨，傷心曷極！現在官制軍駱中丞，皆奏請余軍馳赴江北，計十五六及月抄，可先後奉旨。如命余赴皖楚之交，余留簫浚川一軍防剿江閩，自率張吳宋唐及吉字中營赴皖，必求攻破三河賊

壘，收尋溫弟遺骸，然後可以對吾親於地下。若諭旨令余留辦閩賊，則三河地方，不知何年方有兵去？尤爲痛悼！九弟久無信來，想竟回家矣！想過蘄黃等處，聞溫弟確耗，不審如何哀痛？何無一字寄我？自九江至長沙，水路二千餘里，溜急而風亦難順，不知途次若何愁悶？如能迅速到家，亦是快慰之一端。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，今遭溫弟之大變；和氣致詳，乖氣致戾，斯言明徵。嗣後我兄弟當以去年爲戒，力求和睦。第一要安慰叔父暨六弟婦孀庶二人之心，命紀澤紀梁紀鴻紀渠紀瑞等，輪流到老屋久住，五十大妹，二妹等，亦輪流常去；並請亦山先生，常住白玉堂，安慰渠姊之心。二要改葬二親之墳。如溫弟之變，果與二墳相關，則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；若溫弟事不與二墳相關，亦宜改葬，以符溫弟生平之議論，以慰渠九原之孝思。三要勤儉；吾家後輩子女，皆趨於逸欲奢華，享福太早，將來恐難到老。嗣後諸男在家勤灑掃，出門莫坐轎；諸女學洗衣，學煮菜，燒茶。少勞而老逸猶可；少甘而老苦則難矣！至於家中用度，斷不可不分；凡吃藥，染布及在省在縣託買貨物，若不分開，則彼此以多爲貴，以奢爲尙，漫無節制，此敗家之氣象也！千萬求澄弟分別用度，力求節省。吾斷不於分開後，私寄銀錢；凡寄一錢，皆由澄弟手經過耳！溫弟殉難事，吾當另奏一摺；九弟在湖北，若得悉溫弟初十日詳細情形，望飛速告我，以便入奏。若希庵有詳信

來，吾即先奏亦可。紀壽姪目清眉聳，忠義之後，當有出息；全家皆宜另目看之。至囑！至囑！

同前 (十一月二十三日)

十七日接澄弟初二日信，十八日接澄弟初五日信，敬悉一切。三河挫敗之信，初五日家中尙無確耗；且縣城之內，毫無所聞，亦極奇矣！九弟於廿二日在湖口發信，至今未再接信，實深懸繫。幸接希庵信，言九弟至漢口後，有書與渠；且專人至桐城三河，訪尋下落。余始知沅浦弟安抵漢口；而久無來信，則不解何故？豈余近日別有過失，沅弟心不以爲然耶？當初聞三河凶報，手足急難之際，即有微失，亦當將皖中各事詳細示我。今年四月，劉昌儲在我家請札，札初到即判曰：「賦得偃武修文，得間字」(字謎敗字)。余方訝敗字不知何指。札判曰：「爲九江言之也！不可喜也！」余又訝九江初克，氣機正盛，不知何所爲而示？然札又判曰：「爲天下，即爲會宅言之。」由今觀之，三河之挫，六弟之變，正與「不可喜也！」四字相應；豈非數皆前定耶？然禍福由天主之，善惡由人主之。由天主者無可如何，只得聽之；由人主者，盡得一分算一分，撐得一日算一日，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，以求力挽家運。第一貴兄弟和睦。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，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爲戒。凡

吾有過失，澄、沅、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，余必力爲懲改；三弟有過，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。第二貴體孝道。推祖文母之愛以愛叔父，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，及蘭蕙二家；又父母墳域，必須改葬，請沅弟作主，澄弟不可過執。第三要實行「勤」「儉」二字。內間妯娌不可多寫舖帳；後輩諸兒須走路，不可坐轎騎馬；諸女莫太懶；宜學燒茶煮菜。書蔬魚豬，一家之生氣；少睡多做，一人之生氣。勤者生動之氣。儉者收斂之氣。有此二字，家運斷無不興之理。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，至今愧憾，是以諄諄言之。

同前 (十二月初三日)

初一日接澄弟信，知玉四等於初十日到家，尙未接六弟確耗也！沅弟初九日在長沙所發之信，廿五日接到，甚慰！甚慰！此次江行之速，爲從來所未有。在漢口所發之信，至今尙未接到。沅弟抵家後，不得溫甫實信，不知如何憂傷？吾派人至江北，至今未歸。沅弟所派六人至三河桐城訪查，想亦無真實下落已矣！尙何言哉！吾去年在家以小事爭競，所言皆錙銖細故；洎今思之，不值一笑。負我溫弟，卽媿對我祖父，悔憾何極！當竭力作文數首，以贖余愆，求沅弟寫石刻碑。沅弟字有秀骨，宜日日臨帖作大楷，凡余文概請沅弟寫之，組田刻之，亦足少摅我心中抑鬱愧悔之懷。余近日體尙平安。張凱章於初二日拔營赴景德鎮，

吳翊岡初四日起行，吾於新正亦當移營進紮翻陽彭澤等處，與水師相聯絡，即可爲江北之聲援。蕭軍現赴南贛，賊蹤已遠，大約回廣東矣！如江閩一律肅清，明歲並帶蕭軍至九江兩岸也！付回錢一百兩，寄送親戚本家；另開一單，不知當否？

同前 十二月十三日

溫弟之事，家中不知如何舉動？至今又無手信，尙忍言哉？昨希庵接霍山王令信，言迪庵及筱石遺骸，業已尋得，茲鈔付歸；不知我溫弟尙能返葬首邱否？吾往年在外，與官場中落落不合，幾至到處荆棘；此次改弦易轍，稍覺相安。去年在家，兄弟爲小事爭競，今日溫弟永不得相見矣！回首前非，悔之何及？洪弟明年出外，尙須再三籌維；若連氣不來，徒然愾氣幫人，則委曲從人，尙未必果能相合；獨立則勞心苦力，尙未必果能自立。如真能受委曲，能吃苦，則家庭亦未始不可處也！望與沅弟酌之。

再此次寄銀百兩，與劉峙衡之嗣子。我去年丁艱時，峙衡穿青布衣冠，來代我治事，至今感之，故以此將意；或專人送去，或交紀澤正月帶去，祈酌之。葛培因昨歸，於玉山解圍案內，保舉主簿；茲將飭知付回，望專人送去，並望寫一信，言明年不可再求投効，來則決不再收；須切實言之，使通境皆聞也！古人言：「今日之恩資，卽異日之怨門。」其理深

矣！

同前 (十二月十六日)

十五日接澄沅冬月廿九，三十兩函，得悉叔父大人於二十七日患病，有似中風之象。吾家自道光元年，卽處順境，歷三十餘年，均極平安。自咸豐年來，每遇得意之時，卽有失意之事，相隨而至。壬子科，余典試江西，請假歸省，卽聞先太夫人之訃。甲寅冬，余克武漢田家鎮，聲名鼎盛；臘月廿五甫奉黃馬褂之賞，是夜卽大敗；衣服文卷，蕩然無存。六年之冬，七年之春，兄弟三人，督師於外；瑞州合圍之時，氣象甚好，旋即遭先大夫之喪。今日九弟克復吉安，譽望極隆；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銜諭旨；初十日卽有溫弟三河之變。此四事者，皆吉凶同城，憂喜並時，殊不可解？現在家中尙未妄動，妥慎之至！余在此則不免皇皇。所寄各處之信，皆言溫弟業經殉節矣！究欠妥慎；幸尙未入奏。將來擬俟湖北奏報後，再行具疏也！家中亦俟奏報到日，乃有舉動。諸弟老成之見，賢於我矣！叔父大人之病，不知近狀何如？茲專法六歸，送鹿茸一架，卽沅弟前此送我者。此物補精血遠勝他藥，或者有益。迪公彼石之尸，業經收斂，而六弟無之，尙有一線生理；若其同盡，則六弟遺骸，必去迪不遠也！沅弟信，言家庭不可說利害話，此言精當之至，足抵萬金。余生平在家在外，行事尙

不十分悖謬；惟說些利害話，至今悔憾無極。

同前 (十二月二十日)

十五日接叔父患病之信，十六日專王法六送鹿茸回家，限年內趕到。十七早接澄弟二信，沉弟一信，叔父病勢已愈，大幸！大幸！溫弟之事，日內計已說破，不知叔父與溫弟婦，能少節哀否？溫弟婦治家最賢，而賦命最苦，不知天理何以全不可憑？十八夜接希庵信，知沉弟所派六弁已回，皆未尋得；而迪庵遺骨，於初一日已搬至霍山縣。同一殉節，而又有幸不幸若此！余又專五人去尋，中有二人係賊中逃出者，言必可至三河故壘；其三人則楊名聲楊鎮南張陞也！能尋得遺魄，尙是不幸中之一幸；否則吾何面目見祖考妣，考及妣於地下哉。

同前 (咸豐九年元旦)

十二月廿三日，接澄沉初十，十一日信；除夕又接十六日信，敬悉叔父大人體氣漸好，不至成中痰之症，如天之福，至幸！至幸！兩弟函中所言各事，茲分條列如左：

一，先考妣改葬事，決不可緩。余二年，七年在家主持葬事，辦理草草；去冬今春，又未能設法改葬。爲人子者第一大端，問心有疚，何以爲人？何以爲子？總求沉弟爲

主，速行改葬；澄弟洪弟幫同料理，爲我補過，至要！至禱！

一，張凱章於十八日至景德鎮附近地方。十九日分兩路進：王（鈴峯）吳走西路；凱章走東路。王吳挫敗，義營亡百人，吉左營九人，副湘營三十七人，營務處十二人。在行仗則已爲大傷。幸凱章全軍未與其事，現尙繫崖角嶺，去景德鎮二十餘里，勢頗岌岌。茲札調朱南桂朱惟堂飛速來軍，望卽專人送去；又王人樹一信，亦速送去；筱岑信弟閱後封寄。

二，季弟決計出外，不知果向何處？今日辦事之人，惟胡潤芝左季高可與共事，此外皆若明若昧，時信時疑，非季弟所能俯仰遷就也！沅弟宜再三開導，令季弟擇人而事，不可草草；或沅季回來吾營，商定後，再赴他處亦可。

三，沅弟所畫屋樣，余已批出。若作三代祠堂，則規模不妨闊大；若另起祠堂於雷家灣，而此僅作住屋，則不宜太宏麗。蓋吾邑帶勇諸公，畧田起屋者甚少。峙衡家起屋，亦鄉間結構耳！我家若太修造壯麗，則沅弟必爲衆人所指摘，且亂世而居華屋廣廈，尤非所宜，望沅弟慎之！慎之！再四思之！祠堂樣子，余亦畫一個付回，以備采擇。

同前（正月初八日）

正月初七日接沅弟臘月二十信，敬悉叔父大人病體大愈，遠懷少慰。除夕，元旦兩日，不知溫弟婦傷痛奚似！此間派楊名聲、楊振南等至舒城一帶訪尋，日內尙無確耗。接胡中丞三四信，似於溫弟事極關切，可感！可感！楊弁等去，吾亦告之：苟有可圖，費二三千金不惜也！吉中營事，吾未細查；派四川曾佑卿太守在營看操，意在爲沅弟分勞。然合營望沅甚切，正不能不早來；來此從容調停，再謀蟬蛻可耳！

再凱章於二十七日大獲勝仗，殺賊近千；景德鎮一軍，當可站住。惟賊多而狡，壘密而堅，恐刻下難遽克復。吳翔岡敗後告病請撤，吾已批准撤之，派凌蔭廷前往接統。翔不服凱章，鈴峯亦與凱齟齬，並譏其不應用統領老湘營全軍關防。凱已換刻；吾愛惜凱章，不得不撤翔也！

同前（正月十三日）

初十日接胡中丞信，迪庵及溫弟已奉旨優卹。迪公飾終之典，至隆極渥；其靈柩廿五日到湖北，廿六日宣讀恩旨，廿九日請官中堂題主，五月初三日起行還湘，備極哀榮。溫弟與之同一殉難，而遺骨莫收，氣象迥別。予於十一日具摺，奏溫弟殉節事；蓋至是更無生還之望矣！慟哉！家中此刻已宣布否？若未宣布，則請更秘一月；待二月間楊鎮南等歸來，我摺亦奉批轉來。如實尋不得，則招魂具衣冠以葬。余上無以對祖考妣及考妣，下無以對姪兒

女。自古皆有死，死節尤爲忠義之門，弈世有光，本無所憾，特以骸骨未收，不能不抱憾終古！沅弟近日出外看地否？溫弟之事，雖未必由於墳墓風水；而八斗冲屋後，及周壁冲三處，皆不可用。子孫之心，實不能安。千萬設法，不求好地，但求平安。洪夏之地，余心不甚願；一則嫌其經過之處，山嶺太多；一則既經爭訟，恐非吉壤。地者鬼神造化之所祕，惜不輕予人者也！人力所能謀，只能求免水，蟻，凶煞三事，斷不能求富貴利達。明此理，絕此念，然後能尋平隱之地；不明此理，不絕此念，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。沅弟之明，亮能了悟。余在建尚平安；惟心緒鬱悒，不能開懷，殊褊淺耳！

同前

(正月二十三建昌軍中)

正月十三日發第三號信，並摺稿及溫弟優卹之旨。十八日王林三等來，得知家中四宅平安，甚慰！此間軍事，去臘十九日吳翔崗之挫，亡百六十人；廿七日凱章之勝，亦亡九十人；正月十一日，凱章又小挫一次，其第五旗紮牛角嶺，距凱章老營十八里之遠，十二早被賊攻陷。余因五旗去凱章太遠，除夕曾有信止之。凱復書言，「旗長可恃」，未移也！五旗被陷之後，又換三旗紮該處，余甚爲懸懸，又函止之。凱章現處孤危之際，不得不思所以濟之振之，已派彭山配回湘調兵六百名；派余星煥回湘招勇千名，與喻吉三同帶之；又令朱品隆添勇二百

名；函告王人樹添勇三百名；又令張岳齡招平江勇千二百名，共添三千餘人。向者中丞索取餉項，能得與否？尙未可知；然不能不放手一辦也！待兵勇到時，先派在建老營赴凱章處助剿。將來須另派統領，另打一枝，與蕭張分爲三路，庶足以張犄角之勢。此間各營，望沅弟如望歲；吉字中營，尤如嬰兒之望慈母。吾前欲派吉中營借朱唐去攻景鎮。莘田及各幫帶，皆以沅弟未來，不敢作主。余近日心緒鬱鬱，望沅弟來此，敘手足之情，并商定大局。九弟於二月間來營，一面爲我畫定全局，一面將吉字中營，安個實在着落；住數月後，再行回家。溫弟遺蛻，若竟尋不得，則沅弟於江北宿松等處，招魂而歸，具衣冠而葬；將來改葬先考妣時，即將溫弟衣冠，附葬於二親之旁。若鬼神阿護，溫弟忠骸，一日尋得，則九弟即迎溫弟靈柩以歸，是亦不幸中之一大幸。先考妣改葬時，附尋吉地，以葬溫弟，亦可少慰叔父及溫弟婦之心。若九弟久不來營，吉中營全無着落；家中不能尋地；溫弟招魂葬衣冠等事，早也不好，遲也不好。沅弟心懸數處，均不妥善；是否應於二月來營，數月再歸，望沅弟與叔父澄，季熟商妥辦。余此次函催郭意城王人樹王枚村來營，皆言沅弟於二月來營。沅弟若有信與意樹諸公，可邀其同行也！

再吾近寫有手卷一大卷，首篆字五個，次大楷四十八個，後小行書二千餘，中間空一

節，命紀澤寬此三十二人遺像，繪之於篆字之後，大楷之前。查武梁祠畫像內，有文周孔孟諸像，外間聞有藏本，翁覃溪兩漢金石記曾刻之，王蘭泉金石萃編亦刻之。此外如名臣像，亦間有之。紀澤寬得像底，則雙鉤摹於卷內，不必着色也！或嫌此卷太大，則另辦一卷畫像，此卷即先付長沙，裝潢楠木匣藏之；將來求沅弟精鉤刻石。其像有不可盡得者，留刻數像可也！吾生平讀書，百無一成，而於古人爲學之津塗，實已窺見其大，故以此略示端緒。手此再告澄沅季三弟，並諭紀澤兒知之。

同前 (正月二十八日)

廿七日亥刻，接胡潤公專丁來信，知溫甫弟忠骸，業經尋獲，是猶不幸中之一幸；惟先軫喪元，又幸中之一大不幸。計胡中丞亦必有專信另達舍間。沅弟此時，自不便遽出；應覓地兩所，一面改葬先考妣；一面安厝溫弟。潤公待我家甚厚，溫弟靈柩歸舟，想必妥爲照料，吾即派楊名聲等三弁送湘鄉也！墓志銘作就，再行專丁送歸。

同前 (二月大祥前一日)

玉四等來，得知叔父大人病勢稍加，得十三日優卹之旨，不知如何？頃又接十九日來函，知叔父病已略愈，欣慰！欣慰！然溫弟靈柩到家之時，我家祖叔有靈，能保得叔父不添病，

六弟婦不過激烈，猶爲不幸中之一幸耳！此間兵事，鳳臺在景鎮相持如故；所添調之平江三營，寶勇一營，均已到防，或可穩紮。浚川在南康之新城墟，打一大勝仗，奪偽印四十三顆，僞旗五百餘面，皆解至建昌，甚爲快慰！惟石達開尙在南安一帶；悍賊亦多，不知究能掃蕩否？吉中營以倭常不離余左右，沅弟儘可放心。起屋，起祠堂，沅弟言外間營議，沅自任之。余則謂外間之營議不足畏，而亂世之兵燹，不可不慮。如江西近歲，凡富貴大屋，無一不焚，可爲殷鑒。吾鄉僻陋，眼界甚淺，稍有修造，已駭聽聞；若太閎麗，則傳播尤過；苟爲一方首屈一指，則亂世恐難倖免。望弟再斟酌於豐儉之間，妥善行之。改葬先人之事，須將求富，求貴之念，消除淨盡；但求免水蟻以妥先靈，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！若存一絲求富，求貴之念，則必爲造物鬼神所忌。以吾所見所聞，凡已發之家，未有續尋得大地者。沅弟主持此事，務望將此意拿得穩，把得定，至要！至要！紀澤姻事，以古禮言之，則大祥後可以成婚（再期爲大祥）；以吾鄉舊俗言之，則除靈道場後，可以成婚。吾因近日賤勢尙旺，時事難測，頗有早辦之意。紀澤前兩稟，請心壺鈔奏摺，儘可行之，吾每月送修金二兩，應鈔之奏，不知家中有底稿否？鈔一篇，可寄目錄來一查，注明月日。紀澤之字，較之七年二三月間，遠不能逮。大約握筆宜高，能握至管頂者爲上；握至管頂之下寸許者次之；握至毫以上寸許

者亦尙可習；若握近毫根則雖寫好字，亦不久必退，且斷不能寫好字。吾驗之於己身，驗之於朋友，皆歷歷可徵。紀澤以後宜握管略高；縱低亦須隔毫根寸餘。又須用油紙摹帖，較之臨帖勝十倍。沅弟之字不可拋荒；如溫弟哀辭墓志，及王考妣，考妣，神道碑之類，余作就後，均須沅弟認真書寫。寶興堂記，首段未愜；待日內改就，亦須沅弟寫之，沅弟雖憂危忙亂之中，不可廢習字工夫。親戚中雖有漱六雲仙善書，余因家中碑版，不擬借外人書也！

同前 (二月十三日清水舖營次)

張凱章一軍，廿八日小挫，陣亡二百六十餘人；平江營之新到者，亦陣亡二十餘人，正焦灼之至！幸婺源於二月一日克復，賊竄往祁門一帶；浮梁於初四日克復。浮梁去景德鎮三十里，婺源去鎮百餘里。三處之賊，本係互相犄角，互相聯絡。今婺源既克，則鎮賊之後路稍空，聲勢稍孤；浮梁既克，則賊不敢繞出樂平，抄凱章之後。初五日，劉養素又打一勝仗，奪賊戰舟五號，民船百餘，奪賊壘十餘座。西路之軍威一振，凱章在東路或亦無恐。初三日，蕭浚川一軍，克復南安府城。南路賊勢，似稍散漫，或者易於剿辦；全數逃出廣東，亦未可知。余前因景德鎮官軍危急，恐賊鋒內犯，先及撫州，定計移駐撫州，擬初十日拔營，因雨不果。十二日冒雨拔營，僅行十五里，駐紮清水舖，泥深沒胫，小住一日。正月十一日所奏

通籌全局，溫弟殉節等摺，今尙未接批諭。溫弟忠骸，於三十日到黃州，胡中丞致祭盡禮，派都司姚敏忠送回湘中，計二月廿外可到。記得出門甫滿一年，今日歸骨而不歸元，可勝慘痛！七年兄弟爭辨不休；今日回思，皆芝麻細故，可勝悔憾！羅椒生之祖在四川陣亡，亦係歸骨而不歸元。厥後卜葬得吉壤，葬十餘年而產椒生；二十餘年而椒生之父舉於鄉；三十餘年而椒生以甲午舉鄉試，乙未入詞館。溫甫生前鬱抑不伸，或者身後能享羅家之報乎？楊鎮南自三河歸，余即作墓志付回。溫弟照道員例優卹，昨初九日已具摺謝恩，數日內再鈔稿寄家。李迪庵之喪，余送奠金二千兩，輓聯一付，句云：「八月妖星，半壁東南摧上將；九重溫詔，再生申甫佐中興」。蓋去年彗星，人以爲迪庵應之也！正封函間，接奉正月十一日各摺批諭。溫弟一摺，奉旨賞給叔父從二品封典，蓋未知前此已受從一品，正一品兩次封典也！若前此未經貤封，則此次恩亦渥矣！惟受姪之封，與受子之封；覃恩普徧之封，與諭旨特頒之封，究有不同。即日當具摺謝恩，并聲明「誥軸則拜此次之新綸，以彰君恩之稠疊；頂戴則仍二年之舊典，以明寵貺之久增」云云。庶叔父先受姪封，後受子封，二者並行不悖。余於正月具摺之時，本擬爲溫弟乞恩賜諡；因恐交部議駁，反爲不美，遂未奏請。此次又與次青仙屏再三商酌。次青之意，謂「皇上以同知而予二品封，已屬非常之恩，請諡之舉，

不若留以有待；將來如有戰功，皇上或加恩國藩之身，則一面自己辭謝，一面乞恩爲溫甫請諡」云云。次青此說，甚有見解；特不知將來有機可乘否？又作摺甚難着筆，亦恐江楚各省識者見哂也！

同前 (二月二十三夜)

會恆五等來，接到家信，應復之事，分別於後：

夏家之地，既經買得，可卽於三月改葬。賊氛方盛，人事之變不可知，早改一日，卽放一日之心。沅弟來營一次，能否如期告歸，尙未可必。且周璧冲之有凶煞，衆議僉同。自溫弟遭難後，余常以七年擇地不慎爲悔。故此時求改葬之意，尤形迫切。

一，沅弟督省，迎接溫弟忠櫬，計日內已在省接到矣！溫弟讀書頗有識，而生前於科名之途大蹇，死後又有闕憾。余擬作哀辭，墓志，家傳等文；沅弟亦宜作文，以據其意。將來彙刻一本，俾紀壽長大有所考核。文成後寄來營中。一爲訂定。

，南安之賊，竄入湖南，連陷桂楊宜章興甯三縣，吾鄉必大震動。現派蕭浚川速赴吉安。如賊犯茶陵安仁等處，卽由吉安橫出截剿。浚川穩而且悍，或者足資防禦。

一，起祠宇之事，本係要務不可緩者。刻下湖南賊氛正盛，我家爲衆人所瞻仰，舉動不

可不慎，目下不宜興工。

一，紀澤稟中，問看書之法。經義述聞，博洽精深，非初學所能看，目下不必看也！看注疏時有不能解者，偶一繙查則可耳！做賦亦不必。

同前 (三月初三日)

自接沅弟十七日在省一信，至今七日，未接長沙嗣音，不知耒陽常甯安仁衡州近狀何如；至爲懸系。團練之法，余向不以爲然。而我邑此次卻須有團練，以壯聲威。望澄弟盡心爲之，無以我言爲典要。此間新招三千餘人，余星煥等長甯勇千人，於初一日到營。張子衡平江勇千三百人，已將到齊。凌蔭廷之接帶義營千人，俱紮貴溪；俟練妥後，即日亦當來老營。惟彭山配之兵未到；到齊時，老營共七千餘人。將卒皆躍躍欲試，氣象頗好，似堪一戰；惜無好統領臨陣指麾之耳！湘勇之在江者，多有回援湖南之意。吾令浚川由吉安回茶陵，已去二札一批，至今尙未回信。又派吳翔岡回援。翔岡之營，雖交凌蔭廷；尙留四百人，合新招之三百人，亦差足成軍。王錡峯張凱章稟請回援，此時景鎮未克，礙難撤退。廿四日，鎮賊撲凱章所轄之祥字營，一擊即退。凱軍近日已穩，但難期克復耳！我日記中鬱悶之懷，雖不能免；然癡疾已愈十分之八九；辦事精神，亦較六年略好。往年心中愧悔之事，與官場不和之事，近

亦次爲消融而彌縫之；惟七年在家度量太小，說話太鄙，至今悔之，此外方寸尙泰然也！

同前 (三月初八日申)

接沅弟廿四日在縣城所發之信。賊不直趨衡州，俾我得以從容設備。若謝秦平水師來至河口，王人樹陸軍入衡城要郡固守，則各處皆易布置，甚慰！甚慰！今日接奉諭旨，溫弟之子紀壽，交吏部帶領引見；將來無論何項恩典，皆係至榮。溫弟九原之下，亦可少慰。茲專人送回，以安叔父與溫弟婦之心。此間諸事平善。劉傑人騰鶴於廿八日在建德之雲風嶺陣亡。渠奉札守彭澤，而自請進剿建德，不自量力；其麾下陣亡者，至五百餘人，此後不能成軍矣！普欽堂獨當湖口彭澤，恐難勝任；如有疎虞，則養素在饒州可危，雪琴在湖口，亦可危也！今年軍事，沅弟緘言：「穩紮穩打，機動則發，」良爲至論，然機事殊不易審，穩字尤不易到。餘當一一奉爲箴言，與澄弟之緘，常常省玩耳！

同前 (三月十三日)

溫弟忠櫬，初三自黃州開行，尙未到省，殊深系念。紀壽姪既奉恩旨，交吏部帶領引見，其叔父大人誥封，仍當咨部恭領誥軸。蓋第二次諭旨中，有「著再加恩」字樣，再字，卽承前次誥封之旨言之也！請諡一節，不敢再瀆。澄弟信中「變格職語」之說，兄早慮及之。七年間

五月十七，初得諭旨時，正在白玉堂拆閱：叔父欲將此四字，懸匾槽門，余不甚願，亦未免中有所忌。然此等大事，冥冥中有主之者，皆已安排早定；若兄則久已自命。與其偷生而叢疑謗，又不如得所而泯悔憾耳！沅弟問克復景鎮，作何調遣？日下鎮賊狡悍，似難遽克。既克之後，如湖南漸安，蕭軍復來，則當全力以規皖南；如湖南尙危，蕭軍留湘，則宜休兵以駐湖彭。是否有當，俟沅弟來營面商，尙不爲遲。紀澤兒問地圖六分，可否送一分與文輔卿？此圖刻板在新化，尙屬易購，可分一與文也！所論懷祖先生父子解經，什九着意於假借字。本朝諸儒其祕要多在此。不獨王氏爲然。所問各書：易林，長沙蔣氏曾刻過；漢魏叢書亦有之；逸周書，杭州盧抱經叢書有之；唐石經，陝西碑洞有之；唐開元元年刻字類歐帖，可託人往買；鄭南僑現官陝西，亦可託也！

同前 (三月二十三日撫州軍中)

溫弟靈輿於初十到縣，十五可到家，至以爲慰！又幸叔父能親筆寫字；得紀壽引見恩旨後，必可日就康強，尤爲家庭之福。凱軍在景德鎮相持如故；十三日打一小勝仗，十六日二更，賊放火僞遁以誘我，我軍亦未受其害。老營氣象如常。湖南每月協餉三萬，因有年停解；余以蕭軍之二萬五千餘，請其發給，亦差足相當。吉營望沅弟甚切，四月能來爲妙。澄弟身

當引苦，心常安逸，最善！最善！余近日事亦平順；以心血大虧，故多憂疑，恆用自警。沅弟勸我規模宜闊。我可勉而幾也！其謂處事宜決斷，則尚有未能。用情之厚薄，惟李家贖儀略厚，以渠以釐金濟我軍已二萬餘，不可無以酬之；此外皆循舊規耳！

再芝生前有信，請用大字書格言，茲寫掛屏四張寄之；雖非格言，亦聊以答其殷殷之意。芝生翠山，皆親戚中之極可敬愛者。沅弟在家，所以潤澤族戚朋友者，皆得其當；若能於族戚之讀書者，更加一番獎勵，暗暗轉移風氣，人人講究品學，則我家之子弟，隨在觀感，不期進而自進。沅弟於此等處，曾加體驗否？

同前（四月二十三日）

來日上遊信息何如？聞東安之賊，竄至新甯，江劉兩家被害，信否？沅弟果起行否？景德鎮久未開仗，凱章與鈴峯泊難和協，所派屈見田帶平江老中營，於初八日到湖口，與雪琴至交。水陸得渠二人，湖口應可保全。下游張國樑，在江北浦口小挫一次；勝帥定遠大營，亦屢次挫敗；各處軍事皆不甚得手。幸雨澤沾足，天心尚順，當有轉機。家中一切，自沅弟去冬歸去，規模大備；惟書，蔬，魚，猪，及掃屋，種竹等事，係祖父以來相傳家法，無論世界之興衰，此數事不可不盡心。朱見四先生向來能早起，又好潔，有恆，此數事應可認真經

理。余此次再出，已滿十月，而寸心之沈毅憤發，志在平賊，尙不如前次之堅；至於應酬周到，有信必復，公牘必於本日辦畢，則遠勝於前；惟精神日衰，雖服參茸丸，亦無大效。昨日，胡中丞又專使贈送丸藥，服之亦無起色。目光昏花作疼，難於久視。因念我兄弟體氣皆弱，澄弟，季弟二人，近年勞苦尤甚；趁此年力未衰，不可不早用補藥扶持。季弟過於勞苦，尤須節之。沅弟想已啓行矣！

致澄侯季洪弟

（五月初三日）

沅弟到營，詳詢家中一切，多有慰喜。日內未得南中軍報，不知寶慶等處，近狀何似！此間諸事如恆。吉字中營，朱唐兩營，與新添之三營，操演頗勤，隊伍頗整。端節後，即令其全赴景德鎮會剿，沅弟率之以行；初九、十一或可啓行。湘後營劉傑人在彭澤敗後，其營現來撫州，留在身邊護衛。普承堯在建德大敗，其勇多潰走九江。渠暫守彭澤，恐亦不能久駐耳！余身體平安，而怕熱異常，出汗甚多；眼蒙如故，不增不減；辭疾較春間稍甚，比之往年則大好矣！

